#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三三〇冊目次


| | |
|---|---|
| 古文雅正十四卷 （清）蔡世遠輯評 清雍正三年念修堂刻本 | 〇〇一 |
| 南宋襍事詩七卷 （清）沈嘉轍等撰 清雍正武林芹香齋刻本 | 二八九 |
| 鍾嶸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 三九五 |
| 本事詩一卷 （唐）孟棨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 四〇六 |
| 詩品二十四則一卷 （唐）司空圖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 四二二 |
| 續詩話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 四二八 |
|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許顗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 四三七 |
|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 四五六 |

| | |
|---|---|
| 王公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 四六六 |
| 珊瑚鉤詩話三卷 （宋）張表臣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 四八一 |
| 葉先生詩話三卷 （宋）葉夢得撰 元陳仁子刻本 | 四九八 |
|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二卷 （宋）朱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 五二三 |
| 庚溪詩話二卷 （宋）陳巖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 五四一 |

# 古文雅正十四卷

（清）蔡世遠輯評

清雍正三年念修堂刻本

古文雅正十四卷 兵部尚書蔡新家藏本

國朝蔡世遠編。世遠有二希堂集，已著錄。是集選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案詩大雅、小雅及爾雅，古註疏皆訓爲正。然史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嫻雅也。是自漢以來，雅正已分兩訓，世遠葢用此義也。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潘勗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教有乖，而儼廁並列，君子恆譏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準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插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啞吟唱以爲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爲敬也。文質相輔，何以異茲。世遠是集，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豔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結繁者，殆庶幾焉。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或以姚鉉刪文苑英華爲唐文粹，駢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强半，論者不謂其格卑於古體也。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矣。兼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爲是集累乎。

蔡聞之先生選評

# 古文雅正

念修堂藏板

古文雅正序

文[illegible]也發天地之精

變而[illegible]性命[illegible]之道陰陽詩之

道[illegible]之道行春秋之

道[illegible]皆性命之文也

周秦以後文士代興顧其流之蘖



苑載之典籍若是非純駁不能以

無辯荅人之論古文也其類有四

曰辭命曰議論曰論事曰論理究

之辭命議論々事莫不貫於理唯

貫於理則內有已關乎身心意知

之微而外有以備乎天下國家之

用故夫性命之文約而達贍而精
典博而有體要他若俶詭幻怪卮
詞蔓衍與夫月露風雲連篇累牘
大雅弗尚也予自通籍後備員秘
省敬誦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衷性理精義古文淵
鑒諸書闡發微言蒐羅正學丹黃
甲乙炳如日星雖片義單詞悉歸
理要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矣
皇上即位作述相承潛心道奥
綸音疊渙以崇實學敦名教爲先務
凡以期海内文學之士不騖聲華



而衷諸性命也漳浦蔡聞之先生
學博而品粹嘗講習鼇峰書院慨
然有志於關閩濂洛之學被
召入京師俾授
皇子經予亦叨厠講席接其言談丰
采益以知先生之爲人暇時出所
選古文若干卷示予〻綜觀其目
上下二千年中僅收文二百有奇
醇正典則悉合六經之旨而俶詭
幻怪風雲月露之詞無一焉所謂
合辭命議論〻事而一貫於理者
也夫後進之士前事爲師而操選

家往〻湯無主見是非純駁鮮所決擇徒取詞句之贍美為學者諷誦之資不幾判文章之學與性命之學爲兩途使習其事者何所取以為束身檢行之歸歟故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蓋非載道不足以為文雖欲行遠烏可得哉先生遭逢

盛時味道含經博綜子史是文之選也其帙簡其義精而崇實學以黜浮華明理義以袪放誕信足以贊

襄

文治津梁後學豈直供文人學士之佔畢而已哉是為序桐山張廷玉

拜撰

古文雅正序

宋史列傳分儒林道學豈非以文章博雅之士非盡聖人之徒歟雖然游夏之文游夏之學也六經皆載道之書而文章莫大於是矣宋儒道學之傳濂洛而後盛於閩數



百年閒遺澤未泯而安溪李文貞公復倡宗風遊文貞之門而盡得其微言奧旨者漳浦蔡聞之先生也自文貞歿後先生講學鰲峰書院毅然以斯道自任

聖天子雅聞先生名

特擢顯職隨

命授經

皇子而予亦蒙

恩濫廁

講幄因得與先生討論宋儒之學數年來殆無虛日而未嘗一語及文



章然先生於師生友朋閒慰勞規勸以筆代舌動輒千言洋洋纚纚經緯縱横一合於法是非涵濡於史漢大家者未易有此嘗以此叩先生則云吾未嘗學為文然於古人之文亦嘗徧觀而擇其得失矣

因出所選古文雅正示予自漢迄元凡二百餘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而支離怪誕世人所驚為神奇者概置弗錄然後知先生之論文即先生之論學也明初趙㑺請頒正定十三經屏國策及讖卜諸書不列學宮夫國策雄於文者而與讖卜諸書同屏豈不以捭闔家言吾儒所不道耶當湖陸氏選國策文而摘其繆題曰國策去毒其用意良深矣醫書稱蠻方毒艸殺人而能已怪疾顧制其毒而用之



眼者猶多誤焉國策之於學者非如毒艸之已疾欲不用而不可得也明知其毒而嘗試焉是亦不可已矣乎且即以文論如雅正諸篇之瑰偉純深豈彼詖詞詭論所得而竝觀歟曩侯官林西仲以古文擅名所選析義四集玉牒並收尤酷嗜漆園至稱為千古至人至文異矣吾嘗評閩中先輩文貞之講學私淑蔡虛齋西仲之論文祖述李卓吾請以質之先生以為何如也高安朱軾書

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餘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蒙恩特名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李



長余論斧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近李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以及歷代名臣

奏議例有西臺則公之文以任非有關于脩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脩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



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雲東之儲與犬羊之驛交讓也不加呼者利行之功後諸闕博雕傳之用先儒之所否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

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為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寓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

朔日漳浦蔡世遠書

古文雅正目錄

漳浦蔡世遠聞之選評

安溪李清植立侯
南靖張福昶季長　參訂

卷一


求賢詔　漢高帝
賜南粤王佗書　漢文帝
議振貸詔　漢文帝
[illegible]
[illegible]身詔　漢文帝
日食求言詔　漢文帝
[illegible]賜三老孝弟力田詔　漢文帝
文帝紀贊　前漢書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求不[illegible]夕[illegible]者詔　漢武帝
武帝紀贊　前漢書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illegible]帝

項羽贊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諸侯王年表序　前漢書
藝文志序　前漢書
孔子世家贊　史記
伯夷列傳　史記
孟子列傳　史記



屈原列傳　史記
登壇對　韓信


卷二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過秦論上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汲黯列傳　史記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卷三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董仲舒傳贊　前漢書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朱雲請斬禹　前漢書



疏廣傳　前漢書
上得失疏　王吉
上哀帝書　鮑宣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傳贊　前漢書
諫京師立共皇廟疏　師丹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前漢書
儒林列傳序　史記
酷吏列傳序　史記


集330-010

西域傳贊　前漢書
王莽傳贊　前漢書

卷四

[illegible]　漢光武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與公孫述書　漢光武
報臧宮馬武詔　漢光武
祀明堂詔　漢明帝





手詔東平王國傳　漢明帝
報有司詔　明德馬皇后
重請封諸舅報　明德馬皇后
詔三公　漢章帝
皇后紀序　後漢書
齊王縯傳贊　後漢書
河北說光武帝　鄧禹
[illegible]



王命論　班彪
議答北匈奴疏　班超
諫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疏　東平王蒼
論吏服疏　陳忠
[illegible]　張敏
劾中官疏　傅燮
陳便宜策　荀爽
前漢紀論　荀悅





遺黃瓊書　李固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諫召外兵　陳琳
孔融傳贊　後漢書
自[illegible]詔　[illegible]

卷五

策丞相亮詔　蜀漢後主
隆中對　三國志

說孫權　三國志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正議　諸葛亮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諫絕孫權　諸葛亮
答李嚴書　諸葛亮
與李豐教　諸葛亮
與羣下教二則　諸葛亮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上諸葛亮文集表　陳壽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
駁諸將田地議　趙雲
諫征孫權　趙雲
管幼安論　傅元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成子陽擬軍入蜀檄　華陽志
誡子書　王昶
答曹操議　周瑜
卷六
訓子孫遺令　王祥
王覽傳　晉書
讓開府表　羊祜
謝石謚議　范弘之
歸去來辭　陶潛
前燕慕容恪事　晉書
前秦王猛事　晉書
與彭城王勰書　北魏孝文帝
論文體書　李諤
自贊　劉炫
論孔庭之法　文中子
諫伐高麗請道疏　房元齡

房玄齡杜如晦傳贊　新唐書
上十思疏　魏徵
上十漸疏　魏徵
東都破竇建德議　薛收

卷七
論奉祀享廟幷封樂工等疏　馬周
三帥對　員半千
陳銓選之弊疏　魏元同


姚崇宋璟傳贊　新唐書
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傳贊　新唐書
辭太尉疏　郭子儀
郭子儀傳贊　新唐書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奏有司論事狀　[illegible]
段秀實顏真卿傳贊　新唐書
奉天改元大赦詔　陸贄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第二狀　陸贄
謝密旨狀　陸贄
陸宣公集序　權德輿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卷八
原道　韓愈
師說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伯夷頌　韓愈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答崔立之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與孟尚書 韓愈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平淮西碑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鰐魚文 韓愈
爲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論佛骨表 韓愈
請遷玄宗廟議 韓愈
韓愈傳贊 新唐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送澥序 柳宗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 裴度
論魏弘簡等疏 裴度
復性書中篇 李翺
祭韓文公文 李翺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鬭門兵勢 張[illegible]
弔古戰場文 李華
禮樂志論 新唐書
食貨志論 新唐書
藝文志論 新唐書


卷十

一行傳論　五代史
伶官傳論　五代史
[illegible]論　五代史
[illegible]　五代史
[illegible]　宋史
[illegible]　宋史
[illegible]　韓琦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吉州學記　歐陽修
胡先生墓表　歐陽修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袁州學記　李覯
卷十一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illegible]　曾鞏
宜黃縣學記　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書魏鄭公傳　曾鞏
[illegible]記　錢公輔
[illegible]記　王安石
[illegible]學記　王安石
周禮義序　王安石

詩義序　王安石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卷十二
上殿劄子　明道程子
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明[illegible]程子
[illegible]

論經筵劄子　伊川程子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程子
擊壤集序　邵子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答程子書　司馬光
論蔡政　范祖禹
族譜引　蘇洵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志林論始皇　蘇軾
臣事策一　蘇轍
貽蘇軾書　畢仲游
論恢復疏　岳飛
送程復亨序　朱松

卷十三

上寧宗疏　朱子
與陳丞相書　朱子
與劉共父書　朱子
大學章句序　朱子
中庸章句序　朱子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子
李忠定奏議後序　朱子


仁說　朱子
讀唐志　朱子
王氏續經說　朱子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子

卷十四

孟子講義序　張栻
道學體統　陳淳

直前奏劄　真德秀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潭州示學者說　真德秀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聚散劄子　牟子才
正氣歌序　文天祥
交信錄序　謝枋得
論書之失　吳海
上治道疏　許衡
與竇先生書　許衡
凝道山房記　吳澂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克復堂記　虞集



是編次第以諸史爲經而緯以當時之著述傳貴專合謹
後人所作亦各隨本史以附見焉晉以前[illegible]以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問年而文之不[illegible]史及[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各[illegible]居多而作者之前後從依正史班
[illegible][illegible]見者皆先書諸而其文悉見漢書故不復區分史漢
之先後也劉子政本在宣元成時而漢書附楚元王傳後
故仍列之前也班叔皮王命論全文雖載前書叙傳而疾
囂策論無非乃心光武且議答匈奴事在二十八年故從



後書之次也大明德于帝前者子不先[illegible]且[illegible]其年大
諸三公在報有司後也三國遵朱子通鑑綱目以正統予
蜀故不先魏志也唐書韓列[illegible]裴[illegible]今韓既自爲表未便
列也柳後且從[illegible]稱也[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叔[illegible]在韓前今仍忠
義文事之先故後之也編理[illegible]子長論於後者從卷帙之
多寡且如後漢書所列司馬[illegible]紀志於後也惟宋史程
邵朱子既另編道學傳而老泉入文苑反居東坡潁濱後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也其[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其

年[illegible]

亦依[illegible]本[illegible]文有[illegible]於[illegible]

其校勘一依宋元善本云





[illegible]

安溪李[illegible]

南靖張[illegible]參訂

漢高帝

## 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illegible]

賜南粵王佗書　孝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仁人之言帝王之度簡而實大出以款誠故能使桀驁者服勝武帝數十萬甲兵

## 議振貸詔 元年

漢文帝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 養老詔 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此二詔皆從胸民與物上發出來者也。漢文質美而學不充，又無名臣以輔之，故所就止此，然三代以下少比。



## 日食求言詔 二年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信此手者也。西京諸詔此為第一。○初即位，其時疑，故夜拜宋昌為衛將軍，今罷之者，事已定也。自此無所謂南北軍者矣。此是漢文大累處。○史記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於是下詔云云。今詔中只稱晦日食，則知望又食者，史衍也。交食月食必在望，無日食之理，間有在晦者，晉法說也。[illegible]及五行志紀此日食文詳[illegible]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　十二年　　漢文帝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孝悌本行也。力田敦本業也。本行不敦。雖足以致舉。識者

崇其本趣民本業不敦。雖足以致富。君子識其淳薄焉。風至戰國澆漓極矣。秦并六國。厥操愈甚。漢家培養。幾於三代。文帝之功也。文帝樸厚敦誠。詔書則古文僕之。令以下無之。寄集中高文帝詔書詳於漢書者。史記特錄自食一詔。疏略之說有由來矣。

文帝紀贊　　前漢書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寫出仁厚恭儉如見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元二年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天一

[illegible]景帝事事不如文帝文帝仁厚非所及也獨恭儉不改文帝之舊可此詔樸簡令人想見西京風俗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木

武帝學質俱美初年欽尚儒術好賢若渴讀此詔皆足動人其後好大喜功利臣戰將酷吏僭用而民不堪命矣武帝知舉孝廉之關於治道風化而不知大用董仲舒君子所為三歎也○高帝制度未遑文景取人惟賢良一科間行耳武帝始舉孝廉置博士設博士弟子五十員六經亦於是特行出[illegible]

文博士弟子員明經於太常試而官之順各條學序如有識



武帝紀贊　　前漢書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武有之然甚多所失者猶用酷吏興利臣耳。通鑑譏其繁刑重斂。篇末純於褒中用斷。確論亦至文也。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
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
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
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宣帝聽察任術不如文帝淳厚然是時良郡守最多徵亦最
殆堪稱中興



大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
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
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
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
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太史公列項羽於本紀有不勝惋惜之心亦漢綱之寬也斷
制極合文義者深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法戒昭然以高老開漢之筆出之又得頌揚本朝之體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易覽。
閱歷世變垂鑒將來感愴咏歎氣縮神沮孟堅所不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閉分為二周[illegible]

古文翼

大集之哉傾歷世八百餘年數極德衰註於王赧降為庶人用

天年終號從已絕於天下尚猶扶業相待莫得居其虛曰海內

無主二十餘年秦雖欲揖之地轉狙詐之兵發令以東[illegible]切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有[illegible]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

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
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
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
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
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
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

古史雜正　十八

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
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
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
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
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
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
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

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
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
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
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
始謂得之學明監戒焉

古史雜正　十九

中多本史記原文遺逸高古不如子長然班氏加以修飾雖
使秩自然……封建之應行與否總
天下所封諸王……以封建為
且行者後代……不過一些惟
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集330 027

## 孔子世家贊

史記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漢之治道隆而經學尚者要由於此董子對策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董子所以爲一代醇儒厥功匪小也太史公亦知尊孔子贊語數行而低徊欲絕無限神韻他人千百言不盡者只此子之龍門文章冠絕百代即此可見



## 藝文志序

前漢書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斯乃歷典籍然指事簡別有體亦以見向歆父子之有功于學也

##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



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在患難中恨無人出力故於晏嬰傳叙其情致淋漓特為深摯千載下猶令人感泣也然事正詞平不比游俠傳之多所憤激故錄入斯選



## 孟子列傳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

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

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

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

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

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贊孔子傳孟子。立論皆千古巨眼。〇此傳凡四段。首



段言孟子歷騁述唐虞三代之德，與從橫攻伐者不類。次

段言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與怪迂者殊。三段引伯夷孔

孟，皆止戈偃武之屬，以暗救商君吳起等。四段復舉騶

衍，熟悉以騶干衍等，以書干其千一也。如此之

[illegible]

#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迺令張儀詳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迺悉發國中兵以深
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迺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
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

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
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
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
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迺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
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

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當處士橫議功利汲人之時獨生一守正之孟子當策士紛起朝秦暮楚之日獨生一孤忠之屈原豪傑之士固不為世轉所移也此傳敘事間以議論情詞慨慷聲徹九霄



## 登壇對

韓信

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登壇隆中之對指事陳畫義理與利害兼盡尚矣之于古
銖為之說未武精悍之氣猶發於見仰亦失大小有所少
故有私不得之從其利鈍非能以符六合目明四方之應者
史時若說紋也其不知者矣雖然用思歸之上以下之在其
形勢術為易見故韓王信亦能勸之不獨淮陰也至先主頓
屋流離曾無寸身之所而能規取荊益乎知所謀其明智尤
加人一等矣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
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
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
竊所懷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
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
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
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
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
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
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二

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
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
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
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
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李梅冬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當是時禍亂輒
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
使諸侯衰不能禁止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
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
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自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
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夫
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

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亂也泰
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
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
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
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
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
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
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易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
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竊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
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
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
下則引其類而推之於野

卷之 天一 四

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今佞邪與賢
臣並在交戟之內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
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
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
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
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謂 … 封侯 … 上 … 用大夫 … 信任 … 根 … 與
庶 … 事 … 見
書 … 史 … 向 … 章

堂 … 諸 … 群庶孔齊○此篇奏旨大類元帝初元
蓋賜一疏黃元結恭顯而深與攜之亦已蕭望將用賢
舊 … 陳范呂之遠亦已露故尤詞反覆夫扶所以持此篇
用 … 文字古雅范蔚言時事文字明暢其深切之處則一也
後之史如其言不幸而中豈忠臣之心哉○史字用理解經
之 … 雅醇此篇用 … 最有風致○貫長沙而司馬文

卷之 天一

章有 … 落明 … 都劉子政文駁落不甚明然皆渾古之
氣○書奏時左氏春秋及毛詩皆未列於學官○向時詔向
受穀梁春秋及子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而治
之 … 不 … 而自持其穀梁義篇中以茅茨為
 … 為六鷁皆穀梁文也○玉篇鷁鶂同水鳥善高飛說
 … 引春秋傳六鷁退飛五歷切○其此易林則或作
鶂 … 或作鷁而藝文類聚引左氏遂亦作鶂也○又所引詩多
 … 皆韓詩惟明月辛卯○宋本未傳錯然元板乃 …

為日。宋學齋佔畢云，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蓋月朔之文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魏了翁氏曰以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今古人所異，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以為正月也。立說不同，要未嘗以月為日矣。後漢書有作朔月者，傳寫誤耳。



極諫外家封事（王氏專恣上無繼嗣向上書極諫）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

然後劉氏復得以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之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向之獻論如睹蓍龜之驗讀者但見其懇款不見其過激也古君子出之過激以之挾一時傳後世則得矣於當時未必有濟然忠肝義膽有時忍不住亦初不自覺也

#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鉏櫌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
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勢如江濤瀉之勢象如弓滿箭之發法議論既正出以雄
大魄力使讀者酣快異常陸士衡辨亡論雖愛摹擬筆力弱
不及矣宋潛溪隋室興亡論筆力又不及士衡惟權文公兩
漢辯亡論歸罪張禹胡廣出以他體反覆可觀文章固不貴
襲也



#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
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
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
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
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
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
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嘆以前驗幸毋然上衍諸務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
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
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
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卷一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
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
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
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
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
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
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
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
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

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
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
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
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
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
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
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
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



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
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

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

若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事主耳也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無恥詬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illegible]才而首言篇封之禍制必至畔亂果有七國之禍[illegible]處世所言行於武帝諸侯始安次言治匈奴去傷靡曲禮義張[illegible]位陳大子脈絡保禮大臣皆本忠誠之心發為[illegible]筆力出雲矗虎勇雄健暢達經國文

汲黯列傳　史記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

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後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迺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

及至九卿子政儀至諸侯相三代而下首臣推及賈誼之學術經濟成不如魏然正性動氣過之錄此足見其心也且如此傳其體凡例皆直人引厥者正局也間以議論者變體也伯夷屈原傳是也墓誌表狀以及韓歐誌表多以議論行文做屈原等傳也。

##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溫舒切[illegible]何為作[illegible]文[illegible]除[illegible]寬厚為於三代矣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武帝[illegible]族誅任用武健吏酷虐等於亡秦然父子相傳宗師[illegible]孝宣時雖多循吏而趙蓋韓楊之死無[illegible]時漢法之重可知讀長君此疏仁厚之心[illegible]

賢良策一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

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有四年而亡與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雖欲善治之亦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行王道興教化說得深切著明當歎仲對之無已矣況其他乎董子嘗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惟其有此一副本領故宜其見當日之業若無有也漢世醇儒首推董子諸葛公皆實心用而董子不盡用諸葛公之才既見於董子至學術之實則董子優焉賈劉議事非不明快痛切然本領皆不及董匡衡名為儒而所言者多經書之緒餘儒者之皮貌其氣骨又不及賈劉所以有匡張孔馬合傳之譏故知賈馬不足稱皆於道原上未徹也

對策第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
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
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
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
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
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

列侯郡守歲貢二人是何等規模
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雖公孫弘等上其議成之其實發自董子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

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illegible]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illegible]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首言法天盡性而即繼之以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大儒之言原原本本切實可循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己之事也通篇因此而極言之中戒縉紳貪利一節全是發人聾聵之心千載下讀史見之猶知自飭末段推尊孔子以一學術以大闡經天除蕪盡息益學術一則治術自一應以為定基矣四百年天下之基業過盛也

董仲舒傳贊　　前漢書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風格既高神韻亦絕

司馬遷傳贊　　前漢書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子長作論贊不嵩在斷制名召筆墨勝孟堅作史則意在勸
戒斷制極不苟論文筆有疎密之分子長較高論見識孟堅
更勝此篇未没議子長不能保身孟堅乎亦不免何耶但孟
堅之于竇氏第憲出征時詩使典文章之事非夙有阿附如
谷永杜欽之於王氏也

卷三

朱子論張禹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
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
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
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
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
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卷三

朱子曰附會經義使成帝不疑下民與李勣阿附高宗立武后
其罪一也雲之請尚方斬馬劍過激持其實出奇
案事大爽快覆尾批點案梁乎帝猶稱其直臣此知成帝之
昏猶未甚也然亦賴有辛慶忌之救慶忌誠丈夫哉朱子作
綱目書曰左將軍辛慶忌乎之慶忌之救朱雲大類張

右據疏廣同出處序傳後



疏廣傳

前漢書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illegible]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illegible]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此下乃第二段但加敘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一疏所以教太子者未知果能迪以仁孝誠敬之本用賢納諫之要使即聖賢之言切己而體驗之乎抑徒是章句之末然其知止足之分加人一等歸家不買田宅又可為俗下薦紳仕宦而歸便止求田問舍全無澹泊型家之念者下一針砭

上疏言得失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吉正直有學術知本務此疏要貫而後不多見也使其得用遇主遭逢甚矣惜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吉遂謝病歸宣帝之治未純者以此

## 上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



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蕘務為司直郡國皆[illegible]不[illegible]任

也[illegible]不忍見其事[illegible]失實[illegible]

其[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天下而不睦也。臣[illegible]獨不知多。

[illegible]遇[illegible]太官[illegible]妻子不與惡人結[illegible]安身耶。

誠追大業，旨呂東爭為職，不敢不諫。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大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宜如[illegible]於辭，不勝慎懷。書死而已。

疏上。帝召宣名儒優寵之，復宣又上書極言，帝用其言，又召宣為光祿。



目擊時艱，苦心為說。雖無痛哭處滿字面，而其情迫詞切，比賈長沙又甚乎？夫天下[illegible]少為防[illegible]禍也。計哀帝大[illegible]不知此[illegible]於諫列[illegible]對君之體[illegible]省讀之，猶琅玕也。

[illegible]

非不敬[illegible]儒也，體容不深議，持不決，遂依阿呂至於此。被王堅數語，消盡嗚呼。學儒者可不深自警懼乎。明季多尊漢儒而薄宋儒，不知漢儒重在講解，宋儒重在保[illegible]，則程朱之

[illegible]匡張孔馬雖不得與董劉比，然其[illegible]列大都如此。

[illegible]皇焉[illegible]猶[illegible]諱[illegible]乎。

諫京師立共皇廟議 依通鑑本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丹廢。師尚不可廢。嚴嵩之議乃公然使肅宗奉興獻主予大廟。總之古人尚朴重名分抑私情。故傅太后雖以祖母之尊。抑哀帝。然所稱者不過曰帝太太后耳。光武用張純朱浮議。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彼四親廟於舂陵。致堂胡氏是之。余謂光武中興與此亦不[illegible]帝無所不可。光武不行。非薄也。古人尚朴也。然欲請四親於太廟。置寢宮等不祀。於義不可。故另立廟宜也。至宋濮議當主溫公。而紬歐陽。明大禮議當主楊氏父子。而紬張桂。此定論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漢書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不難受爵位，多陷于匡張孔馬之遺者，可不謂大哀乎。未仕而遭亂世，則不宜出，孔子所謂無道則隱是也。既仕而受恩深重，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法，在遠觀以取君還事



而求[illegible]同之公，若觀望於[illegible]以居位，天下未有[illegible]之人而能為國家者也。李東陽不同劉謝以去，雖有保全善類之賢，說君子羞之，況其他乎。

儒林列傳序　　史記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



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論此頗知周漢間學術興廢之迹序次頓挫風神高絕逸氣遍露

##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以孝武帝時酷吏多。序特說秦法用酷者不可常與接之累八字矣。

## 西域傳贊　　前漢書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



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㠯為此天地所㠯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㠯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



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㠯尚茲

贊西域耳而夫帝德心遠畧如繪高文雅調函蓋包舉勸戒昭然對宋畢竟多夸囂衆不能學步也

王莽傳贊　前漢書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㠯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㠯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㠯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流毒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㠯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㠯立私議莽誦六藝㠯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子長項羽贊孟堅王莽贊皆千古絕調子長㠯疎宕高簡勝孟堅㠯練密蒼鬱勝亦其筆性然也項羽篇無虛德威持

之以坑秦之義帝雖居甚矣若王羲之所書大數倍于
碑陰孟堅作贊極加修飾之功



## 賜馮異敕　建武二年

漢光武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

帝王之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此以異代鄧禹也。禹已入長安。復不能制赤眉。故以異代之。異至。禹復進與同戰。大敗。禹歸。異能自破赤眉。始以盆子降。異不伐不殺。又有戰功。論中興賢將也。中興戰功。昆陽之捷。帝有神技。王郎之破。耿弇父子有力焉。弇最英武。又有平劉永張步之功。鄧禹目替大計。有關中之功。寇恂有饋運之功。吳漢平齊。岑彭平隴蜀之功。其餘所最者。馬伏波也。伏波英爽有略。惜光武不使之合國耳。如平交趾。即能安定。區處耕種。使影世猶守馬將軍故事。此其治行當過寇恂矣。伏波其人豪哉。

賜竇融璽書 建武五年融遣使奉書獻馬帝答書賜融書 漢光武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當與光武與[illegible]書參看光武仁厚渾璞不露光武實[illegible]其足以服遠則一也文帝大章無修飾此[illegible]

[illegible]



與公孫述書 六年 漢光武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illegible]詞嚴義正[illegible]及置兵攻窮促時光武猶屢降手書不已[illegible]仁人哉書[illegible]有言簡而意切者如宋太祖時伐北漢劉鈞報書[illegible]河東土地狹小未不足以當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不加兵今[illegible]數語誠可見憐不然太祖何[illegible]乎

報藏宮馬武詔 二十七年 漢光武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存仁心識大體愛養黎元不事窮黷所以馴致建武永平之盛也此詔視輪臺之悔其曲突徙薪者歟自後有驚遠急功者馴至安帝之初國虛耗而民死亡雖以和熹太后節約為心猶不能彌兼禍亂愍烈追思此詔究如匪踏晉宋南渡後亦有不共之仇不得忘秣厲之心然亦須內養既充相時而動餘凡好事邀功者未有不敗悔者也南朝元嘉之業衰由于王元謨等北伐致六州蕭條宋實以遺及二趙則又不量力而挑兵以速其亡矣可易言哉

祀明堂詔 永平二年 漢明帝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班時令勅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詞氣典雅知明帝治化之盛僅於文帝但文帝仁厚不逮因質非明帝所及東京節義全是光武明章三帝所培養明帝功尤多如尊師傳興學校至使匈奴亦遣子入學則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手詔東平王國傳十一年　漢明帝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東平王蒼腰帶大，其書其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細玩此篇，藹然欲泣，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為善最樂，傳家之寶。



報有司詔（建初元年，欲封諸舅，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故，有司上請，后報曰）　明德馬皇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語語出肺腸，千百載而下，試為切己雒誦，數遍而不能去其奢淫之心者，鮮矣。

重請封諸舅報 帝重請曰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不加恩於舅乎后報曰

明德馬皇后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右大雅王

天有款情則佳，情款則其詞氣勝，令人再三反覆千百讀而不厭也。讀至末幅，與敬姜論勞逸篇，吾其汝朝夕修我一段，定我之口味，欣欣猶不足矣。○東京賢后推馬鄧，鄧后臨……之緣后賢故足召致之，然卒致之心不可撓也，豈明德之比哉。○漢唐宋后之最賢者，漢則明德馬皇后，唐則文德長孫皇后，宋則宣仁高太后。

詔三公元和二年　章帝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光武明章之世最多循吏章帝尤為長者故詔書敦厚如此陵遲及于桓靈權歸官寺卑朝非徒根本壞也賄賂滿託公行守令供以貪虐為事故民不聊生黃巾等賊相繼而起西漢成哀之世朝政壞而吏治未盡蠹故人心思漢光武一舉而中興東漢桓靈之世朝綱亡而吏治不堪言故終至于不可救吏治之切于國計民生也如此○章帝最惠民之政人賜胎穀三斛則不受澤之家鮮矣兩漢賦薄而賞賜多祿俸厚何也無養兵故也

皇后紀序　後漢書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
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
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
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
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彫缺諸侯僭縱



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于五
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
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
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
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
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
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
用[illegible]
建[illegible]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
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



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
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
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
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
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
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

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呂后而實外戚云

漢之大害外戚與宦官耳外戚之禍則由母后專政始也兩讀說談東漢再從蔚宗原本之然傳中有勁健氣有警策筆尚是追踪漢魏非五代人所能學步也



齊王縯傳贊　後漢書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處射存乎配天之絕業而帰功學之不祀也及其發卒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本彭呂頗義若此足呂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呂蜂事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呂伯升之英武豁達而舉事不成天也伯升頗類孫伯符見不成而弟繼之但仲謀僅能及魏武帝耳又頗類項梁但梁烏能及伯升羽之卒無成又不必論也贊語道出伯升心事極為掩惜無限低徊

河北說光武帝　鄧禹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此篇當與韓信初對高祖孔明初對先主同看皆首定大計者為有大臣之度不比耿弇吳漢等徒為戰將最後與膠東固始三人獨參朝議隱然柱石老臣



貢舉議　韋彪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採本之論漢舉孝廉以守相主之魏立九品中正以本郡為紳有才望者主之所舉以行亦自有見然其究也上品無寒門繇重閥閱勢使然也六朝皆循行此法故門第最重至隋始行進士科開科舉試文之局不關行誼唐初立法猶有二科後只用進士明經二科以進士為重如每歲合一百人大約明經八十人進士二十人也五代及宋俱依此然唐無糊名又無禁挾書至宋太宗用糊封再傳又用謄錄防閑愈

密矣明太祖始定三年一試



##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

于天位者乎是故驚寒之栗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棠棣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率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

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蔡學古茂不及西京其排偶處開六朝法取其精析疏暢處啟八家之風然辭嚴義正氣格高舉不可掩余嘗謂西京過秦論東京王命論二論不可不熟讀賈以雄偉勝班以健步勝皆可以結周漢之能令人神醉氣爽

議荅北匈奴疏　　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議荅得體中其忌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文正與元昊書為自位置詳論縷悉反遺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

## 諫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疏

東平王蒼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起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

漢賢王推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河間有功經學可以配之雅正矣亨人稱東平好善始終一德今讀此疏言簡意長仁孝之用心藹如可誦

## 論喪服疏

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陳忠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于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

得其踈入官豈不便之言稱忠
所奏而從謀等議是菲可令

三代已下有能行之非戮者晉武帝北魏孝文帝宋孝宗耳
至情大禮何意漢興者之多也陳忠此疏運以經術本以至
情文亦入西京之室



## 上王陽奏記

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未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羅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是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敦仁恵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折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



后生自新野上女出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擢賢用刑不如行恩孳孳不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時宗庾驗吏責令自首有隱伏者使吏發屋伐樹故諫之

詞旨溫厚尚德緩刑可以迎導善氣永為酷吏之砭

# 劾中官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

[illegible]憂皆至性男子也綱有理轄之乘久能撫張

[illegible]讀斯篇忠義之氣將[illegible]誠唐

集中立軍中一項謂劾中貴黨盡去則逆賊不討自平情事如一

陳便宜第　荀爽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嫁者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

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制貴賤之差及至伸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四事皆人倫之本禮制之要秦漢以來失之大者拘儒曲生



史疵大義庸才俗吏督急簿書失得之數莫得而本夢夢千載正坐此耳漢世重經術故政教雖失于上而風俗猶茂于下若關西楊氏父子荀氏八龍兄弟其尤賢者也東京奏疏文多篤重整肅頗少疏宕然博學高韻殊非時風氣或有未免破范蔚宗劇節畫然至三國以後專修飾雅練罨帶神韻惟諸葛公出師表忠愛從肺腑流出質直坐文曹子建應才出其文筆超絕至六朝遂成排偶矣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卓異張燕公未脫排偶能加以典重耳

柳晃李翱筆頗疎快而氣力尚薄獨孫及梁肅等可以為作手終有愧于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中篇佳者而外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樣學齋星燈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宋南川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為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于粗膩譎怪別一種也

前漢紀論　荀悅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illegible]三代以下第一經濟也。朱子深以為然。其後周齊少開，稍見施行。至唐租庸調而法始備。

遺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



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商略出處，處饒有情性，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氣。微辭之風至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敦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于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事節義，如李杜皆不得免，時事可知矣。獨黃瓊稍重厚，雖依阿委隨，故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薦五處士，皆不至，又翩然遠矣。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也。五處士謂徐穉、袁閎、姜肱、韋著、李曇也。

##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以此然禹罪尤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 諫召外兵

何進規誅宦官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入京以脅太后琳諫云　陳琳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

數語道破琳誠先見哉

## 孔融傳贊　後漢書

昔諫大夫陳咠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余初讀子瞻贊北海文推尊特甚以為出自子瞻之創論此語千載下第一知己也及讀後漢書乃知蔚宗已先言之一幼點出以沉痛末數語風調更佳似雲鶴遊翩天空

古文雅正　卷四　四

## 自訟疏　孔僖

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古文雅正　卷四　三

古人質直不事忌諱左氏不諱魯司馬氏不諱漢班氏父子猶漢臣也作漢書亦不諱後世非其代不可為史矣此疏痛快自後日為不能光揚前烈從守掩諱者發矇

第丞相表然　　蜀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
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
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
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
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
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
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緒補弊興衰存



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
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雖喜社稷不建永
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
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
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
未舉而丞相亮頓隕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誅雖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

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
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
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
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之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
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
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
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



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
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
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
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
元帥弔其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illegible]詞旨嚴正當時魏吳非無檄文但[illegible]不可傳者

同儕同處也哉。則世之以身許國爲筆爲文者，亦有幸不幸焉。是以君子慎所擇。

## 隆中對

三國志

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

也。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孔明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人著寵其抱負，一日謂三人曰：卿三人可至刺史郡守也。或問其所至，孔明笑而不言。嗚呼，規模宏遠矣。隆中之對，年纔二十六歲，天下大勢了了如是。厥後先主不能盡用其言，以失荊州，絕孫權故也。孔明之不成，天也。忠武侯與范文正公，皆年少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者。然一則讀書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一則衣不解帶者五年，夜或昏憊，以水沃面。讀書人當參觀之，自然有得。孔明讀書雖略觀其大意，然其言曰：夫學須才也，靜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是何等體

會。但不爲口耳記誦之學耳。輯譯人要[illegible]

說孫權　　三國志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時論兵者、孔明陳其三則。公瑾籌其四患。然孔明實備於公瑾。何有超異於時未即有異志。操豈遽以此為進類之要哉。至馬無草兵多疾而事則不習水戰四字足以該之矣。孔明策操之眾為疲眾。荊之民為武卒。以疲眾馭武卒。而試之素所不習之水戰。故曰破操必也。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然以視孔明。其智略大小何如哉。

##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子產孔明。皆千古大人物。其忠誠奉國。綜核名實。亦略相類。所處之地不同耳。子產局乎小國。無可措手處。孔明當[illegible]之時。義發聰著。千載下更令人崇仰。此篇要當與子產與子太叔論政參看。

## 正議

時魏臣華歆王朗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作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真以[illegible]嚴厲之筆。以[illegible]風采出之。諸葛君果名士也。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illegible]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illegible]看其引君子遠用人[illegible]處置件件周[illegible]步[illegible]謹慎也[illegible]
[illegible]事無[illegible]張[illegible]公[illegible]義[illegible]非不[illegible]有此[illegible]
[illegible]安豫先生[illegible]南方已定甲[illegible]數語[illegible]
[illegible]故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德無數[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此[illegible]敢[illegible]議聖賢[illegible]損謙受

益孔子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言原欲上欲下也近代有評論有苗一節云當耕歷山時但知有罪故雖頑囂亦可格當征有苗時但知有苗之可伐故不覺有違命之事此言看得極細嗚呼聖賢且然下一等者惕厲戒懼之功烏可一刻忘乎 案蜀志公本傳及向朗傳營中之事下並無事無大小句陳承祚自撰當時所上之集文選正同今集有此似是後人增加本傳損益文選從董允傳作規益若無興德之言句公傳亦無文選參用董傳今仍之



##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

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前表氣鼓雖有未曾點必後表曉諭多端只從以死濟之公于是時亦知費手做但不得不如此做耳程子云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讀其書堪與天日並垂也○管葛並稱兩人之學亦不相下其治國也或以為管霸功利葛庶幾王者此中亦若有辨仍所處之地久不同管當日不敢伐周天子而君之超于大義想出伯諸侯已無別法客局一次武葛伏義執言只一條體論事勢管順手而葛費手論情形管周折而葛直捷

諫絕孫權　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答云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雖守隆中時東和吳會之言先主惟不能忍此故為陸遜析

爲苦



答李嚴書　李平初名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諸葛亮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語本血誠兼可愧勵僚屬諸葛公短札千載下猶令人心動況身受者乎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凡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illegible]李嚴傷痛不已也讀至策後人不能放也一句有心人猶為流涕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讀此知剛愎自用者非徒德不及亦係才短司馬公諸賢苦口于介甫而不能用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以諸葛公之才。至其自許也。但曰謹慎。其遺表自明也。但以廉耳。以此知心粗氣浮人。做不得些少事業。而利心未斷之人。終爲小人之歸耳。○公當國既久。常制在外。恐不免爲庸主所疑。且讒間易生。故公言及之。使對臨刻。必不發此言也。○案本傳成都有桑起無前一段。集今有之。



上諸葛亮文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余謂公孫公凡公之文以及序論公之文皆愛玩不置況此篇綜力詳備推出析尤為千古至文宋陳承祚之於諸葛公而乃嘆其不遺餘力矣乃晉書傳中或以謂公將略非其所長欺之者謂以此少之乎唐崇公孫可之猶評此論不知敵國史臣諱自應爾有乎為雅原出而未捷之故此何異流花費之淚滿襟五丈星之恨自餘耶推呂東萊與記謂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不免雌辭之議耳

##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時去諸葛公未久便爾推尊明德遠矣

戒諸將田地議　　趙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

子龍身經百戰未嘗敗衄讀此篇知其忠以奉上愚以瀆己純臣也



諫征孫權　　趙雲

（開口即有）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知時達皆務公之事）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此與孔明同一高見蜀漢總坐此害事可先主既沒也後悔之晚矣

管幼安論　　　　傅元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賑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弟；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幼安事業不概見，獨以潛德高千古。此論揭闡其意理，借手本傳矣。其為氏姓論者，不能他有論著，違時之難，默足以容。唐陸忠宣、宋趙忠簡既遭竄斥，乃以醫方自娛。氏姓不猶愈於醫方乎。嗣是晉與雅重剛聞，又未必非藉論旨以答之也。不曰與人臣言，而曰言及人臣，以見其未嘗與圭組者言，特覩知鄰舊言偶及於臣道耳。東漢自嚴子陵抗節富春，故廣士高志敦行者最多，如黃叔度、徐孺子、郭有道、管幼安，其尤也。晉有陶靖節，唐士多躁進，故著名者少，宋則陳希夷、



徐仲車最佳，邵康節名儒，又高一格。

##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



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



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

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當與贈白馬王詩參看。又極沉鬱頓挫之致。子長報任安書。柳子厚與許京兆書。與此篇皆經心至文也。子長語多激。子厚語多哀。子建語多痛。獨登此者。以其關倫理之大耳。



戒子瑒從軍入蜀教　[illegible]

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

簡約無多。情文備至。仁恕二字。無一刻而可忘。無所往而不利。後羊瑒竟免于鍾會之難。此戒之力哉。

誡子書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二者人知其善
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
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
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
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
黨則有彼此之患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
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患不由其道耳知進



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
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
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
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
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
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
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
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

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
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
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
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
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
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
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
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



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
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
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
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
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
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illegible]

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爽，故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反覆周至，然不出謹厚二字。謹則敬心常存，厚則仁心為實。立身處世盡于是矣。王氏之世昌也宜哉。

## 拒操議

周瑜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語皆了了，雄快之極。公瑾破曹，千古稱快；陸遜破昭烈，呂蒙殺壯繆，為吳謀非不忠，然千載後皆不喜于呂陸，此公心也，正程子所謂惻隱之心也。

## 訓子孫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君本孝子故其言倫質朴厚末段懇切淳誠尤爲修身齊家之要○文字古質非復魏晉以下書矣



## 王覽傳　晉書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

祥閨純孝覽亦至友孝友之家和氣所積嘉氣所迎其後丕昌祥覽子孫貴顯數百年而覽尤昌導卽覽孫也

辭開府表　　半格

臣伏覩恩詔拔臣使司臺司臣自出身以來逾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頻進恩寵不可久踐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識在過竊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怍天威曲從即慚若此蓋聞古



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命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東方新八作舉例康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惟有從違有功使醒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若不少假令有遺世於淑叔之丁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亷簡素立身在朝比皆事業疑以禮終始雖

屏伏外方之寄[illegible]

哉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披心宇內[illegible]今自洛來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不爾留連必於外處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

六朝人物惟羊公為第一觀其虛衷讓位薦賢若渴流風猶堪百世也○薦賢為事君第一義羅列諸賢正色以陳　本朝魏環極先生薦十賢一疏可以方此

謝石諡議 弘之雅正所事時與 違官議謝石之謚 范弘之

石皆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



不可謂厲身坐擁大眾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眾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illegible]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石則元臣之子耳不宜使在高位弘之此論詞嚴義正可立臣極不虞于六朝中得之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二歸此曾自已矣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元亮峻節高風獨步千古管幼安一流人物也元亮更有詩文堪令千載下玩味○朱子一生最好讀出師表歸去來辭及杜子美詩晚年尤甚蓋朱子當高孝光寧之時刻刻欲爲國家復仇故喜讀出師表又不見用而懷歸念切故喜讀歸去來辭好讀子美詩亦是忠君愛國之心吾得同調也千古詩人推陶杜第一蓋詩以道性情性情雖不得偏需陶杜之高節純忠發之于詩故可傳誦不然格調辭句雖工畢竟是程子所云閒言語耳○案此篇晉書宋書南史微有異同今從文選

前燕慕容恪傳　晉書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嗣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及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眾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圖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士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眾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死

當時之傑推慕容元恭與王景略二人景略之才較為渾雷然元恭德器似有過之無不及也傳中載罷朝歸第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孝如此則知無根之木不可以繁昌也其動如此則知世有一仕便廢學者事業所就固可想見景略臨終戒堅以未可圖晉元恭臨終屬暐以用吳王垂皆厭其言而敗不旋踵知者明于事理諒哉

古文雅正　卷六

古文雅正　卷六　十

## 前秦王猛傳

晉書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遊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待時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



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以謝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

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寶上下咸服其有敢言遷尚書令累讓不許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



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妓車馬猛固辭不受時欲留鎮冀州堅遣猛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名英俊以補關東守宰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辭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效行教宣皇威令聖德然於宸天威靈被於八表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以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若以臣何為大徵勸未足指其名允得罪一小故盡

力命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諭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府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
弱冠屬世事紛紜厭苦尋卿於暫見傾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
言理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
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
濟之務非卿而誰堅不許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
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illegible]鄭武翼周仍世載[illegible]



王叔昧寵政替身亡鑒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
矜臣後悔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
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
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
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
汝事王公如事我其見重如此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
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
殊死以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

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
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
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
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景略之治國養民興化以及削平將略具載在苻堅記此記



多叙其與堅之神契隆遇耳作者分明比之于孔明故處處
著筆嗚呼君臣相得前有伊管後有葛王舍人神往矣此外
惟唐文皇之于魏文貞或庶幾焉故特[illegible]合此記
啟于唐初君臣協力草昧締造者其有感而興起乎

## 與彭城王勰書　北魏孝文帝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敦諧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資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簡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罪汝躬。綢繆相屬。庶有勤效。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三代以下。推北魏孝文帝為令主。不讓漢孝文也。此書見其惇敘九族處。



## 論文體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稱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下入集上

上下不知敦行尊經徒以清虛綺靡相先此五代所以速亡也若唐宋明所以能享國長久者以能尊經耳夫之學官則以朝廷行之既久猶應士子振揚勸獎不知反已乎是有謂非兼鄉舉里選不可者況相尚虛無專取浮薄而不速亡者未之有也士恆此論可謂鳴陶之風矣

## 自贊

劉炫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手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

下又雜正

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鄉邑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

竊方盡大查已崖汲反初服歸骸故里肆丈史以怡神閑意焉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覩遺教之陵遲痛先儒之遠軌傷群言之蕪穢騁鶩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却不是文人弄筆中多肝膈之要其深根處露出聰大眼孔總大志向令我慨然



## 論孔庭之法　文中子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志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



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知而和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喪德敗禮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重其深乎子聞之以然乎得之矣

說來皆有至理在聖門當爲入室弟子○中說勝法言遠甚法言只是摹擬乎辭句之間中說却是由心得而發之或者

以其疑論語誤人也，以其取士初名臣也，未了誤人也。就要當五季波靡之餘，忽然要作聖人，讀其書該質明徹，非精思力行者不足語此也，可謂奮乎百世之下矣。



## 討伐高麗遺疏

房玄齡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時遠征出，房病篤

首段戒以止足，次段動以仁心，已乃歸著高麗之不必伐。意處周密。房之善謀，此可概見矣。柳芳稱房為賢相，善歸人主，無跡可尋，此其純也，故遂傳於世，尤足珍也。方太宗東伐之初，李大亮以遺表諫，此則於其再興師役時也。二表遂為後世大臣臨終上表之始。

## 房元齡杜如晦傳贊　　新唐書

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待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暸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新唐書傳贊。係宋子京所作。其餘表志等。乃歐陽公所作。子京作傳語多造作。欲簡鍊而失體者頗多。若其贊語。則立意既正。詞亦新鍊。足追古作者。歐公文以舒暢勝。使之作贊。未必能過于京也。房杜贊最為得體。文亦凝蓄遒勁。

## 上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貞觀致治幾如三代全是一魏文貞由其學問充來從膺識爲人也讀十思一疏與聖賢格致存克之功何殊其對君正直鯁亦大有浩然之氣在十思以開其始十漸以要其終歸元成其賢矣哉



上十漸疏　魏徵

臣觀自古帝王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切中古今有國家人心病）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於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逾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

於一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



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暱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事惟清靜心無嗜慾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

亦雖爲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
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
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
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
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
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
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
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



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
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
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年曾
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
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
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
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
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暨乎今歲天
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
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
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
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
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 疏奏太宗下詔襃美列爲屏障又錄付史官令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賜徵黃
金十斤廄馬二匹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舜亦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漸也者
幾之已見者也人君有謹幾之學人臣有杜漸之志惟文貞
有此疏在外太宗有此容公非徒列爲屏障且錄付史官而
天下之貞觀之治太宗之名所以冠絕近古也豈於君臣一
德之風矣

東都非建德說　薛收

世充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賊就縛矣

竇建德此破天下以次平定矣技進衛之手實為河汾高第河汾陳俎豆之事未嘗談軍旅而收佐大敵決大計薛君觀敍是役為有唐混一要著則收此議當與留侯固陵之策同功文若諫阻官渡之師未足云也中說附錄中又載太宗訪興禮樂而魏鄭公等媿無素業已乃歎曰使董薛而在令不至此薛謂收也收實兼文武可謂閑儒天不假年使負覯文物畫於綿蕞猶哉



論奉親事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而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反在城外雖太上皇存心道素志在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者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國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駐蹕俄經旬日非可以旦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眾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嗣守其

政非有大故無或絀免臣竊料此計於人者誠可以善之欲其世嗣承守與國無窮也臣以為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人之宗之人何必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丁懁在孩童之變兩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家國蒙其患正欲絕之也則予文之人猶在也正欲存之也則與廢之屬已形也與其奇書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殊異方授則雖其輪翮非遠亦可以翔免尤累



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自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事未嘗親事伏惟孝清獨以繫亂出勞費無藝所以悉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乖則失業臣知大者欲人在所以之間無聖人之訓人因有屈己以從物特殿

聖恩頗省惡藝臣又聞教化之本人人未必從所為者必自揚清激濁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皆慎惜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與其[illegible]之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能有可取止可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宜列預士流超受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儐人鳴玉曳組與夫朝賀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今既往不可追謂宜不可使在朝班預於仕伍也



不見激昂但見懇款告君之極則也丁南湖謂貞觀諸相皆嗜得無疵獨周出處純乎無疵余更喜其奏疏雅粉公所謂

陣對

臣聞古者黑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動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明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集三軍士如子弟之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

言簡義正出以老健之筆自是絕調



## 陳銓選之弊疏

魏元同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名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

唐時選法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已銓而注已注而唱然後類以為甲裝行條所定也寡為弁制時又有劉曉者疏言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夫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後世取士弊吏之法縱未得悉復三代之舊若二疏者所當權與其意而行之者已

## 姚崇宋璟傳贊

新唐書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且明矣。然二百年間號賢相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宋廣平斷斷為唐朝第一，非徒偶然崇也。崇之才惟李文饒可以方之，而李為較醇，亦其遭際勝文饒也。贊語能見其大。

## 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一九十有八載，奄有負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我鄉之僻陋徼遠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廉不若，乃命首相廣平公宋璟鎮茲炎墟，式是南州，為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則啟元澤。治書下日，靡然順風，咸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蠹日饒白，商登瓊闕，推誠寒諍，不私形骸，件英主之龍鱗，踏奸臣之虎尾。雖一張之銳，則聲恒震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海之鎮，輔坤，有五嶽維天之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乎。然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琴兮誠兮，咄兮固以不然而成，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穀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金壁，書遊則燕，風可觀，宮徹茅茨，夜作而哭，火不能燎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廟，東海環雲萃，物無一遺，路有遺金，殊商賈易，其廻往來，人咸內我，是郡交易之地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於般以後王者

寧兮伐楚將靜諸侯步虜東漢之難堅廣門北郡之全德宋氏
世名公生於大寧新湖縣令爾祖父修家德履平介馬若夫仕
於山而來者仲也往來相名而衰樂進之為飛遁者於吹信塞
歲帝家衣以我公歸豐陶于人思嗟乎之不足廣府司馬綠瓌
壽嵩春老華乙等相與刻石傳微斯文于春秋之從也寬折荀
其前世雅致實公王臣之重次書譯予贊德之義選感者籍去
世之物取實美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嵩予
並漢政將吏退而廢而遂以陰于實兮虎闕壁北見户兮舞南
念竹七穆兮考六經政書一兮言不再革木有兮角智學變流
星兮次蕩嵩而轟尾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見火鼎余兮鳳
之颷鄣哲兆兮惡無煙寬為賓兮兩岸時復而事兮啟東府
如鳥兮質之春而且默兮路無盜竊忘實兮扁夜開趣井田兮
石門道余敘然兮芬芳好來何慕兮去何畢操牛牲兮肅進卜
神階巧　許考
大手筆人方有此大文章唯廣平公足以當之　昌黎公未
出以前唯此公而已乎未能去排偶之習然典重務實有兩
漢之風味而無六朝之綺靡擅名一代不虛也　先生家學作
古文多虛理實修尤崇學見一體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奉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來由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宜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太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朝寨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無成而前輩未賁往往擬議愚用惜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無不妄受忠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說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而俱未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流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皆結其言挾其羽翼萬事至磨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illegible]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勞斯便謂盡私於



此輩其有讒者則曰不識吾門但以推薦不用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illegible][illegible]人乎傾危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絕介之徒卑其造求之躁古人有言聲實若重衆上謗莫如自修修之至勿何謗不息勿無害其偽於大夫長才廣度珠璧匿無光容以求謫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遽但問於其類人為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因知山藪海納言之與咎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顧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

明李悠齋曰

曲江人物風度翩翩乎唐代也觀其上書規勗姚元之處知其識量絕人矣中所云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奔名者對之悚然又云何遠何近但問於其類求才者讀之爽然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飄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illegible]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夫能言亦志之所之也

先生論文五六篇皆傑然自命大約皆以明道為主蓋掃摩章摘句恢誕華藻之陋韓李未出之先識趣先也獨識及梁肅輩尚未之及焉登此以見唐文之興有由來矣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傳贊　新唐書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開天子悅得也既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寵用權媢以相乖背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兹所以基亂利者顧不反歟鉷國忠復出掊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宜其誅云

唐至天寶言利之徒進矣至于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抑又甚焉小人不擇賢國亡身進利說以售寵一時得志矣至荊舒非奉君會位者青苗均輸與此常同幾故術不可不慎

## 辭太尉疏　郭子儀

太尉職雄任重寵發非據輒敢上瀆伏希諒其衷允誠懇臣聞昔人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猶觸聰聽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寖廢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徒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真王參務大之權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壽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外宗廟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仍以武職欽懷恩私倘昔官爵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遠慕留侯臣之願懷切在於此

汾陽有大功于宗社不必言即如進退惟君命則置之召則用之毫無芥蒂陶士行李臨淮等對之有愧多矣此以綱紀竟強藩玩王命如弁髦援此書即招回紇感誠朝恩服善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此疏足覘學問渾醇忠誠亦流露筆墨間



## 郭子儀傳贊　新唐書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惎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銜忌且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歟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矣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厲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小時初讀通鑑竊自問家大人曰諸葛武侯郭令公程純公朱文公雖不同一格要其立心行事幾於聖否大人低佪久之曰未敢即以為聖然汝所言亦自有見今二十餘年矣詳觀四公行事果是三代以下所難令公雖學術無[illegible]作大賢粹美涵養功到者能之乎宋于宣家[illegible]然所引裴垍侈窮人欲之言下字過當令公不但學養奉養多偉業奇勳相王侯之位亦非過分者烏得為侈窮人欲哉

條奏貢舉疏（時推士不務實以致科試文繁東坡有言人才少本是漢律之）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孝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猶存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制進



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浸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

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士自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錄送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者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



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並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

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西漢舉孝廉、秀才。皆論德行。宋當仍也。秀才者。即博士弟子員。柔送太常。太常籍異等。秀才上之。為郎、故名秀才。賢良方正為特科。有試策。至東漢順帝時。用左雄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章奏。亦皆使少有能此。議極善。然末代興不試。之法、試經試。策必不可少。行業必著。所由此為切要。惜乎縮卒而唐竟不行也。



## 奏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事、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能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浞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舍此不為。使眾人皆謂陛下倦於聽覽。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以防壅閉。天寶之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群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又閽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

皆必告林甫先意奏請元宗驚喜於仲以此權寵日甚下情不達漸致潼關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彫弊太平之理宜可便致爲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遂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將士北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繇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聞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內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公昂敢敢言如此仗節死義當于平日犯顔敢諫中求之

段秀實顔眞卿傳贊　新唐書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譚其然也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晩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於人責望其君哉得之於中而後發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段公不死于郭晞之悍卒而死于朱泚更得所矣顔公不死于祿山之強兵而死于希烈有足悲矣然一公精魄萬古史稱其嚴霜烈日可畏而仰懍懍乎猶有生氣哉

## 奉天改元大赦詔 平朱泚後改元

陸贄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悋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惟我列祖邁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暴命峻于誅求疲吒



空于杼軸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萬品失序九廟震驚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賴天地降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復宗祧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

令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並與洗滌各復爵位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于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遺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一切不問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于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



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捍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比業皆獲闡爾功特加褒典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　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處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

尚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税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
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
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税之半一朕以兇醜犯闕遽用
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襃旌以志
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一尚德者教化之所
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
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
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
聞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
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
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
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為天下先諸
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布澤行賞仰惟舊章
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
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一七
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
遐邇咸使聞知

公謂武人以言其本已淺况言又不誠乎因再作此詔書深
肅明備後李節度來朝言山東將士見詔感泣臣于是知賊
不足平也樂是推說欽遲四字盡之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
為第一經濟奏議以陸公為第一其忠誠正大竟無二李鄴
侯亦不及也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易象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處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欲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敗從善納諫靡不固決賢取過靡不危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之行明若觀火臣歷代之元氣而太宗武定禍亂乃多大平之規臣下獻規元宗躬定大難開懷納忠修心一萌邪道並進大盛果至不為梗肅宗懲致寇之由虛受廣納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君臣之際上下情隔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求化將起修其可愛獨陛下悟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始於無諸蔽於偏信誘美固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將弭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然念者遭辛之所由則何以慰聖懷而開新速通之聽歸從側之心乎不勝懇誠懇款謹



復布露以聞

泰否言君臣也損益言君民也上下交則泰損上益下則益易爻周孔之治法也宣公明切指出遂為百代之藥石蓍龜宣公經濟名臣經學最為精通世有讀史而不窮經者終為無本之學即徒玩宋儒之書而不甚深經學猶無本也但溺於訓詁記誦故必體究宋儒則學更字字切己耳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illegible]業之徒或昏或鄙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無所以為悔也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中古以降淳風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蓋由此滋甚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成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行為害斯甚

太宗文皇帝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寶在致雍熙之化頃肯堯舜之名句若太宗留而則蔑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聲有悔過之名無從諫之名且以太宗有底定禍亂之勳有致理太平之功然而人到於今傳詠以為道諷首古澤啟無窮書且從諫改過為其首然陛下所以決自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能過於所者臣以為不害自矜衒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止勿傳伏願以自疑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顯烈重光於聖代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振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徇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逆于志者不必然遜于心者不必否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

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嘗究其數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臆度而



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待之以禮貌之以和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

周以能改其過為事以得聞其過為明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德光而義孚矣臣所以屢屢瀆貴而不能自抑者以陛下有撥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故每中夜自思竊歎而深惜也惟陛下詳省所對采行所宜宗社無疆之休也

用賢聽言治國之要而其本在於誠信大學所謂為王為修齊治平之本也宣公學有原本言曲而中以視韓子說難之揣摩抑揚則均而彼則一派私利之心此則一片公誠千載猶將見之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頃少連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術問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臣性實凡鄙率志頗私家本寒窶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惕勉修廉潔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位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康又未能咸息征徭拯人窮困由是苟行竹於杜絕私路



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照下處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卑吏末品苟貪賄賂違法辱道臣猶知慚況公卿大臣之間方委吏納之任豈宜納賄與微黷訕若因財利交歡託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邪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嫌釁彌甚為害如此習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不以貪黷為弊殘害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若上為之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朝廷取之于方鎮方鎮取之於州州取之于縣縣取之于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于疲人之膏髓且自大盜擾夏天下常不下萬人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束而

織紝而耕耨力忍疲以供十倍之賦日引頸望翹昇平之化思愉之忠凡四十九年矣驚虜多故有加而無所又通私賂解紀分風未息之間之晚重違過分之擾而自斂望討察其理乎於其謂弘清淨無欲之風宣恤不貪之旨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勢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盡未既差卻山墅豐盈窮耕郡



府之不顧行賂于朝廷猶鄉閭之不顧納賄于郡府也但以有之者有別不行者有慮故為安身保位之謀耳欲如四方俱賂於執政其三而卻其一有所受有所卻二端相反則遇卻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于朝廷新江但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銷其萎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四方風動盡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自大懲擾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異

州師徒入關民賦今前征伐人因私市是乃殘虐之餘未無蘇息之望便為方鎮欵皆陛下徐州之人亦公宜亦不念雖然抑東前修實用公執禮之切理亂特之川附以序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宜先人行於朝廷行于郡國郡國斯又朝廷重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凡夫士以受懷德化陵夷於後各公濟而徇私情或誅求而苦斂聚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偽風害禮莫甚於私禁物殘人莫大於賄利於絕私求賄者莫先於君主務于貪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君臣之間固不可語及于私甚矣况躬行乎

周官帑吏以廉為首故大學戒務財主于聚斂利賄賂行而國不可為矣余觀春秋時晉主夏盟霊成定之世雖用人行政有失猶不失為盟主不聞公須索賄賂公行如晉賂以貪賂不得入十八國會名譽以求賄不果從晉備微而春秋亦自是為戰國矣嗚呼欲訟以貨賄為重輕舉措以貨賄為用舍莊生所謂哀莫大于心死者宣公此疏尤為深痛



## 陸宣公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惜乎宣室根得後時竟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摶羣義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西兩漢四百代興之主一二葉稱季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其下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寝漢道未融宏大之才實傳吾唐不幸後獲柬於陸公贄字敬輿吳郡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罷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晤言大加賞識臨別鎰以泉貨萬數為壽以頤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未滿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會[illegible]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際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詔無諱庶幾寧
羣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
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
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時[illegible]不足平也公自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illegible]政[illegible]未嘗有[illegible]親雜
扈從行在輒隨替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illegible]不[illegible]名
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



館谷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
[illegible]江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illegible]
[illegible]前師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遣公奉而受之服闋復
[illegible]以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弔內外屬
[illegible]政為[illegible]實[illegible]之歎焉[illegible]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
[illegible]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
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沉[illegible]有不可必諍

之[illegible]察物太精[illegible]臨[illegible]政[illegible]人[illegible]從而閑之
屢[illegible]不[illegible]親友[illegible]之公[illegible]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
[illegible]公精于吏事[illegible]剖決不[illegible]制度具在德
宗實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
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
達[illegible]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為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搆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
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



[illegible]贄等[illegible]人也[illegible]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
[illegible]抗[illegible]以[illegible]代已[illegible]其權公在南賓
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illegible]等方[illegible]
[illegible]十卷行於[illegible]與鄭餘慶[illegible]陽城同[illegible]貶
[illegible]公之未年內署也[illegible]古揚今[illegible]之為天語
伸之為[illegible]俾[illegible]向風懦夫增氣[illegible]上[illegible]潤色
[illegible]利害[illegible]細必[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贄與[illegible]錯[illegible]而[illegible]泰階

斅其道也與伊說爭衡於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
七卷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
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于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
位不謂不達遭時而不盡其道亦命從其夭之于焉皆使公不
遇其三者乎又以房琯姚宋建時遇主先後有才陸君亦獲幸時
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贊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
人豈惟竟天巖穆不能善繼奔車蹶轍耶軒亦歷規行若使四
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

才之雅正　卷中　三八

元者蓋時不幸而宣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
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
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聆者其
氏學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次之爲文爲臣事
君之道不其偉歟

權文公在當時以文章著名然尚未脫徘偶氣爲宰相議綴
甚建明然亦與庸碌者迥別此篇序宣公稱論章敘事可歎
可誦吾手書公之爲人故請權公此篇更低徊不忍釋也

兩漢辨亡論　蘇軾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illegible]以爲人[illegible]中官以爲稱
民自賈夷成天下耳目而閒知靜切則亡而宦者爲
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偏道術得仕進亦一時大名致位
公輔然後所損無幾而多方委質保位持祿交游時君以
益屬附交附党參以結禍胎故其篡竊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
馴致之數年間相逢猶手撥頭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桀卓
之比乎焉以經術爲帝師身備僕掾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權

十人表　卷中　三九

任者之責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
專政時成帝亦悔悟天變而未有以决窮至禹第諮左右以問
之禹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警戒之際以
雅十月之刺乘其醫動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
成帝不疑之心救王氏宴安之勢上下相蒙睦然忘國家之慮
不至是循當闢陳切劇而別其辨編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
世之時方且睦小男子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欽然用家人匹婦
爲以身闢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逸執魁柄禍稔毒流

至於新都不可遷也斯可借也遷至東都順桓之間內統三絕
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
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為最尊
親可以嗣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
獨異羣議為庭許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卒趨識之徒同
李杜所守然後三事有工正辭於朝俾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
誅漢共羣公那反狗息也安肯滅畏懦虛使清河徙蠡吾
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宦之禍禍亂循環
以至董卓盜竊漢室化為蒿塗蒼據燒焚析之所由來久矣後
論者以疏遠上疏張綱以斗狄埋輪獨何人哉而不足思也向
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居世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
河王則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以國
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兀則但取賢者而相之立[illegible]
也木偶而尊之就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竟舜之哉宮哉
呼厥周之戎夢夷下變動日異之若是然後為理鄙于因肆古
夫且皆春秋漢臣之學心所憤激因辨其所以然

此論堪為宋宗李固吐氣亦使世上有一種假儒者與當氣
人見之羞死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



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

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其文詞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右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而更寫之以明暢。三代以下，能有幾篇文字。宋儒議其引大學章只說到誠意，不說及致知，為沒頭學問，已有代辯之者矣。謂釋氏以明心見性為宗旨對

病下段所引只宜截從誠意以下也今讀上下文信然未可輕議○公自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熟讀此篇自見○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



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迺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子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師道立則善人多漢世經學詳明者以師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學昌明者以師弟子相信故也唐時知道者獨有一韓子而當時又少責師者即如張文昌李習之皇甫持正韓子得意弟子也然諸人集中亦鮮推尊爲師者況其他乎以此知唐時氣習最重於韓子痛切言之唐學不及漢宋者亦以此也呂原明希哲宰相子又與程子年齒不甚相下一見即肯以師禮事之原明眞器即此一端非復尋常而程子道學得大明於時未必不由此云



##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此篇辭涉憤激宋儒爲己之學定不如此然公自叙其讀書衞道之苦心不可沒也且如尋墜緒之茫茫數語誰人能有此志向春秋謹嚴數語誰人能有此識解勿論七發七啓等不足比倫即賓戲解嘲等篇亦相懸絕也惟送窮文全係玩世憤俗之作可不錄耳

##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激昂嗚咽，抜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足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人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書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二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

於詣州訟理。為所殺。萬無子。張籍云。
氣薄雲霄。光爭日月。李漢叙公文。所謂說然而蛟龍翔。蔚然
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是也。從遠在地下。應徵有起舞。
讀者亦撫髀起舞。按唐書許遠傳。附張公此論。南霽雲雷
萬春並附列傳。傳云巡守睢陽。與太守許遠城久。令姚闇
等合造將雷萬春南霽雲和季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級。
萬餘人。萬春傳云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則將二十有五。
役皆死。巡雖詳。傳中惟四人遂其姓名。又從傳實雲亦不



肯降。遂與姚闇等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又萬春傳令狐潮
圍雍丘。萬春為巡偏將。立城上與語。六矢著面不動。巡任之。
與霽雲鈞。蔚畢召篇中但及霽雲而不及萬春。遂疑前之雷
萬春為南霽雲之誤。而謂作文者即當傳不詳所來也。
老人略說既舉霽雲小時粗聞。更不細及萬春。則昌黎亦
竟付之闕如。或略或詳。於文義初無礙也。愚既為此論。恐
猶是師心臆說。後閱黄大中有答張爾公書云。茅鹿門八家
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逸巖。至其批評謬戾。如昌黎張中

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而不
利案。而鹿門已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所應
此皆已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是前人已糾其謬。

#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

丈夫二字通篇骨子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



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

古文雅正　卷八

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

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呂東萊笑當時父兄無見識以子弟得一第便爲成材者今俗下秀才類然至有小試前茅便翊翊有私喜者斗筲器量



亦不宜爾此文可振士子則古稱先之志卻不能忘於進榜猶不思以好古自豪乃局於科舉耶

##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



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公生平刻苦肆力，本期至于古之立言者，固而有見於道。遂居然以傳道自命，然自叙其躬行實踐之功，少有見焉。至自道為文工夫本領，親切有味如此。余嘗謂自秦漢以來，惟公集文章之大成，此篇自寫得力處，尤不可不熟玩也。

##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絕大眼孔絕大抱負語皆驚心動魄此與原道佛骨表孟尚書書張中丞傳後序此四篇尤為韓集頂大字亦千古不朽文也

#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竪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



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征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讀原道等篇知公非徒文士也讀上憲宗論淮西事宜篇知公非徒道學也文士而不知道一書簏子耳語道學而不知經濟一書蠹耳世人見其庸一種講求性理全無器識以爲道學者類然不知真道學人必有實經濟烏得分判哉公此篇古勁雄健字鍊退琢而出效西漢而無其遲蹇亦足根紀荷

#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世之捐溲於時文久矣。不但無志于道。即肆力于古求可傳者亦少焉。故登此文以鼓之。至其文之變化縱横。獨出格調。尤令人有舞蹈之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制，只述其言，獨闢一格，人無溢美之嫌。公之為文，變化分寸，無所不有也。○前段可作郭令公像贊，中段可作陶靖節像贊，末段可作諸趨走勢利全無廉恥者像贊。○案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愿。唐書愿傳：愿少謹，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至節度鳳翔，自是通聲色而政衰矣。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又袁南永康元中建安州五百家註本，此序後附載唐人高從一議，以証其非西平子，蓋以兩人同時，其姓名適同，恐後人不及致辨耳。公又有和虞部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環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又正握節旄更非前官高蹈者可知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此篇小原道也。公凡送浮屠詩若文，必先斥其非，而示以正道。此公之所不可及處。公于談道之文，雖有所見，與文士大異，但于窮理修身諸確細密處，未能如程朱之親切說出也。

##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

古文雅正

使于四方，聖人重之矣。此篇古雅者，令我玩誦不置。

##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慮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公送行序多用議論以疎宕勝此獨敘事古奧渾厚錯綜妙在極雕琢極自然明代王李之學左史徒以險澀自文但見作意而無自然合度之妙胸中典古字亦少似妝點輯綴而非內流者公所以絕殊也俗子讀韓文但能套誦其疎宕者此等不究心故全不知古文落籬而入此篇極有法度易學 自敘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敘關係之重難以處置

也宜其日外未見其廉悅其成政而來年何難然則中名
推下王公登昌得廣州本無可稱者公只叙關係之重未略
帶戲一筆公為文慎許可如此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
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
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
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
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



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
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
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
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
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
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
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破肅慘黎入于五內徹于九霄

#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李師道]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武元衡]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唐初碑碣盛許大手筆不過開闔排偶耳視公作猶吹吷也

皇甫持正作公墓誌稱公文云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讀此文益見段文昌改作之文唐文粹載之比此正嬰孩耳以其備排而無作手也起筆從尚書周官脫來案唐書藩鎮傳全載此文克肖作克尚無明年平夏句吳慶作鄜延寧慶漸西下多徐泗二字四軍作五軍大吏作天吏部廟祠祀其無用樂節去祠其六字合戰去合字道封作道封下臣愈去臣字乃相作及相釋其作釋于今時作今既借來作來備要本走笨職作走職疑是脫誤未必當文乃調和附作利亦誤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



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



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安溪先生云：子厚不過困一時，依附匪人，未路悔悟遷善。又有政事可稱，居一官則盡一官之職，此乃君子人也，豈徒文章與文公鼎峙哉。余友陳少林亦云：公此篇不為隱護，而子厚心迹自見，末段敘鼎旋折，盡情掉致，子厚可以瞑目矣。○中叙朋友一節，尤能使庸薄僥負一種人縮首流汗，其有關于世道人心者甚大，故發斯遊。○公生平最篤于朋友者，故

人存役者為薦拔經紀，故未叙裴度二眾，特為稱揚。不自
貴重顔籍籍。穿句挽從安溪先生讀，頗精猜言顔情耳。韓子
又有上鄭相公啓云：無一分顔籍心。此最為確證。



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
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
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
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
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
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
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
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
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
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
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
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
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

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再鱷一篇更有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公至末年，道氣益壯，厲文益雄擅，讀此可見。公守潮州，潮人思仰之甚敬，凡山水皆以公姓為號，此以見振古人物，小用之則小效，誠心實政，自足感人，山水易名，流風百世，偉哉。



## 為裴相公讓官表

韓愈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illegible][illegible]行。不[illegible]元和之初，始拜御史，遂以論事[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府。廷間伏承陛下知臣之罪，擢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綸誥。以責實思[illegible]，大節已盡，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酬效理。無以陳聞於裨補涓埃之微，而謗讟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察其愚誠，獨斷不謀，特[illegible][illegible]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懷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宰羣臣畫飾之目，才智效能之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報答，心負恩，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猶欲竭愚，未免[illegible][illegible]。陛下不以罪責，更擢寵光，無須[illegible]綱，又臨邦[illegible]。聖君所厚，[illegible][illegible]所錄，[illegible][illegible]防虞，殘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毫被[illegible]命獲全，忝累祖先，[illegible]度班列，未[illegible]所措，[illegible]紙自[illegible]，[illegible]直[illegible]陛下

擢臣於儔伍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今其所乎，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榮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蟲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俊秀，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今所冀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文至東漢，漸趨簡鍊，渾厚之氣不如西京。至三國，晉又加選言之功，以韻調勝。六朝因而爲四六綺靡之文。唐初承此習，韓柳始一振之。此篇雖以排偶行文，然筆理得史兼三國六朝之勝，而渾灝處轉直逼西京者也。歐蘇王曾諸表皆效此體，綺靡之風衰矣。

##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

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無原道一篇不見韓公學問無佛骨一表不見韓公氣節或謂公生平耐不得困苦貶竄似非樂天知命者余謂公見義必為全無懸伐素餐之態惟初年在京師未免有汲汲求進之心然一為御史絕不顧惜則以諫宮市貶陽山矣既貶之後量移散秩如作送窮文進學解等篇大有牢騷不平之意然及其從平淮西作侍郎使優游養望便可作相而公則以諫佛骨貶潮州矣潮州上表有窮蹙畢屈之意然及其再登朝則以身使虜龍面折庭湊更無推托畏懦之狀公之氣節屢挫不折如此所以為有唐萬代人物而配享孔廟不替也不

然張惠孔先獨邦文尊哉



## 請遷元宗廟議　韓愈

古禮儀使泰議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尚書紘之、是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五代以卜下三士以下周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

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大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



又伏以今年宗廟遞遷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斯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廟祧之禮鄭王異義自晉武受禪外祖之況六朝因之非周之舊矣此文所議最與經合惟祖景而不祖獻禘亦為合食之祭未為盡協耳文之醇懿簡潔誠所謂六經之學絕而復新者□集李漢為昌黎門人之最親序者集序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獨[illegible]後人始收之外集何也

## 韓愈傳贊

新唐書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𧉧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舊唐書贊韓公殊失推崇，與輕儇文士初無大異，此始極力尊之，山斗之名，萬世不易。文亦低佪往復，鍊氣凝神，出之綜，又一代獨步。作其贊者幾經沉研稱量，敢輕下筆耶。皇甫持正作韓公墓誌，雖推尊其人，然贊其文獨至。李漢序公文，雖提出道字作主，然亦是贊其文能合于道耳。韓公本因文見道者，故二子所稱揚不過如此，亦二子之本領則然也。此篇遣句琢語，規步二子，而見識議論卻又過之，蓋道出韓公衛道深心。

#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段公忠義明決敍得懍懍有生氣文筆酷似子長歐蘇亦未易得此古情也先敍上七人而後見晞事似太爽快近危適公蒞知晞可與言者又不知此而先見晞恐不足以顯之然公是時義激于中生死總不計及不必多挈也此豈自分不死耶



##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儒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判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上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間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誨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陸氏蓋知此意以求其遺法之原非若他家莫得而本者也此文醇深峻整雄西京藝文志殆不是過○文通字允中本名淳避憲宗諱賜今名所著春秋三種纂採啖趙時益以己見啖趙之專家久不孤行其所存者恃此而已○解春秋者三傳之外有唐三傳啖助趙匡陸淳三家是也始能擇經而不專守傳最得春秋體要宋程伊川胡康侯劉原父最善余尤喜原父之說宋末家氏鉉翁亦明決宜爲文信國所心賞之人



##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鄙後之顔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陸歟夫而樸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書而已矣其大書積甚富於纂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厚而後可以有藏擇其所以出之者爲己更勤乎人也道號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之吾字使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難焉知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猶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然去於實矣

柳州一宗之游不但文章政事殊絕駸駸乎有道德之風矣此序其理韻調俱勝可歎可誦也

#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



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子為知道）道（柳工為文章耳）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

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此篇當與呂叔答李翊書參看見古人以文章名家皆由苦心力索之功我輩才不逮古人而用物取精不能及其一二擬然欲以文章自命不亦深可愧哉韻其自言曰文以明道又曰羽翼乎道則全未全未説其自言讀書不過以為作文也有何嘗有探討服行之功朱子嘗曰學夫傳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為事業舍更曰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為藝術也蓋漢唐五代之際人不知道傑者猶復不免程朱以後而道始明知讀其書者便知其體段但不能加克己力行之功究竟與道無與耳然則程朱之功誠不在禹下寧有望于今志者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二人以言財利幸[illegible]宰相度上書極言不可）

裴度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況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晉公為數朝元老以身繫天下安危如郭令公者三十年韓魏公論唐室名臣最宗仰之余初意其慨慷弘遠人也讀其奏疏激切乃爾直欲聲淚俱下

論魏弘簡等疏（元微之藉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度上表論之）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克啟雄圖方殄頑人已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道兵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貴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臣比所以隱忍不顧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illegible]潛壞將略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illegible]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遂其欺罔下亂聖聰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

書詔多有無益縈壁之事之意不暇彼以臣欲招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於使所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以臣愚見若欲中外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北逆賊縱平無益臣伏覩國史知代宗之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繇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凶邪有曉日月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微之與樂天齊名初年直節文學焜耀一代嘐嘐之志皆是不屑末路困于外郡決意思得高官彼其貪榮者但欲見媚濟以居位有耳不知作相僅三月於濟未見而失身害宮雖免正人之議矣即微晉公參劾亦難自解免世之抱負不凡者當其未定腳根教令遂以相市殺身慚惜屢馭此爲中郎同論以見吾黨出處不可一毫自苟也

## 復性書下篇　李翱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于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

人耶

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推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疎。大堪警世。韓上宰相書時年二十八。李作復性書年二十九。讀此二書。似韓銳於功名。李志於道德。要亦隨事而見之文耳。然習之稟性較寧靜。



## 祭韓文公文　李翺

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憂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於太常。聲殊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

韓公于翺。蓋每書之爲弟子。二子祭文及詩。則以友待之。古人所謂師友之間者。原有此種。要其推崇服敎之心已極

其至非習之方不能為此文也。程子歸格前為袁叔小史業者朱子於蔡西山為老友西山則事之為嚴師呂原明抑程子年伯相埒首以師禮事之觀宋儒淵源方其見解未也必各有未盡處。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策　　　　望賛

對布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味謂致君之術寧仁而不行有執以敗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尚於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條主心雖滅妖言之罪無所悔焉然達陛下以至德謝與諫者遠闕制治中外擧直言極諫臣學斯學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倖所諱惡有司所與牽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謹昧死以對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上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夫聖時以終歲累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乎書春秋予之道以謹其始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然而不作之勤則可以親與而居簡無為而不事矣臣所以為者守闕於宮殿將見天下將傾四海將亂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則不可易而守也夫以寧其甚勤其績大宗定其業元宗攄其明年於陛下一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者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紹興其盛者矣春秋開

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弑之戒違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訐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發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御侍從伏生於今日矣

臣謹案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人主惟無可正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門生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古文君王　卷八

且宗儀未建綱紀未修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亂者以安君爲名稱兵者以除惡爲義與刑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故樊噲於閫而書陳表盡當車以抗詞宗房發憤而殞身貴武不顧而奮命伏皆陛下聞知之矣臣謹案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晉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謀臣懷詩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驚其禍適足以爲臣之口而重奮臣之禍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削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以任賢之謀無旰食之憂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敗宗不康之禍不覺生禍伏惟陛下深鑒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以[illegible]五之[illegible]可惟

下く生王　卷七

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訖嘆焉如師之教導焉今或不然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率由方鎮賣家因其貨賂假以氣勢尤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位清要之路而有驕暴之心居下位無患詘之節而有姦欺之罪加以國權兵柄專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昔者黃巾不獨生於漢臣謹按春秋

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著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質立南司北司之名或紀禁於衙則亡命於北或用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竊占也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肖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有畫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委弓力稱將有事則擇來將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大將不得以事任於養勳封軍容合中官之職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寄除究道而許民以柳揚威揚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若是以侈鈇閭里竊細審厝兵牽輔緊縈乎度用亂綱紀張其夫之庶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踰扞之患矣乃能見錯患漢盡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謹對

劉蕡著權要北都庫推劉蕡策推文信國殿篇忠慎氣貴薄而出又肯說刊諫言王氏瑣胡居春言王倫一疏而有之魄力兩相爲占。因原策太長節之以便誦讀要其精處已盡于此

## 答問兵勢

張[illegible]

今與賊戰。委令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門。勢有同異。臨機其作。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胆智行以不然古本教戰陳今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則其殊公對云不知今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雖二代仁義節制之師不出是道。



##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尸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夫、婦不數情愛上靈何等斟酌）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



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守在四夷）

若徒以鍾字鍊響見長六朝以來儘可充棟說得大有關係。驚心動魄使秦皇漢武見之民命其有瘳乎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此文可作註腳悲痛之聲徹於萬古。

## 禮樂志論（大見識大議論）

新唐書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



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

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原本洞澈敘次明整學識筆力兩得其勝余家居十年嘗私纂為通行之禮行之一族與同志共勉之按兄高安朱可亭先生儀禮節畧一書廣大精詳歎為化民成俗之助殊自愧淺陋不敢以示人夫禮者先事所以防未形之欲故稍畏張子必以禮教人名為有志于學而不能守禮是猶學農而不執耒耜也簡易可行情理才協是所望于務古者



## 食貨志論　　新唐書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

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税至於鹽鐵精選而
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
愈弊以至於亡焉
租庸調府兵之法北魏宇文周時頗已施行特至唐初而制
度方備耳余嘗謂商鞅之罷井田楊炎之定兩税一變而不
可復固變法者之過亦世變使然也酌行限田之制量成養
兵之費勤郵時閱簡任賢司牧以涖之亦庶乎其可矣

藝文志論　新唐書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
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
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
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
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
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
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
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
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
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録者五萬三
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
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會
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

名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湮沒磨滅亦不可勝數其於文少實不足以行遠雖而俚言俗說猶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從藝文志論非論學術也故以含蓄委折之筆出之然上下數千百年源委明而尊尚亦正

## 平邊策

王 特昌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則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叛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盜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遵賢良不求以修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愿信賞分以結其心實倉廩罷以爭其力恭節檢以豐其材從役以時以養其民實其倉廩書器用備人才用不緊

十文字云 夫人

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得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不大發則我獲其利

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書生之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貸之。

五代惟世宗為第一賢君。使假之年，削平諸國必矣。削平諸國之後，其規模豈隋文等比哉。王朴此篇天下大勢了了，亦與淮陰漢中之言、孔明隆中之對相似。上半說治國規模，尤為深知治體者。王景略一流也。

# 一行傳論

五代史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

歟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以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得大史公之曲筆可以闡幽可以勵俗先君子極喜誦此篇讀之猶感愴有餘思也

## 伶官傳論　　五代史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唐莊宗自平梁以前英雄倜儻所向無前一小太宗也後來

狼狽乃如是遠猿之中人也殆哉。世有半生勤勞得身居官。後圖利心勝進心。萌不旋踵而受禍者多矣。況子孫以遠猿承之。有不速壞乎。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正堪痛以刺骨。子長論贊又多精確。或每其一二輒寄感慨數語。孟堅則是非不苟。直下斷制以矣。自是以後家翻一家。確守繩墨。惟歐公論贊。忠君愛國之心形于筆墨。欲使人主有所觀感。後世有所勸懲。其文之短長不拘。因此可見其品端

馮道傳論　　五代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

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取一絶無恥者與極節烈者同論不加點竄自然成文此等最有關于風教○馮道先事燕猶爲君臣之分未定也後歸唐相明宗明宗爲五季賢主道之進規猶有大臣風度使其遂死豈不爲五季名臣哉在郭崇韜安重誨之上矣老而不死遂無恥至此



## 職方考論　五代史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哉無他以自存焉爾其變則雖萬國而治失其道則一天下不能以安常非一本於道德哉君之盛修德名天下爲道而其勢未分然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趙王鎔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

泰鳳階成復入于蜀臨當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泰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幷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藩鎮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者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諸



極繁碎敘得極簡明故曰馬班以後諸史不但學識無公此即文筆亦當推第一○孟堅諸侯王表序多襲乎長原文此則效其體製而變化出之

仁宗紀贊 宋史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馳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下所首推者論贊亦酷效孟堅漢文贊

富弼文彥博傳贊　　宋史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德足花
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人也
言其對事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
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
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然承平之未共定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後弼彥博相繼以老而人無
忌善類論香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豈不信哉



宋初一朝宰相未于推李文靖為第一然二呂二王文正皆
賢相也仁宗朝政序名賢惟韓范富歐陽然范仕為君政
未作平章惟此賢相其韓富杜文乎杜文人物稍不及韓范
富皆賢相惟一一論賢重得體末一段說得賢人關係國
運天下盛衰于此以後也

諫垣存稿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
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
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於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
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諫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
勝之為主難矣茲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為言不宜外補
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留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思古之
重非而祈廷諍之難豫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遇明端標高議博



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德而使吾不肖者冒而居之固不
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嘿然自知不任者之
之序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故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
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二歲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
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
九幸免重戮遂登諫垣實前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奏稿欲而
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參謀議有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苟顯而播之則後世何法焉于是存而録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猶思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讀而閲之知直道之無咎也敘之有述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泰寧西齋序

昔王文正公曾最喜公疏曰他如希文亦未免近名今清公自序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蓋希文所同特范公氣稍勝耳韓公不貴近名而大曰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使激者當知所取裁庸懦者亦無所藉口矣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前半設局造句猶是文人手筆末段直達胸臆非文正公不足以當之。或問史臣呂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為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公大矣而本領微不及溫公誠矣而規局微不及范公憂君民之念無日不存乎中心事如此日奇天公誠絶倫超羣也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所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嘗觀萬於前聞而人不以為修飾而未學者常三百
餘人今時客於吉而從官于朝進不能贊輔天子之盛美退不
得與諸生講論其中然于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
使歸於善其所以為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無教者以不倦之意
須遲久之功至於風衰興行而信於天下後為學之成今州
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君之績尤於學之
有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侯天子之詔而息以中止者
予佗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
而可為公卿問其所以然皆由於今日中建論之方其始而矣
力於李君於其始于此而少留被其流光則李君之德何
可道路而愛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見家者焉而資之後
歌鄭風之歌吹獻酹之酒以待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
思二李君之遺迹不前矣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
門廡以俟

尚將可記雖于適之大原未能同於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
切相小學行之中發揮研究精詳正大文章成天下宗儒



[illegible]文

## 胡先生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著為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



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著陽於君詔且志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修述

銘表雖與公所誌大臣碑表如王文正范文正公等篇以夫子之文不入學者于夫辨聖人之等篇文情俱佳尤甚關係此而胡公處只數處而胡公身分已見篇中如伸元時考見之時只于稱有未嘗考使生于張程理學大明之後必又加此下語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



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



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

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
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
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
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
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
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
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
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
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
子雖毀其何傷

石守道正孔子之所謂狂也信道篤而議論發皇下之不以
成就人材上之可以裨補朝廷下亦其行甚不爲高蓋未至故
動多觝語仁宗爲有宋極盛之世猶多謗焰嗚呼難哉歐公
極力推尊文章健暢讀之能令頑廉懦立胡安定孫明復
石守道李太伯皆范文正公所獎借成就者嘗延與其子純
仁同學而守道乃明復之門人也程子又安定之門人也余
嘗謂宋學將興之際有范文正公以爲宗主及諸儒蔚出之
時有王魏公爲之薦揚歐公引翼張鄧公正獻公皆薦之于
朝也學術之興人才之茂皆由一二大臣者有知人之杜
識有好善之誠心其關係也如此

#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

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
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
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
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
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



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
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
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
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十有五
日[illegible]修表

此老一人把人歌泣今每讀出師表及瀧岡阡表未嘗不涕
泗涔下也

##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
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
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
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意旨通
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
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
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



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眾曰惟
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
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
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
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
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承學之以徹終
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歐曾王學記敘三代之學甚詳此獨點明一筆從忠年大節
發明朱子謂其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詞旨嚴練鋒鍔迫人。
有振衣千仞之概此歐曾王。應實過之。素樣王篇他甘仙
紺二切周禮有撰人事論王志。



##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所以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

于以之女子詠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illegible]助
詩書[illegible]之教[illegible]横[illegible]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illegible]雖有
此[illegible]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illegible]
南之業本於天子夫[illegible]小[illegible]知文王之所以[illegible]行
内[illegible]本於天子[illegible]化[illegible]則后妃[illegible]
[illegible]行化則[illegible]南[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成其難而及遠則南[illegible]
之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
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狗於外物而不



安其身其室家[illegible]不見可法故[illegible]於邪僻豈獨無相長[illegible]道哉
[illegible]於[illegible]顧利[illegible]不知反[illegible]者往往以家[illegible]故也
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illegible]也[illegible]去
二南之成[illegible]遠矣[illegible]于南[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句[illegible]所[illegible]之
[illegible]可[illegible]矣[illegible]傳[illegible]書[illegible]作[illegible]苦[illegible]之
與今序詩者之說尤異甚[illegible]不可考[illegible]於[illegible]篇[illegible]以
[illegible]一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illegible]計[illegible]
反辭所以自脫者一合於孟子然此傳[illegible]有之而孟子所不道

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illegible]多如[illegible]
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illegible]
[illegible]周史本經術古茂庶亦有[illegible]
不能詳其辭旨往往有一段大議論此序其一也

#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



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出於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已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管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奢侈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



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

寄其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通篇贊乃祖直節。兼說出所以不得大用之故。有起有收。中分數段篇法井然。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勵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

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倡，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



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比吉州慈溪學記更說得詳明親切。有學識，有筆力。此達夫淦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堪與原道並傳。曾文多本經術，議

論亦平實故朱子善讀之



##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君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



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作嘉祐元）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堂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魯公歷事四朝丹心浩氣九死不移予固直以堂正之旗陣發之震耀聳動故曰至文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巨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

仕家於衛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宗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若著其蒞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紀人經齋得夫手筆叙之更可法可傳也是以救菑大略推趙公之在越州富公之在青州有心斯民者所宜挍考而徧記之

##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夫豈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

可見也今堂寺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諒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



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耶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或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意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以直諫為揚己之過而不知納諫正所以成己之聖故舜至聖也而益戒以無怠無荒為戒以慢遊傲虐況其他乎太宗之所以致治全在賞諫臣而虛心納諫前[illegible]此[illegible]序[illegible]書[illegible]

比於其大奏議序更曲暢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文正公仁孝之心從本原發出，直貫至千百年，故義田歷久規模不廢。若稍有近名徇外之心，則不久而爭且廢矣。敘論明暢，可化鄉俗，為實歟。


古文雅正　卷十一

##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已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于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于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嘆也。

不明說獻瑞之無稽，而語意自見。偏說到移風易俗，介甫執拗見矣。介甫自謂行先王之道，乃至知人不明，聚斂未息，釀



成宋室之禍，然此論却見筆亦勁峭。

慈谿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



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功不為而成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



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

而進之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于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前半論學處與子固宜黃一樣介甫特欲為簡括之筆耳曾王之文始用長句不古不特自是創體然王雖長句猶有峭勁氣曾則以平衍勝也



##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起得妙）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數語括盡筆力堅厚）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

筆力斬然却極委婉

#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絕大典冊兼傳應制之作。却以簡峭之筆出之。又極得體。存之以藥浮冗。



#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瑣瑣少依。人惟以序。合功取闕。尹帝之知。[illegible]

赫赫之家。勇首諫諍。獨當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illegible]

[illegible]辭與俱出。威俗之衰。[illegible]正怡邦。寒審我初。人以節嗟。

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有舊。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私。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illegible]。[illegible]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當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illegible]

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illegible]

[illegible]

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妻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奔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孀環人蒙以興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范公非立法度以變易天下者觀其所上十事條目不少于介甫新法也故荊公與合獨深贊頌倍至然范公所以法古為天下人心風俗起見養才然奸心事如白日青天荊公所以法多為謀利富國起見偏狹而用小人附己者此其所以



大不同也祭文特雅峭奉寫范公曲盡余愛范公故樂誦荊公此文

##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



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

不能忘情者，令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介甫初賴歐公薦揚，聲譽遂得顯名。及其柄政，日攬公與新法毀之。上前曰：此人在一國則壞一國，在一郡則壞一郡。蓋忘其復用狙詐也。及歐公致，良心復萌，祭文特佳，故錄之。





##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後而起以負扼而止之嗚呼符君而已於斯誰又使之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所謂大丈夫也
介甫以播私意於廣居正位大道之云爲嘗有當哉然杜詩
以孔孟期於此三句似亦可無愧如此文殆實然焉事力殆
故余謂讀介甫之文者但取其高志毅力以潛心遜志體道
而致中何不可之有



上殿劄子　明道程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篤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此等文字是大人格君第一要務坐而言即可起而行海上翁劉子所以大其規模此所以培其根本也三代以下最可惜機會是宋神宗時以神宗有致治之鋭心諸臣如程張司馬等皆非三代以下人物乃爲介甫所誤諸賢發竟惜哉吾得之胡敬齋云



##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明道程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郵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
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
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
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廪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
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
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學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
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



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
之學以觀其實學業荒行詭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
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
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
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
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
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
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

為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為其有學行殊卓眾所信
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焉凡選士之法
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
在州之學諸州之因學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
不得以驕倖謂第一以道德仁義教育之人專以行實材學升
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
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



本也此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董江都賢良三策重教化一事術可謂美矣程子此篇規模
廣大法度詳明切要而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胡敬齋
謂此篇規模比朱子貢舉私議更廣大可行誠哉北宋文
質存而實久軼暢此篇氣味不惟直追西京且追周官之遺
經術學術之關乎文章也大矣先擇訪名儒萃於京師講
明教授然後擇其賢者以主太學及藩府州郡之學又就郡
學中擇其賢者以主列縣之學而升之州郡之京師試為官

之條理井然



答橫渠論定性書　　明道程子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于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私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張子苦心力索之功多而明睿所照之功少明道示以定性之學包內外兼體用歷聖傳心之要而一篇中却未說出工夫了夫所存所發惟戒懼以致中和而已吾性定而天地萬物位焉多自私用智是性之病根在此正與中和反看七情中獨於怒揭之蓋以怒最易壞性也朱子解云忘怒則公觀理則順又程子平日嘗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當與參看

## 論經筵劄子

伊川程子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語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之而已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乞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



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質一物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

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

秦漢以下諸儒告君文字。有能說得如此平實該贍。純粹無疵者否。伊訓說命差堪比擬。伊川先生上仁宗書時年方十八。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志則大矣。然下手工夫尚未著實。至代太中上英宗皇帝書。分為立志用賢責任。深切懇到。與經筵等疏。字字可見之施行。誠內聖外王本領。學以年進。又貴深造不已。信哉。案先生集中有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又進劄子三道。此括三道之意為一篇。乃群言



本也。貼黃云。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可謂深切著明。

##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程子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



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

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
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
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
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



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
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
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
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
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
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篇中論顏子所好之學大約謂先明諸心知所養而力行以
求至於善耳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切實用功處也得一善拳
拳服膺其好之實據也不遷貳過其好之篤而有效驗處
也學以至聖人之道及信道篤是一篇眼目俗學只為不求
學聖人信道不篤故末一段慨歎言之張子云既能少置意
科舉相從入棄聖之道者乎同一無限低徊是時伊川年
十八遊大學胡安定試此題先生見地如此故曰二程年十
四五學聖人不虛也安定得此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
以學職

# 擊壤集自序

邵子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戚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生死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

形之於物寫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
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情哉鍾鼓
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不若
發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
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
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
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朱子曰諸先生說道理都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邵子患



自序擊壤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
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教之橫
渠心統性情之言又云不易之論此等語秦漢以下人道不
至又云康節說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道之形體仁義禮智
性也理也而具此理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以道
觀性者人只然天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
道不能無此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甚思慮
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能如此而身却不能
如此是心有不能捨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者有不能盡其
情狀變態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
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
是以身觀物者也又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
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公續其書十五年而成上之）

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其大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二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病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自敘編校苦心要歸總欲神宗留意監古讀之末段忠君愛

國之心情見乎詞。與荅書立說垂鑒後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其文氣懇切古茂直逼兩京宋人少有也。溫公作通鑑。其功不在左氏下朱子因之爲綱目。其功不在春秋下。千百世治亂興衰得失具見於此。切已讀之所以長益經濟啓發忠義者不少名爲讀書人而二書有不及見者。可不謂大哀乎。



## 荅程子書

司馬光

承[illegible]及[illegible]于厚[illegible]命[illegible]奏對。以爲[illegible]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illegible]今世之人[illegible]之禮者也漢[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不足法[illegible]古者生無爵死無諡[illegible]大夫以上者[illegible]所由[illegible]以爲士以有[illegible]父始于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illegible]不[illegible]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稱非禮也。[illegible]而誄其師乎。孔子[illegible]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illegible]人以禮[illegible]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illegible]以孔子爲比乎。

議論茂橫而有東京以逼無此風標。溫公奏疏史論甚多。[illegible]有關治要獨選此最古徑一篇。此等文筆在宋[illegible]爲絕調且不見程張司馬邵呂大雷諸君子之相聚不使然也。[illegible]令人神往矣。

論聽政 宣仁太后崩小人乘間害政乃上疏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稱頌。今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盡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當爲德音。行爲仁政。以對答天下生民之望。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



任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周公既成王。追念其勛勞。賜魯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專立宣帝。霍光既殁。宣帝亦尊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于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皆有扶持勤勞。然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方幼。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illegible]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假借於人。人所[illegible]。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illegible]。然後一往。太皇太后[illegible]。後徐王得入[illegible]。公說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illegible]以



今生民凡皆爲趙氏。外[illegible]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陛下知太皇太后[illegible]保守祖宗以來[illegible]四十二年天下[illegible]政事也。而仁宗聖主[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遠奸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以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illegible]

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時調停之初太
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放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
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計者亦難當處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
天下之所仇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
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序
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

古文雅正　卷十二　辛

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
罪則恐邪言者必競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
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
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
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歿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
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
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
[illegible]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

名臣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而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
下人心乎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
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此等既上假先帝今
人欲復假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
自太皇太后寢疾躬親藥膳未不解帶驚憂以來哀慕毀瘠又
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至親之際無所間然而
臣等竊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
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讒說流聞於
外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深留聖思

古文雅正　卷十二　土

當宣仁時元豐大臣洶洶乘機播弄范忠宣呂微仲已有調
停之語宣仁崩諸君子知必不免宣仁臨終時數言亦知必
不免也范公此疏正直委婉欲以先入之言早杜其萌篇中
所言如親見後來紹述之禍而語語對針宜乎哲宗見此疏
即自毀其稿列名以進也古今第一可恨事莫如元祐之
變為紹述指君子為小人以間宣仁極矣甚至有欲追

唐宣仁毀司馬公之棺者事雖不果是以小人之心無所不至不觀往來之禍不知此疏之佳處然公之心豈亦其至此哉自古忠言讜論釣患于未形稗益人家國者其可名言也



## 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



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

呼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改死而生不為我使兄弟之情如足於手其於戚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明允文章多兼以縱橫刑名之習五經等論尤甚而未純獨此篇故公敏堕至性流露文筆委折可歌可誦卽不左觀其譜讀其引孝悌之心有不油然而生乎安溪先生嘗曰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則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此語最為切正易傳所謂體仁足以長人程子所謂滿腔



周子之也存書此語于祠室以勉族人詩眉山斯引更為

#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



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何等騰挪何等筆力）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曾鞏叙陸宣公奏議文亦異[illegible]）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相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性即內則綱常）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之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illegible]）德之見於戰者也

八[illegible]中蔽專論范公文正公稱公之文亦酣玩不置陳壽[illegible]諸葛公文集表數百請不厭蘇長公於范文正公亦數百讀本序因以其文之佳亦以其人故也長公文以雄偉閎暢然此篇更出以簡勁

#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

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長公氣節文章照耀千古，謂之知道則未也。觀其推崇歐陽子，不喜程正叔，本領具見。然讀此篇，非具千古隻眼者不能。是何等識力筆力。



##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illegible]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illegible]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illegible]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



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上半典謨韓文公後半方是潮州廟碑精力全注在上半後半只淡淡寫來耳韓文公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三大人物其碑記序文得蘇文忠公以崇論閎議精思浩氣觸之天人物得此大手筆快哉

##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



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係頸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僥倖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



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也僅而得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也以亡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

秦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收者三四所費動以千計
而每內姦熄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
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
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
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
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
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
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
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
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
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後見此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
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
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
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
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

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
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
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
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
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
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
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
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翫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
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
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
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
官廩祿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
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
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負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端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撻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埸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令此二帝豈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忽忘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心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聖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弔古戰場文讀之令人心酸此篇讀之令人神悚此種文直是關係數千百世國運數十百萬生靈者至文也　諸葛公六出祁山宋高宗主和議又嘗別論篇中故有得已不得已之分神宗以用兵故前後喪師至六十萬聞報傍徨數悼悔哭無及以隕其身此諫痛切言之其堅若券

志林論始皇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治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

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大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請知請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因始皇而思及漢宣漢武所以為人謹嚴熟人存厚者實為良鑑文亦雄偉宕逸自行自止承接之迹都化此等文惟韓集原道等篇有之於蘇曾王未數數也

臣事策一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同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



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

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其下有所畏懼而已
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
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
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
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
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
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
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

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
出入自恣以為有權而不知此乃所以潰其國徒見天下之
果敢直諫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
不亂於以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養亂相仍而不悟何足
道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
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捕
處其蹤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
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

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意以為凡為天下宜
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
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
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
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
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
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
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



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
詰責其慢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一為怯而
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精切世事須闊暢蘇氏之長技也然權臣重臣二者最難
辨唯在人君之明也至目前諸論之甚有申屠嘉
霍光諸葛亮此重臣也若周亞夫蕭望之王嘉楊震李固杜
喬則可為重臣而卒以忠死者也房琯之在太宗李德裕之
存武宗此重臣也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以重臣而死陸贄以

重臣而貶棄廢以重臣而終不得行其志者也。宋之王旦、李沆、韓琦、司馬光，此重臣也。若范仲淹、文彥博、富弼、趙鼎、李綱、趙汝愚，則以重臣而或疏遠不用，且或貶死者也。即以偏安者論之，燕之用慕容恪，秦之用王猛，周之用王朴，此重臣也。耶律楚材雖非純臣，然在莊宗時亦可為重臣。以識見毅處禍以速。嗚呼，可不慎哉。



## 貽蘇軾書

畢仲游

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天下論君之失，如論錯之用兵，論鶴之腎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且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游其間，猶抱石而救溺也。

杜祁公衍有一門人將作外吏，素好敢論者。公戒之曰：無益于事，取禍耳。與此同意。文忠先節雄文，光遠有耀，其亡也，李虞書傳曰：皇天后土，識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文也足以當之。然往往以言語得罪，少停蕭然酒，亦其完養有未至處。

論岳侯　岳和

金人所以不能得志於江南者，欲令我中原以中國攻中國耳。相宋國得以兵親衛，臣敢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畿，擣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成算在胸。武穆之功非徒破金也。如李成、楊太諸劇賊，皆據數十萬眾，非武穆孰能破之。武穆折節儒者，惟守忠孝二字，行己公正，無取禍之道，乃為秦檜所殺，死時年方三十九，痛哉。宋朝有二大可恨事：一則從人陷為詞學諸臣所為書人是也，一則秦檜殺武穆是也。使天意為宋作主，不知更如何恨乎。先儒謂孔明不死，二十年可以取魏，乃功未成而卒，于天也。武穆累捷，使復方張，乃為之困而又殺之，人也天乎。胡致堂謂漢武時若用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最得。余謂高宗朝若用李忠定為相，韓武穆為將，何仍不復哉。

送程棟寺序　朱松

廣平程某棟寺為余外兄，從余游於閩者二年。余語以安遠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無言。司徒文子問于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慕吾身而後加吉服。夫子失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于諸侯，曰喪貧，喪不欲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貧而居以寧。內親先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根葬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古人有云，非用父母者勿祖也。江出岷山，自荊之楚，注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之有小川之乎，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聞，傳曰：寡妻鰥夫不可侍也，君子不獨與侍女之歡，名其收性也。故告之五曰：勿使安禮，以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自之於其有行於千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為學之善，味於淵泓之合，能解之而為其大，非學之於歸矣。他日就經而來，問予能入乎堂流而不窶其味乎，尚能為君辨之。

送行之序別有良規另一格調贈人以言此本之老子贈孔子及回路二子相請贈與處最是古意後世滿紙虛詞多舉少規失之遠矣

## 上寧宗疏

朱子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擇與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無常小技誇多以爲博鬭靡以爲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得辭及愚賤則臣竊以爲過矣臣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亦至於此學則因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重[illegible]

以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讀書而不知以循序致精則於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

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門閒此等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夜孜孜毋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朱子生長高宗時歷孝宗光宗而寧宗之初朱子已老矣自敘臣平生為學知其已試之效以是告君是所謂其君不能者賊也也幸生朱子之後得讀其書不以是自奮者自賊之大者也

## 賀陳丞相書

朱子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丈夫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益篤天下之望公益深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雖若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篤焉以究其位熹受知也深竊所憮然未知明公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



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引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功利及於天下有合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所以善其後者其亦有出於此乎抑猶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則願因以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願明公留意天下幸甚

陳丞相名俊卿朱子知交好友也作相月餘朱子所以勖之者如此古人朋友之義如此大儒作相規模如此

## 與劉共父書　朱子

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則日暮從容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蔽則其察之得



以精識之素者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勦隨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態有久良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此陳畢進則讜言日聞而君德修取人不收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頼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狃於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局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業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未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當之材不足以待乃始訪求無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故曰才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精力所及則察之察之所不及則親之親之所不及則稱之稱之又不及則繼之蘇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而捨大与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言曰有人告曰其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其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揆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薦賢爲事君第一義宣尼所以心折于鮑叔子皮而遺恨于臧孫也三代而下惟狄梁公王子明呂正獻爲君能賢不遺

餘力蓋秉彝之好與忠愛之性合併而出也朱子與小人此
書可謂詳達而曲盡矣即好善一節亦可以驗君子小人
今有人於衆座中稱某人如何行誼如何才略其籍問其姓
氏里居者必君子人也其不然若無關者必庸碌人也其初
不認知直從而毀之或素不相識從從而疑者必為小人無
疑矣請之於其辭色形神故也昔有一人居官明清而
以身不焉一務既問其故對曰與我才者則以不深知而不
敢薦與我親者則以未滿意而不敢薦時存此念而已此種
人豈遠察其務存好善之心不為謀國之念不除私己
之心勝故也朱子此書可謂明後以案其咎君照乾道三年
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薦朱子於次會□內報未就職

# 大學章句序

朱子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
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
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
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
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
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
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上下數千百年，合術事術，擇焉精，語焉詳，[illegible]
動盪[illegible]而出，曾王學記未免外鑠也。叙孟子處[illegible]
[illegible]何說為要[illegible]每讀至此，未嘗不欲入九京思[illegible]表

# 中庸章句序

朱子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
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
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
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
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
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
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
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
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
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
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
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

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明道之書此篇尤為明盡以虞廷之心以證以孔門之授受及聖賢之統緒有志之士心得而身體之源頭既徹入手有階俗學雜學邪念妄念一齊剝盡矣



##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子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朱子作綱目功不在春秋下此篇亦集中第一篇古人字[illegible]
綱目一書閱之能令人經濟詳明志氣雄[illegible]而且
修理井然便於記覽吾友海澄周禾仲嘗謂名為秀才而不
能讀五經小學綱目近思錄如面牆一世皆廢○案朱子綱
目之作其發凡起例皆與執友南軒張公參定序中所謂與
同志別爲義例者此也綱下分注則屬門人天台趙師淵訥
齋[illegible]筆非盡朱子手筆也至義例精微處訥齋有不得預者
矣



李忠定公奏議後序　朱子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盛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安常治而或至於亂然及其
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
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
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
天者[illegible]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
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



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
相顧莫有敢以災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
極言[illegible]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閒不七年敵騎[illegible]
[illegible]城公於此時又方以[illegible]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山嶽萬
鈞之重[illegible]陳大策而[illegible]宇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
[illegible]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是國論既[illegible]而復遠
[illegible]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分[illegible]以爲不然而數
[illegible]必勝然其得氣再入也不可以[illegible]則[illegible]

門資起遠謫望而不歎息開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
廟堂暇欲以修政事振爽欲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
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
鄧且將盡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卹民自
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惻反覆以終其身其
言明白正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闔闢卓



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
顧之間熹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
圍城之辱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
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illegible]以復祖宗之宇而
[illegible]鄰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illegible]安於海之濱
而[illegible]君今日之貴[illegible]乃使之[illegible]於席夫孺了之口而
不得辛競其志者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
事之底或淺或深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
於日銷月鑠[illegible]痹哉昔劉通每讀[illegible]書未嘗不廢書[illegible]安知
異於不有撫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
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乙覽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
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
其非偶然矣

三代而下才最大者諸葛君李忠定也宋朝人物當推吾閩
最盛而忠定者數百年罕見朱子作序激昂感慨運以大力
是文集中第一篇集文字朱子好讀南豐文此篇多長句醇
暢似南豐而氣魄過之若合韓歐爲一手

仁說　　朱子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乎？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

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此篇最爲傳述微言合孔門及程張諸儒之說而造微親切以示人余主鰲峯書院時鄭魚門年丈以書來謂近日士子廉隅不飭利欲紛心必先啓發其羞惡之心余復書謂啓人羞惡之心誠爲切中要必大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也仁則羞惡皆原於此惻隱之心一擎則凡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是實切體朱子之言而竊有得者也



## 讀唐志

朱子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

為之。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異，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也。孟軻氏没，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反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賦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

俗之謂只可勝言也哉予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秦漢唐宋之文不觀此論不能見其根未予作明月書揚雄
爲莽大夫此篇并其文而亦加貶焉訂律文考異一字不肯
放過蓋愛玩之深也此篇一筆不肯假借蓋見其文而知其
心由自世以等百世莫之能違也欲立古君子尚其以體道
躬行爲重者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然者之
相乃致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
效詩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倖也雖然雖天之命於穆
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
豁然而悔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
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做假竊之計則不
惟其祖胆絕錄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
所發明此有志於□之上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
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
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
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
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
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以一見

獻太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
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
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歟
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
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
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

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
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
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
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
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
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
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

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
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
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
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
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
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
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

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
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
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
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
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
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
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古今之變將以措諸
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

獨深得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意也可勝歎哉

文中子之學勝于荀揚韓子朱子嘉其惻怛而有條理惻怛者仁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條理者知也明于理而達于事也非從明倫察物原本窮究者未能有此體用雖與聖賢大仁大知有別然亦賢矣哉惜其學可見至于聖人而不免爲好高自大之心所限又以其未勇無近于聖人恐後世依倣而襲取之者多故評論之其以用心爲己



外矣學者尤當深警三代而下儼然自以爲聖人者隋文中子宋陸子靜明王伯安也三人皆絶世聰明不朽人豪然子靜與朱子同時惜乎不知歸依以折衷於微至伯安事功亦純可議而學術已差文中則直以孔子自任他聖人猶在所不屑外不免有高大向外之心夫聖賢心細如髮觀朱子生行事着作是何等精細是時名流學者有不談孔孟而如言文中子者輒演者不講伊周而行古上常略粗氣秉也朱子所論其決才底有此後代人

##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軒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中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



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疑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豁達而果毅而我牽滯而遲疑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者雖隱顯之殊跡實同究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密抑亦有請而無悔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遠其心乎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孰使得聞以說其事果有任於而夫

右臂也傷哉我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
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而聞兄之葬而不得臨壙而望長號
以寄此酹而惟兄鑒之尚幾有以慰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朱子第一知交推敬夫與伯恭二人餘如江西陸氏子壽子靜子美兄弟及同甫陳氏往復辯論雖多知契不及此兩人也兩人之中敬夫爲最朱子敬畏亦似過於伯恭讀此篇想見聖賢至友道誼知交千載下猶爲傷心流涕



## 孟子講義序

張栻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茫蕩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少之利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時若省吾利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可得而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

大約當時學者治己之所當先務也天下國家之所以

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從者所以陷溺人心貽害

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縱橫之時發揮天理遏人欲深切

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

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

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學術治術本是一貫說得愈細微愈廣大義利關頭深切著明尤發先儒所未發也



道學體統　　陳淳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涖官理國牧民御眾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



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途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

行之則以蓋皆知易知知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乎惟高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

了然何從以貫之朱子門人惟勉齋黃氏勉齋子所傳以卒業然北溪下語親切有勝於勉齋處余嘗謂朱子之後議論文字最醇切者北溪西山普齋三先生也品亦最優嘗舉以質安溪先生先生亦以為然此與下篇俱擬陵講義也共四首登其二先生晉江人余家居時嘗與郡人



立會講未嘗舉以相勖先生鐘秀流風猶昨安得吾鄉人有志之士服膺先生欲由先生之道庶闢學之模與乎

## 用功節目

陳淳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為善於一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



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人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然非說也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知愈進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以敬為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illegible]患由

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足而欲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日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限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主志居敬致知力行爲學之要程朱言之甚詳此篇合作一塊醇明切至後欲指點人立志處頑石亦須點頭又併說出虛心要處可謂周至余初得此篇時若獲重寶後主鼇峯書院私予塾問與同人共勉如先生提命在前惟恐失墜也



## 直前奏劄

真德秀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事其君者亦異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故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節於賣直數遇頰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足誤君心之聽窒絕言路之條判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拾徐讜言如恐弗及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言者不欲僕設六事以禦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事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獨以爲此非

來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昔宣仁后御與
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若乃指公
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
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
陛下恢弘聖度以來天下之忠言照斷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
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己過者必君子也不
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
小人也不惟非斥之又當竄屏之使忠鯁之臣日聞而欺誑之



言自息若是而治功不隆民休不格者未有所聞也惟陛下留神
採擇臣之言

此全從窮理間歷久身受其傷故能曲盡切中如此中引司
馬公所製六事尤為千古炯鑒

##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
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
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
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
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
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二
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



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
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
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
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
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
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
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
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

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戾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科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



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經之訓參以前古之事諸得失之鑒炳焉可觀當時入侍經幄書之日以來屏居無事遍得編閱經傳史而補之世所微也翻是蒐擇所得惟此類之中剖以俟時而獻焉其言也稍皆本大學所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衍義一書引經摘史加以剖晰論斷以明治平之旨類舉其誠內聖外王之學合古來著書者而集其大成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習復而身體之余嘗謂有宋道學五子而外斷推西山為第一體用兼優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考作亦第一有功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殁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

古文雅正　卷十四　二

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明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本原之正體用之大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付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

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

古文雅正　卷十四　二

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聾瞽千載相傳之正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人也[illegible]矣南雄爲州[illegible]在嶠南士習[illegible]中州[illegible]之廣[illegible]以[illegible]學[illegible]貫通之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讀[illegible]居[illegible]焉屬郡[illegible]天之命[illegible]具[illegible]君子學[illegible]脈沒世弗識者凡以全吾所受[illegible]可曉[illegible]之[illegible]度也則彼之感深入於[illegible]理義之習自爲[illegible]如[illegible]髮而[illegible]外物[illegible]性命以[illegible]乎[illegible]乎

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嘗觀往昔前聖相傳執中一言無
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支所以中不
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不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裂於
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乎濁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
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予朱子又丁
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乃戒謹事物既
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固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消大本之
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顧以此

告天都且 卷十四

引於此以序為學者觀者之助若夫徒見言而不反諸躬惟其
名之親而匪宗之譏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
于南都之士者哉

陵曾王學記諸僅那及此篇從聖賢體要學者身心指出的
切下人讀此有不發然刻勵者乎余審奉安集先生命精
九子名篇周子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張子西
銘朱子仁說是也採先儒講解及議論附注其間若謂南軒
孟子講義序北溪用工節目篇及馬氏…四先生祠堂

記此二篇亦為條切下以附之而無錄也乃務而儒風一道
書迷乘馬科場取士非用人所珍惜故不入選

卷十四

十五

潭州示學者說　　眞德秀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說於斯者微一日之饑爲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今鄉侍郎師說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蓋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明性不可以不盡不至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掇巍科登膴仕而實軒冕斯足矣雖喪其心弗顧也矧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敢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illegible]一陷甚矣陽子一出倡斯言於未學如天[illegible]也

嗚學者誠然洗心而易德歸誠其親者理相須爲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除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illegible]人之切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鼻口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無者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性極者聖人之流以參天地也達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哉子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也深爲人之切其遵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

有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其惴惴然如身之欲飲饑之欲食也棨棨然如負鍼芒而弗快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畢然曰公之激吾士者厚矣瑑猜竊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忠孝仁義所以學為人不然人也而禽獸矣備三子之言以發明之境地持新其告曰懷心以招天下有志之士如瑑其態獻之辭



## 洪氏天目山房記

姚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苕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閣名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上之而人未之有務於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誦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經樂注射御殘缺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外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鍥畫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元氣以為天道也冥漢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於為知以隱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

請許為我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友指殊具九部乃輔若夫
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錄所托有一二分數識
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覺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非棄卒
伍之不分則參以管仲攝萁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可里
五百里之不合則說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漢以後自王
畿以外無交則竹觜鄉遂之數郡縣稀祫大事也或以細部為
二歲以禘祫為一廟事明重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
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當典也而啟六廟同二祧或觀畫而



殯葬宗無當與莫知所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
盛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轄于
前秉夫之於秦缺望於漢而盡廢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僭私
廢夫州縣外行無盡官儀承秦弊矣郡縣廟室雖漢襲夫衣冠
樂唐雖胡制矣學校養不得之士科舉取役刺之人實格用自
見之吏剝平人以為軍而驅其出食之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
秦役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此衆輸租而重科層析以
相衆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

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言殺亂始以秦秘藏
關之壞制度以秦漢手輯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
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
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蔽之則有曰道六經而
心是佛老實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臆世
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非盡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其
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實舛錯以藏書屬記顧以析擇者
相與切磋究之窮乎其非以余言為過矣乎



鶴山與西山當宇理學之世為道學人品之宗實能私淑朱子
者丰采言論若蓍胡德而禮遠譜語不實于用就是時王學
公論一被本氏積斥卓爾閒修進見故雖以理宗之弱而不
至于士至體道種種目在降生發死之中視二公之世反為
治劇宜其及也嗜鶴山此語知其平日讀書窮理之功一膝
復古啟時之念令我警歎不置

論人才聚散劄子　牟子才

臣聞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唐虞之能官人成周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也大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後王曾呂夷簡相君子書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石介諷夏竦）（杜衍韓琦富弼）于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盡之一網嘉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反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韓琦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無奈之邪說一進而先朝古之舊臣

卷十四

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經術同之賢者亦散是元豐之人才散於安石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而廣大分事紛反覆盡毀於吏額之小爭疲羸於調停之初議（李清臣……元祐）而大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邪黨之榜書其人紹聖崇寧之不肖元祐之人才散於辨白之大興宗偶然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乃以缺而不明為害而胥有異無志在明好

黨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黨助關而左軾右京卞之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一皆以邪黨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清議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異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禍棄或死於困圖或死於瘴所或流竄於魑魅之區畢散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迹不出老者與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紹暮拜古之舊臣

卷十四

略凡無遺者怡小人反目而侂胄引類斥為偽黨此無引用之人以次而去衆榜六士屏實朋黨之禁命歸士大夫之禍愈諸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卑門而禁錮舉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遍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推稽不一倘起相攻扺往興嘆可不先救而遂致其防衰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嘉熙二聚散也丁未改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會若少聚矣然方則志便者海之外服毀卑仰有所以意余

其謹守端緒者罕拔握成者猶以為未聚也夫聚之而覺其難而散之常覺其易其聚也常以至誠率之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渥覆出關覩聲羽疊至覆之幾也從中剖之利簡擊散之幾也至分小其黨轉漸生散之幾也實發於內相背聖散之幾也拾納衆人平治蕃然散之幾也顧爭力抵潰然心散之幾也其諸端甚微為禍甚大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事其見識者隱憂彼豈不知聚而為聚散而為散也聚而為聚散而為聚者亦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宋代人才之聚散始終指掌可覌世變可長學識當理宗之末宋氏氣集各各人才消磨殆盡矣子才以直言許史嵩之實似達而不屈於情上此孫蓋素忠于謹國者子才李方子也門人也李乃朱門高第



## 正氣歌序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
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
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
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
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
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
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山以年少對策第狀元策以法天不息為主一意可成數
十言未司貫之曰占義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敬以是為得人
賀則公之正氣自幼根於此矣之身終句曰風簷展書讀古
道照顏色以此知養氣者不可不讀書也特不為章句之儒
耳竟中又以曾點當滑貫香和吐明庭公資無以死節見哉

# 交信錄序

謝枋得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與道德有
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疑矣易
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
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其僕甚[illegible][illegible]之
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亦之
[illegible][illegible]歎人曰朋友有公私利今交道信者言信而交交而念信
亦可以無悔矣[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而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寶錢相疎而有

仲尼弟子司馬牛歎相悲而有兄弟一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
能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交以素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
信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
吾嘗不覺悲嵩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
人然則見朋友之物然可言交信矣

古來所以成為不朽人豪者學問與師友之益耳非學問無
以成深造之功非師友無以成廣[illegible][illegible]而自進于精微故朋
友特列五倫豈止上不負君下不負友室家數語昇心病如

## 論書之失　吳海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止篇凡六經皆聖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大抵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為多矣。況其偽蔽邪曲足以悝正理姑疏反覆足以蠱人心其鋪摩計較數奪



古文詞章。足以淆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顛上下不相親。禍根不當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可翫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詭諂鄙俚隱僻神奇之説可笑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為博物也夫儒者少儒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道家外傳史氏之賊也藝詞奇說文章之賊也稗官上之人有十有從精為取其書而禁絶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詩其志於身心之學致其意於國家得大成賢之教者

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為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誣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悖其仲則皆某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儒之文患皆纂輯類為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勿以存不書絶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凡書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刊鬻場屋引用者無得筆民間文字不得引無稽之言異書說絶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其間其心志不



全經史聖賢之書入者為主於以參決裁斷才量度其識至小小害

切實不易於學是一關頭

上治道疏　　許衡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有聰明睿智之
實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上天以至難任
之非予之可安之地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
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
知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
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敷
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見司馬



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
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
之所行與凡所書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
此一誠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按劉安世一士
[illegible]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况天下之
[illegible]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
[illegible]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
違者何暇與同紛更變易紛然不得而詳度不得上臣下雖

欲逞勢而責無所持循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苟從古
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之發人未其所以
然知其所當然[illegible]之難
有不中者蓋[illegible]事者多肆為人[illegible]事[illegible]
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illegible]
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illegible]則其所
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一事
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



君雖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
積與愛憎也有愛憎則竊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逞憾甚至本
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探之使
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
必為小人以至賞罰生殺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其中
方且若曹植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而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
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
[illegible]者雖[illegible]之人耳好利之人耳[illegible]之人耳賢者以公為心

愛爲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窮之則行則庶幾得其正天下從其學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衆一世而人不知者雖實矣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及引猶人君有不知者人君欲或知之君之命之從如所養而賢者有不屑從而[illegible]
[illegible]
親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難[illegible]者雖[illegible]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功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宜奮厲作業合後世慶祿取議論於天下也雖然世俗難進者難出矣有難合者爲人君誠蔽宰爲日受容於大紙無



占大罪正間人之法而不樂開之之速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亦將高而可之狀而安之使如見乎之正見則之實而後已主且皆難合然新都倡偉聽正惡直雖爲誠然多方以陷之將世俗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乎者及今爲人雖上然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忠之人閑其立成之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之一言尤大所當警有後世人主宜如何處此任賢之難也新都之人其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河

近變除於上威權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雖爭嫌疑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和宰文士及之使太宗於見其情而意不能斥李林甫奸賢明皇洞見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稍知[illegible]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某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有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戶豐[illegible]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



方[illegible]年冬[illegible]東方[illegible]而方[illegible]新以應天變臣謂爲君者書之於倫愛民爲理明最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元世祖至元三年召集齊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齊齊乃上上疏第一條定立國規模當依漢法治之第二條言用人立相之要此第[illegible]條[illegible]第四條言勸農[illegible]恤民興教化第五條言定民志皆明暢親切此條尤精故錄之曾肅以程朱之學承

爲正心誠意之學世俱輕用其言其效已如此使能如先生之用武侯行聖之用景泰治功當不止此世有謂道學多不適於用者盍詳觀元初之事元之立國專尚興耶律楚材最有功魯齋學正而氣剛以何合焉之權軒而魯齋勳之所由與匡衡孔光等懸絕也



與寧先生書 許衡

來病僂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屢來門從容學見教不意授有引爲之言聞久微詐月且懼師含名習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恩許遺對三數日復仍前行之不終前患是用喋喋重陳向來願禱不可之意實自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

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來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滅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遽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而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故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

和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宜成已成
物之通故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先生平生
學認此為的言而守之固啟自吳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矯
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
先沉不足為之慮耶抑其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
應乃爾若夫春日妍於秋風禾黍良未兩榮老蔘收各得處固
益箱積門宜畫雜架滿擧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抽撰最可以
解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番



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敢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
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裁將矣之實害之為惟恕察言不
能深業課息待罪

士夫有難進易退之節而使可勝天下國家之重先生儒統
學於南冠未滿之日及彼遇元世祖為偽官為名世而屢君
屢辭今觀此書中懷恬退乃爾王文忠所謂志躬耕太行之
薦與判事中書之堂鍾鼎山林皆有不加不於者在矣蓋
中統書已酉實與王鶚而論王文統不宜在和位為衛代

之書疑作於此時

##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豐鄉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吏而不以所位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肄習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來書徵言於予夫世之爲亭臺樓館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雖在大賢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言爲贅聞於焉先也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不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



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荅也謹嘗言之有言凝猶言其氣在天地隨得水之在大海漠之中有人也水之中有氣焉潛出者水也內外此水爲器也水中之有器焉亦有器中而水或人爲出器而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其爲水則器與水不相離而水爲器所以定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而我自我哉凡有生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如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然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敬而存而不失養而不害身爲人有進修之功爲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入乎思子之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



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以說也夫豈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所得同有也然必俟之卓卓者表其凝之也予持贈侯以所爲侯者異今爲不亦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草廬先生繼傳爲主靜之譚如箚中尊德性一乎敬數語固通無礙固非溺於陸學者又著示心樓記及尊德性道問學

發揮以發切為朱陸之學者並失其師旨似亦未為病未也。觀其贊梅岑先生方之景星慶雲泰山喬嶽所以欽崇之者至矣。

##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此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脊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一字強為稱號而實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
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
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
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
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
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
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
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是物之
驗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
形無象無可覩索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
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一朱子太極圖說言簡而該北溪字義雖詳數言之非體是訓
詁言不雜則先生自云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為未
精也況徵其說之精當矣元兩大正時稱南有草廬北有
魯齋先生於經學尤邃虞伯生稱其辭傳註之得失而達群
經之會同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易詩書二禮皆有序

錄惟通志堂僅刊易書纂言儀禮逸經傳孝經定本四種也

克復堂記　　龐塏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溟於物欲之途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甚或本塞原縱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莫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猶以為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以發見於運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後生曲學者論也而況人乃欲以向者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為一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集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欽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用得以觀覽而實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閒應洛之微言發克復之妙義所謂痛療語也　泰定初書

行題冀之制取經史用周語漢文兩過讀　邵菴先生特為秘書少監為反復古今名物之辨以遍之　翰林直學士每承顏聞必委曲盡言或隨書規諫

# 南宋襍事詩七卷

（清）沈嘉轍等撰

清雍正武林芹香齋刻本

南宋雜事詩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等同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嘉轍字樂城，焯字尺鳧，曾字幼魯，皆錢塘人。芝光字蔚九，昱字功千，信字意林，皆仁和人。七人之中，惟曾以薦舉官至戶部郎中，鶚以康熙庚子舉於鄉，餘皆終於諸生。是書以其鄉為南宋故都，故捃摭軼聞，每人各為詩百首，而以所引典故註於每首之下，意主紀事，不在修詞，故警句頗多，而率綴填砌之處亦復不少。然採摭浩博，所引書幾及千種，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說部之菁華，采詞家之腴潤，一代故實，巨細兼該，頗為有資於考證，蓋不徒以文章論矣。

# 南宋雜事詩

吾杭自建炎南渡號稱帝都雖偏據規小顧歷七朝百五十餘年間事亦甚賾矣其載在潛說友咸淳志者視他書較詳猶不無舛漏余嘗欲就世傳單本證其瑕舋而補其缺略別成一編名武林備志炳燭之光力未逮也錢唐沈㭪城吳尺鳧陳對九符幼魯趙功千厲太鴻趙意林相約為南宋襍事詩大而朝廟宮禁細及閭閻風俗或取諸志乘或取諸稗史或取諸名家詩文集一篇之中或專舉一事或連綴數事綱羅散逸鉅細不捐人各成七言絕句百首合七家之作得七百篇焉大抵約者若霞錦淡者若雲煙領異標新目不暇給而今而後於故都舊事可無舛漏之憾矣乎綜其指歸在補田



副使西湖志之未備向田氏之功臣也嘗攷漢書藝文志襍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而為言者也張衡亦云小說九百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氏刊之諸家於以見王治之悉貫小道之可觀然則襍事之什豈世之雷同勦說貴耳而賤目者所敢望其屋哉昔劉後村生當南渡時曾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絕句各選百首而江湖派諸人如姜夔趙蕃師秀徐照之流不在此數以今擬古殆將過之無不及也觀茲集者於事不厭其襍於辭則味其醇庶幾不失諸君立言之旨也夫南書房舊史官查慎行序

國史綜其大綱野史補其缺略然傳聞失實不可盡信則一也如勝國懸帝遺錄載十七年三月甲辰李自成陷昌平州燬十二陵余核之止燬定二陵西山口天下大師墳乃蒙古僧朱竹垞日下舊聞辨之極明屈翁山謁陵詩至指師爲建文君夫有明事其近者也猶難信如此況其遠者乎南宋遺事如亦齋桯史放翁老學菴筆記東發日鈔草窗齊東野語之類皆記述詳核近而可據足以取信而行遠兹武林七子抗懷卓犖偉然爲儒林藝苑中人於千百年事協志捃遺因事系詩詩各百首其詞淒楚沈寔不堪卒讀而上繫廟廊下逮里閈言外顯垂法戒不當與程史筆記諸書永永傳信於後世哉抑遺事之最欽者莫如六陵蘭亭後天章寺前舊有冬青穴今寺僧械其蹟爲寺地酷烈不下於楊髡姚江黃宗羲嘗作蘭亭尋冬青記七子以闡微發幽爲已任其東渡錢唐一問之乎九沙萬經拜手序



三十里西湖侈說金牛故事一百年南宋爭傳泥馬新開業是偏安勢同全盛君臣佚豫複船則錦幕珠簾士女駢闐燈市則遊細騎娛凌虛亭閣澄碧爲池花繁靜樂之堂與奏載忻之館泉於何分峰不能飛假果更之移山類神人之藝不若果萬殊可分類當五嫂之羹奈何本已都忘徒賽二郎之酒雙勝之連環安在漫誇聚景延祥一杯之御醖未乾但見埋龜委骨而已嗟乎西湖實水利之原不專游覽南宋有土崩之漸何事奢華無穀離宮過丘墳而指點難忘勝地對緗帙以尋探搊異斯共與纂修田叔禾別爲輯撰或搜羅之未備或委屑而不取乃有羣賢用加博採參百家之説以廣聰明摘一語之奇而資吟詠筆歌墨舞劇當年鼓吹之歡彩掠綃籠供此日賡酬之料絕句只廿八字合斗奎列宿以羅胸全集共七百章開高孝盤遊之生面稗官野史處處搜餘斷簡殘編時時覓得二三盍各寧妹坐席之分八九靡遺且識行都之縣紀天寶之遺事彷日下之舊聞爰補志餘曷可少也嗟乎漢朝陵墓晉代衣冠松栢新摧梧桐葉落以竹枝之逸韻爲黍離之變風極南宋所不堪與西湖兮何涉獨是一泓碧水有情亦老之天四壁青山回首可憐之地誰能遣此尚忍言哉章藻功序

凡例

一此編作者七人詩皆□百首其間採摭故實各不相侔然或諸書紀載錯出亦可取以互證若書名雖別事跡則同者斯無取焉

一此編爲補田副使西湖志志餘而作凡田志所有則避之或同一事而田志所錄未詳廣爲蒐羅用資博覽其中或有牴牾隨事考訂非敢翻駁前賢亦述田先生未竟之志也

一杭郡古稱名區前人著述甚多此則以南宋百五十年事跡爲斷其外不復闌入然於南宋有可發明者間亦採取亦令古今地理不同於杭郡雖系者雖南



宋以上之書亦備參閱

一南宋事跡綦繁無係行都者槩不入咏故上自宮廟省寺下逮瓦市坊隅人物土風山川園囿以及職貢互問之紛蕃學校科名之盛美圖史金石之流傳禽魚卉木之告侈士女伎樂之嬉遊器玩服御之精麗仙梵方技鬼怪夢囈之誕幻蒐瑣勦綜掌錄略云備矣若夫晚季蒼涼感均頑艷庶幾乎風人之音或不廢焉

一田志於西湖古蹟名勝所錄詩古文辭饒於近代故此編綴述南渡諸賢居多所以代詩文之不終蕪沒爾

一繙閱羣書幾及千種其遺佚不傳散見諸書者不敢濫登其目所以核實也至於家傳碑狀通列從朱竹垞太史日下舊聞之例亦志金石家所弗遺爾

一簿錄家先經次史而史類則先正史繼以編年通史襍史此通考例也此編因紀南宋之事故以宋史居首凡係於史家者比類入焉次金次元次通史傳記別是一例地理原附史後并及碑刻皆於杭郡有關係故也經不多載惟南宋人所著或傳刻者間列一二與制度爲一類雖非通考舊例此所採擇固不專系於經次類書次說部次書目次書畫次物譜次詩話次題跋次詩文集次選錄而及二氏九流襍著並



所以志遺聞故與諸簿錄登記者不同博識幸無譏焉

一詩以紀事事即注於下往往合數事以成一詩鱗次分注詳載書名并列總目於首登紀作者姓氏詩僅七百首而隸事幾數千條冀觀者因詩繹注或他日修郡邑志乘者於斯弗棄第辭意未工援據未確索瘢指垢願俟君子

今往來錢唐久心究湖山之勝每輕輿小舫興至輒游
旗亭酒坊禪關龕燈幾許低徊雖數十年歷歷在懷抱
間勝地之引人若是哉今年從吾友尺鳧問究於功千
意林兄弟因得讀諸君所倡和南宋雜事詩凡百五十
年之事一一釋其顛末蒐討奚囊析考而匯編之如散
珠在盤貫穿於絲繩之上可舉指而便覽焉其有功於
茲土亦甚鉅矣余足跡半天下每遇邦之士大夫未有
弗樂道其風土者欲求其望古遙集如諸君者抑乎微
尸清澗行長庚

細數南朝事於今五百年江山猶故舊花月尚新鮮漢
上趙襟句呆吳理釣篇古今紛倡和那得似羣賢江都



程夢星

千古茫茫白駒頃賴有筆墨留餘影歷數興亡何代無
行都此地饒風景七朝一百五十年江柳山花絕可憐
南內樓臺悲牧馬西陵風雨聽啼鵑其間多少繁華事
淒涼指出傷心地宮庭典禮雅堪傳委巷叢譚猶可記
臨安舊志有咸淳周老密吳生自牧亦具陳後來田志多
舛誤誰翻舊事修新聞武林才子何奇矯千卷冥搜非
草草七人七絕七百章訂繆補亡功不小我來湖上步
遲遲春煙秋月當時總流故國三杯酒客亂南朝一
局棋須知妙句傳圖畫不比閒情賦竹枝一編雜事今
四譜恍惚盤渦見歌舞偏安大事更討論史把容星紀

風土如君高唱復微吟世人那識其心苦我是清涼居
士孫每聽話舊便銷魂試看七子蒼涼句一句能銷一
續寬吳興韓雲

昔南宋孝宗朝京尹周淙曾撰乾道臨安志十五卷書
已散亡其目僅存於馬氏文獻通考後咸淳間京尹潛
說友續撰郡志通一百卷雖後來之紀述周詳然不可
謂無所本也余又從通考見有西湖古蹟事實一編乃
紹興中錢唐進士傅牧所著其體增廣楊蟠百詠凡一
百八十三目今其書久寂無聞古來載籍散亡皆因後
人無與流傳遂使遺聞放失閱久而有識者起求其考
究已邈不可得嗟乎古人何尤斯今人之不幸乎諸君



賦南宋雜事詩前以述古人後以啟來者此吾鄉之文
獻也詩云乎哉　厲山柴世堂

錢家宮殿趙家陵轉眼繁華感廢興不有才人追七子
誰將詩史續千燈白蘇往蹟隨波逝楊鄭遺編踵事增
宋人楊公甫鄭功父皆有西湖百詠懷古搜奇頻歎息幾多名迹屬山僧
蒼山碧水思無窮今昔池臺了不同蟋蟀塵上敗砌
狐狸乘月瞯離宮西陵東馬青松下南渡冠裳白墖中
手把此編和淚讀斜陽衰草自悲風　石倉吳允嘉

回首西泠七二橋雨花風葉恨蕭蕭前身盡是江湖客
重剔殘燈話七朝　欽程鳴

杭地襟江帶海即禹貢揚州之域前此載籍未詳至唐

以來始稱佳麗有宋紹興肇建行都依鳳凰山爲大內而以西湖爲觀遊之地一時制畫規模悉與東京相埒迨世易時移所謂故宮遺址祗荒煙蔓艸動人悲涼而已余曩時亦嘗思託爲詩詞然止言其大槩今讀南宋雜事詩鉅細畢該皆史乘所未備不特其詩華妙絕倫而後之留心往事者亦藉以有考顧余老且病未得與諸君角逐研北爲可歎耳東亭張奕光

乾坤恨殺許那得汀花吟恨賦依約湖山翠嫵蛾風去西陵龍儈南疲公錯夜語歎舊情多不曾譜千年後溼霞怨臉看煞柳枝舞　淒楚重聽霓羽有七子鄴中才侶耕瑚滄海剩取畫硯泉黎雲殘啼鵑露水光翻野樹



自怕道花光小住（余家湖上近宋聚景園舊有花光亭）披衣起華胥一夢正在鳥啼處右調霓裳中序第一紫山徐逢吉

西湖當山水之區南宋尚繁華之習迨遜國迹比屋蟬連膴膴周原提封鱗次一隅偏據謂萬年長王之郊半壁偷安豈億載不還之土春深樓閣到處雲煙永日郊原繽紛綺組縱金人之辭漢專事嬉遊任王馬之朝周惟耽歡宴縈余孱載辭連雲玉樹珠簾福襴耀日昧新亭之極目眤此湖山忘故國之傷心戀茲花月迺竟處宮以燕園之羅綢於鴻煙冷空宮咽蕭蕭之暮雨月淪古樹悶琵琶之涼颸鳥乎南渡君臣甘忘社稷中原父老流望旌旗歎麋鹿之來遊俱爲昨夢仍鳳凰之聳峙知是誰家華道蒼涼鞠爲茂草歌臺閒寂響答梵鈴古樹婆娑問遺松於何處殘碑剝蝕尚片石之孤蹲凡彼舊聞俱縈紀載疏花殘葉雖前事之增悽勝水殘山恨遺編之未備淵雲墨妙妥綴研金劉白詞妍各飛片玉憶雅宮之三十六所綜舊紀於百五十年作者七人無嫌盍各詩皆百詠爲補遺以較記室之名篇彼多挂漏傲津陽之舊注此更淹通同里汪增

宋社既屋南渡事蹟俱湮其襍見於志乘紀載諸書者悉零樗牙屑缺而未備予本鄞人僑居是地屢欲蒐討勒成一編而遺文放失秘籍莫窺無已而闕而借人掌題舌舐迄今數易寒暑尚未卒業蓋緣擁絜既苦寒



瘠抗塵走俗又嗟鞅掌抉幽隱而窮浩博非獨力有所難兼境有以奪之洵非誣也迺小山藏書充棟負欐而諸君能於琴詩酒坐之餘讀破萬卷復取其有係於南渡以來諸書凡如干種一一取而寓諸篇章攝徂影於既往傳散佚於後來讀之皆山川風土俯仰興回之感以眡竹枝楊柳固裨世教所云虎車輪轅飾而弗庸者不大有間耶昔杜陵以詩爲史衣宏左思以史爲詩若諸君可謂能兼之者自慚淺陋不獲與擊戛筆硯間而深喜聞見之可資於纂述也因識數語於簡端玉几山人陳撰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攬海貫之目僉事公嘗同五嶽

山人徧游武林諸山與西湖游覽志及志餘觀者驚其繁衍無敢異議至朱竹垞先生著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譏而比來者猶沿陳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說為何如也因與諸君恥之以南宋聞於西湖甚鉅各為詩以續志潤如欽宗祔廟而志云不祀度宗為理宗姪而志云同母弟潤聖祥宮金人未經奉還而志失楊妃發欽陵只載葉・枝有美堂在吳山而志云在鳳凰山蘇小墓在嘉興而志云在西泠橋留景園在百花池上巷而志云白花蛇散於湖曲寺宋宗書東坡詩而志云御製云蘇觀賜中鼎本劉宋孝武物而志云漢建元鼎陸放翁過聚景園詩而志云玉津園白塔



有二而志以鎮南塔為白塔裏湖堤本白沙堤而志云白公堤此訂譌之最大者也德壽宮在望仙橋而志失載四地分牓額張功父園在南湖而志失載桂隱百果諸池館名寶蓮寺在石甕巷而志失載見危閣張循王府在清河坊而志失載喬木亭楊和王府在癸辛街而志失載流觴曲水之勝他如睦親坊志失載陳宗之故居九里松志失載俞府殿故居蒲橋志失載楊萬里寓居白龜池志失載朱少章寓居靈芝寺志失載朱文公寓居大博士橋志失載李性傳寓居清湖橋志失載杜仲高寓居水磨頭志失載姜白石寓居長橋志失載鄭起水南半隱七寶山志失載王仲言寓居西馬塍志失

載宋伯仁寓居吳山志失載樂宣仲寓居此補亾之大者也讀之雙眸豁然經行處輒興致古之思惜竹垞先生已歸道山不及見諸君之作為僉事公一酒前說耳

同里金司農

絕句體有咏史論古中亦有竹枝紀風土也有宮詞叙禁掖也是編衆裁兼而有之偶對則有堤上風閒及第柳山中春到兆元花別種柘彈驅鶵地高綴金鈴放鴿天太默洛花纔入南園占越果新從項里來國事已荒藍輿兒南人怕悄然灰園兒尺在昔曾聞呼冷盞至今惟見說韓功紅顏香獲梳鵶角青驂嬌女蔟牙魚枒堤紅舫官魚戶燒殿春燈點蟹胥意林巧綴則有醫身醫



國皆可命星降無如奴僕宮識語何須憂鼎折元勳一代在春秋樂城岳家昔與張家並今日韓家有賜田江上竹光功扶飲庭前何惜碎生菱十功墻西措大窮寒甚只讀江東陸氏書儒官諱道天飛雹祭酒應為捕酒來太鹵縱有迎康天賜兆都緣貴相産重瞳意林幽豔則有綠荷障子臨秋水一穗疎花上草蟲幼文趙家小景佳山水畫十春衣雪色綾金錢買得秋多少秋傷玉人雲鬟來太鳴樓中妝點嬌兒女荷葉新裁半臂紗手把軒羅還絮語每逢三月病懨懨摺盡深閨兒女戾玉釵何處寄烟思堂林啼痕染就紅心草誰葬金釵葛嶺東尺兒地上天宮春九莫牡丹新插馬頭籃胎像尚與鳴皋字故遺荒亭塑

鶴樓功什悲楚則有淒涼望斷什中天路朔雪橫空雁影稀
十景亭邊春事散風光老去舊樓臺樹宮已建客車出
萬國齊酹幼杏花誰知天上春歸曲流入金源總淚
垂遷客墨痕蕭寺壁相逢休唱杭州九翁明月夜寒蟬
怨語琵琶聲咽故宮秋林意木波不斷幽人怨梧葉聲中
蟋蟀燈尺鳥淒涼老抱東都感衛譜金人捧露盤功會檀板
一聲雙淚落無人知是李師師太歌斷紅兜揚鐵史抑
絲風漾不勝春忍聽笛吹南來怨三十六宮秋草寒功什
鈿麗則有一尺繡茵塵不動退朝禹步寂無聲瓜果進
來消永日宮官小殿講中庸樂城潮沙築得平如席五路
新從大禮來城會內門唱徹連珠諾珂繖搖心促那行功才



因有霄衣難蓋錦白麻紅燭教稿文法太嚴正則有關說
相公多睡話休將心學誤蒼生樂城可知故鬼依新鬼祏
家貢須已奉安不計本根江乘壘空教保護劍門山鬼尺
芙蓉玉貌猶黍綫休遣君王怒淨師太爲名孫死節留餘
美雛洗當初老鳳嘉翁沈風趣則有不信香山老尊宿玉
顏花貌坐蓮臺從今閣下乘龍貴莫解金刀與別人鬼尺
一壽鶴飛消渴露歎屏風屐笑夫人林鳥出冷虛無新拜
號大師竹倚一枝紅郎君可是無金屋還取湖山近臥
牀[illegible]東風浪打花風[illegible]不及錢[illegible]有彩兜九[illegible]不道東風
花不在宮教分野猶[illegible]雄壯則有笳鼓滿城馳鐵
騎竹顏江上[illegible]朝[illegible]才作人賦

大招尺鳥白骨難爲補天石太行久已不能山九翁如畫則
有劈開碳石尋微徑[illegible]外江光一抹開人鴻築得園蕉香
裏住野橋支杖一僧來桃花數萬隨流去恍在武陵源
上頭功什幾處桑麻村舍外漁姑多住藕花洲林意柳絲高
颺紅旗小閘棧平移妓樂來樂城昔唐人有選句圖余特
標出與覽者共之趙殿成

# 南宋雜事詩總目


沈嘉轍寀城卷第一凡一百首

吳焯尺鳧卷第二凡一百首

陳芝光蔚九卷第三凡一百首

符曾幼魯卷第四凡一百首

趙昱功千卷第五凡一百首

厲鶚太鴻卷第六凡一百首

趙信意林卷第七凡一百首




恭引

聖祖仁皇帝御定書目

御選淵鑑古文

御定淵鑑類函

御選四朝詩

御選四朝詞

御定書畫譜

御定廣羣芳譜

御定佩文韻府

南宋襍事詩引用書目

宋史 脫脫等　宋史新編 柯維騏
宋史紀事本末 張溥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燾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中興小歷 熊克
中興繫年錄 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襍記 李心傳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季三朝政要　東都事略 王偁
宣政襍錄 江萬里　靖康朝野僉言 汪藻
靖康傳信錄 李綱　靖康小雅
孤臣泣血錄 丁特起　北狩見聞錄 曹勛
南燼紀聞 周煇　竊憤錄 辛棄疾



南渡錄　建炎航海記 李正民
建炎復辟記　中興聖政
中興遺史　思陵錄 周必大
弔伐錄　乾淳起居注 周密
乾淳歲時記 周密　淳熙玉堂襍記 周必大
孝宗儉德記　孝宗聖德事蹟 張闡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三朝野史
朝野遺紀　鞠堂野史 林希
松漠紀聞 洪皓　北轅錄 周煇
攬轡錄 范成大　燕翼貽謀錄 王栐
宋詔令　宋會要 范師道

玉牒初草 劉克莊　麟臺故事 程俱
帝學 范祖禹　奎章錄
東宮備覽 陳模　朝野類要 趙升
宰輔編年錄 徐自明　李忠定奏議 李綱
趙忠簡奏議 趙鼎　張忠獻奏議 張浚
韓忠武奏議 韓世忠　胡忠簡奏議 胡銓
玉山表奏 汪應辰　張忠定奏議 張燾
王忠文奏議 王十朋　周益公奏議 周必大
萬言書 劉棠　萬言書 吳伸
上寧宗皇帝書 華岳　趙丞相行狀 趙崇憲
韓蘄王神道碑 趙雄　張魏公行狀 朱文公



岳忠武遺事　岳侯傳
李忠勇公神道碑　金陀粹編續編 岳珂
王佐墓誌 陸游　王庶家傳
周益公年譜　南宋相眼 吳震
文丞相傳 龔開　文信公傳 劉岳申
陸君實傳 龔開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心史 鄭思肖　宋遺民錄 程敏政
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寶祐四年登科錄
契丹國志 葉隆禮　金史 脫脫等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大金集禮
歸潛志 劉祁　金小史 楊循吉

金國南遷錄 張師顏　劉豫事蹟
元史 脫脫等　元秘書志 王士點 商企翁
庚申帝史外聞見錄 權衡　大事記 呂祖謙
何氏備史　通鑑博論 明寧王
續資治通鑑 王宗沐　宋元通鑑 薛應旂
通鑑輯略 朱遠　史纂左編 唐順之
史緯 陳允錫　函史 鄧元錫
宏簡錄 邵經邦　宏道錄 邵經邦
稗史 仇遠　外史
逸民史 陳繼儒　古今彝語 汪應蛟
吳越世家疑辨 馬臺臣　錢氏私誌 錢世昭



宋名臣言行錄 李幼武　列代臣鑒 明宣宗御製
臣鑒 蔣伊　分省人物考 過庭訓
兩浙名賢錄 徐象梅　謚法通考 王圻
萬姓統譜 凌迪知　經世奇謀 俞琳
十國春秋 吳任臣　武林耆舊傳 [illegible]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 樂史
元豐九域志 王存　輿地廣記 歐陽忞
輿地紀勝 王象之　方輿勝覽 祝穆
明一統志 李賢等　寰宇通志 陳循等
寰宇分合志 徐樞　地理指掌圖 [illegible]
名勝志 曹學佺　吳越備史 范坰 林禹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　艮岳記 張淏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行都紀事 陳晦
夢粱錄 吳自牧　武林舊事 周密
都城紀勝 耐得翁　古杭雜記 李有
古杭夢遊錄　南宋故都宮殿記
南宋行宮考 陳隨應　南宋行宮考 [illegible]
禁扁 王士點　武林山川考 [illegible]
湖山勝槩 周密　武林遺事 [illegible]
浙江通志 薛應旂　浙江通志 嵇曾筠
成化杭州府志 夏時正　萬曆杭州府志 陳善
杭州府志 馬如龍　錢塘縣志 聶心湯



錢唐鈔志 吳農祥　錢唐縣志 魏嫄
仁和縣志 趙世安　西湖志 章之采
武林梵志 吳之鯨　西溪梵隱志 吳本泰
靈隱寺舊志 白珩　靈隱寺志 孫治
靈隱遺事　雲棲寺志 釋袾宏
淨慈寺志 釋大壑　天竺寺志 釋廣賓
永興寺志 [illegible]　湖壖雜記 陸雲士
湖頭 [illegible]　浙江潮候圖說 宣昭
見湖論 [illegible]　海塘記 黃光昇
名山記 [illegible]　游名山記 何鏜
名園記　會稽志 施宿

會稽續志張淏
新定續志錢可則
淳熙三山志梁克家
景定建康志周應合
入越錄呂祖謙
入蜀記陸游
續成都記王剛中
益部談資何宇度
洪武蘇州府志盧熊
正德姑蘇志王鏊
毘陵志朱昱
榕城一山記
古括遺芳鄭宣
吳興掌故徐獻忠
湖州府志程量
湖錄鄭元慶
紹興府志張元忭 孫鑛
湯陰縣志
全遼志王祥 畢恭等
金山志楊循吉
武彝山記劉夔
西湖放生池碑王隨
興福禪院碑周邠
廣壽慧雲寺碑史浩
金龍山聖蹟碑陳塏儒
報國禪院碑錢受益
潮鳴寺碑孫本
紹興煙霞洞題名朱希正
熙寧石屋題名陳襄等
咸淳石屋題名賈似道等
咸淳龍泓洞題名賈似道等
三茅觀摩崖牒文
周易經傳集解林黃中
禮記集說衛湜
皇祐新樂圖記阮逸 胡瑗
韓李論語筆解
二程全書康紹宗
朱子語錄黃榦等
家山圖書朱文公
朱子語類黎靖德
演繁露程大昌
月令廣義馮應京
通雅方以智
東南防守利便陳克 吳若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
補漢兵志錢文子
寶祐會天歷荊執禮等
類要晏殊
通志略鄭樵
玉海王應麟
文獻通考馬端臨
續文獻通考王圻
黃氏日鈔黃震
山堂考索章如愚
六帖補楊伯嵒
古今事文類聚祝穆
分門瑣碎錄溫革
合璧事類謝維新
天中記陳耀文
山堂肆考彭大翼
經濟類編馮琦
詞林海錯夏樹芳
彝門廣牘周履靖
歸田錄歐陽修
鐵圍山叢談蔡絛
夢溪筆談沈括
清夜錄俞括
續清夜錄王銍
秀水閒居錄朱勝非
倚覺寮雜鈔朱翌
西溪叢語姚寬
姚氏殘語姚寬
碧雞漫志王灼
曲洧舊聞朱弁
避暑錄話葉夢得
軒渠錄呂居仁
可談朱彧
雞肋編莊綽
袖中錦太平老人
容齋隨筆洪邁
夷堅志洪邁
夷堅別志王質
紹陶錄王質
汝陰餘話
雲麓漫鈔趙彥衛
識遺羅璧
林泉野記
二老堂雜志周必大

同話錄 曾三異
寓簡 沈作喆
經鉏堂襍志 倪思
北窗炙輠 施彥執
揮麈錄 王明清
玉照新志 王明清
東家襍記 孔傳
鶴林玉露 羅大經
春渚紀聞 何薳
腳氣集 車清臣
能改齋漫錄 吳曾
桯史 岳珂
媿郯錄 岳珂
肎綮錄 趙叔向
拊掌錄 元懷
鼠璞 戴埴
深雪偶談 方岳
梁溪漫志 費袞
隨隱漫錄 陳晦
清波襍志 周煇
清波別志 周煇
老學菴筆記 陸游



野客叢書 王楙
賓退錄 趙與時
貴耳錄 張端義
白獺髓 張仲文
昨夢錄 康與之
蘆浦筆記 劉昌詩
游宦紀聞 張世南
坦齋筆衡 邢凱
坦齋通編 邢凱
山家清事 林洪
螢雪叢說 俞成
行營襍錄 趙葵
三柳軒襍識 程棨
閒窗括異志 魯應龍
搜采異聞錄 永亨
異聞總錄
睽車志 郭彖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林下偶談 吳氏
吹劍錄 俞文豹
清夜錄 俞文豹
話腴 陳郁

養痾漫筆 趙溍
豹隱紀談 周遵道
却埽編 徐度
東齋紀事 許觀
楓窗小牘 袁褧
嬾真子 馬永卿
韋居聽輿 陳直
葦航紀談 蔣津
萬柳溪邊舊話 尤玘
船窗夜話 顧文薦
困學紀聞 王應麟
自號錄 徐光溥
南窗紀談
須溪記鈔 劉辰翁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悅生堂隨鈔 賈似道
江行襍錄 廖瑩中
齊東野語 周密
癸辛襍志 周密
浩然齋視聽鈔 周密
志雅堂襍鈔 周密
愛日齋叢鈔



耆舊續聞
續夷堅志 元好問
至正直記 孔行素
解酲語 李材
江湖紀聞 郭霄鳳
東園友聞
遂昌襍錄 鄭元祐
樂郊私語 姚桐壽
草木子 葉子奇
輟耕錄 陶宗儀
山房隨筆 蔣子正
佩楚軒客談 戚輔之
鄉嬛記 伊世珍
研北襍志 陸友仁
湖海新聞
書齋夜話 俞琰
兩鈔摘腴 史浩
雪舟脞語 王仲暉
雪履齋筆記 郭翼
霏雪錄 鎦績
清溪暇筆 姚福
水東日記 葉盛

雙槐歲鈔 黃瑜
瑯琊湯鈔 又休
昨非菴日纂 鄭瑄
餘冬序錄 何孟春
聽雨紀談 都穆
兩山墨談 陳霆
春風堂隨筆 陸深
玉堂漫筆 陸深
丹鉛總錄 楊慎
升菴外集 楊慎
藝林伐山 楊慎
綠雪亭雜言 敖英
談輅 張鳳翼
風月堂雜識
夢占類考 張鳳翼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瑯琊代醉編 張鼎思
七修類稿 郎瑛
七修續稿 郎瑛
文長別記 徐渭
林下清錄 沈仕
鞠坡叢語 單宇



學圃萱蘇 陳[illegible]文
穀城山房筆麈 于慎行
兩航雜錄 馮時可
暖姝由筆 徐充
戒菴漫筆 李詡
近峰文略 皇甫庸
南歸日記 蕭士瑋
季談采餘
焦氏說楛 焦周
已瘧編 劉玉
玉芝堂談薈 徐應秋
金罍子 陳絳
江湖雜[illegible]
翰墨叢記
洹詞筆記雜鈔 崔銑
畄合編 林光珂
甘露園短書 朱汝[illegible]
見只編 姚士粦
五雜組 謝肇淛
說略 顧起元
說纂
雲谷臥餘 張習孔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農田餘話 長谷真逸
留青日札 田藝蘅
雲邁淡墨 朱仲
邱陵學山 王完
偃曝談餘 陳繼儒
寶顏堂筆記 陳繼儒
太平清話 陳繼儒
辟寒 陳繼儒
萬曆野獲編 沈德符
邱氏遺珠
宋稗類鈔 潘永因
枕中十書 李贄
正藏書 李贄
篔齋雜者
樵書 來集之
樵書二編 來集之
槎菴小乘 來斯行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湧幢小品 朱國禎
珍珠船 陳繼儒



揮麈新談 王兆雲
韻石齋筆談 姜紹書
文園漫語 程希堯
楮記室 潘塤
遵生八牋 高濂
小窗自記 吳從先
湘烟錄 閔元京
墨憨齋笑纂
語林 何良俊
警心錄
藤陰劄記 孫承澤
通考纂略 [illegible]
溟書 毛先舒
改齋雜說 [illegible]
香祖筆記 王阮亭
居易錄 王阮亭
天祿識餘 高士奇
日知錄 顧炎武
筠廊偶筆 宋犖
古今女史 趙世杰
近異錄 劉質
崇文總目 歐陽修等

中興館閣錄 陳騤等
中興館閣續錄
宋史藝文志 脫脫等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讀書後志 晁公武
讀書續志 趙希弁
書錄解題 陳振孫
遂初堂書目 尤袤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等
內閣書目 林大山等
西亭萬卷樓書目 朱氏
國史經籍志 焦竑
菉竹堂書目 葉盛
天一閣書目 范欽
世學樓書目 鈕氏
古林書目 曹溶
澹生堂書目 祁承㸁
讀書敏求記 錢曾
傳是樓書目 徐乾學
曝書亭書目 朱彝尊
道古樓書目 馬曰璐

兩宋樓藏書目錄 十一

書史 米芾
金壺記 釋適之
翰墨志 宋高宗
淳熙奇字訓釋
向氏圖畫記
畫繼 鄧椿
續書譜 姜夔
書苑菁華 陳思
雲煙過眼錄 周密
學古編 吾邱衍
畫鑒 湯垕
書史會要 陶宗儀
書法通釋 張紳
圖繪寶鑑 夏文彥
續圖繪寶鑑 韓昂
墨池編 朱長文
鐵網珊瑚 朱存理
鐵網珊瑚 都穆
珊瑚網 汪砢玉
清河書畫舫 張丑
汪蹟寶錄 張丑
王氏畫苑 王弇州

王氏書苑 王弇州
古今法書苑 王弇州
淡圃畫品 王世懋
嚴氏書畫記 文嘉
畫法年紀 鄭燦
鬱岡齋筆塵 王宇泰
文湖州竹派 釋蓮儒
妮古錄 陳繼儒
續畫史會要 金賁
東圖元覽 詹景鳳
書系 唐大章
書畫眼 董其昌
格古要論 曹昭
書畫題跋記 郁逢慶
續書畫題跋記 曹溶
書畫彙考 卞永譽
江邨銷夏錄 高士奇
金石錄 趙明誠
石鼓文辨 程大昌
石刻鋪叙 曾宏父
紹興古器評 張掄
寶刻叢編 陳思

兩宋樓藏書目錄 十二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薛尚功
蘭亭考 桑世昌
蘭亭博論 桑世昌
蘭亭續考 俞松
蘭亭記
名蹟錄 朱珪
元牘記 虞蔣泰
天下金石志 于奕正
法帖補系 曹士冕
金石林時地考 趙均
石蹟記
碑錄
筍譜 贊寧
泉志 洪遵
錢譜 董逌
天下名酒記 張能臣
弧矢譜
梅譜 范成大
菊譜 范成大
硯箋 高似孫
蟹略 高似孫

菌譜 陳仁玉
蟹譜 傅肱
雲林石譜 杜綰
花史 王路
北苑茶錄 熊克
海棠譜 陳思
酒小史 宋伯仁
菊譜 沈競
天彭牡丹譜 陸游
帶格 陳畯
打馬圖 李清照
糖霜譜 王灼
名馬記 李翰
蟋蟀經 賈似道
山家清供 林洪
洞天清錄 趙希鵠
全芳備祖 陳景沂
寶貨辨疑
墨史 陸友
蜀錦譜 費著
女紅餘志 女士龍輔
農桑輯要



硯譜
香乘 周嘉胄
名劍記 李承勛
羣芳譜 王象晉
蠶經 黃省曾
蘐蒲志 周嘉胄
天下鹽法志
玉林詩話 黃昇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四六談麈 謝伋
竹坡詩話 周紫芝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韻語陽秋 葛立方
庚溪詩話 西郊野叟
雲莊四六餘話 楊囦道
後村詩話 劉克莊
詩話雋永 黔正巳
南溪詩話
樂府指迷 張炎
詩人玉屑 魏慶之
詞旨 陸輔之
詩詞餘話 俞焯

蓉塘詩話 姜南
歸田詩話 瞿宗吉
存齋詩話 瞿宗吉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少室山房詩藪 胡應麟
夢蕉詩話 麻曆
解頤詩話 自笑道人
雪濤詩評 江盈科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詞苑叢談 徐釚
詞筌 賀裳
容齋題跋
益公題跋
後村題跋
鶴山題跋
放翁題跋
晦菴題跋
帝都賦 葛澧
迎鑾七賦 曾協
胥濤賦 羅公升
西湖賦 白珽
長慶集 白居易



和靖集 林逋
清獻公集 趙抃
東坡全集 蘇軾
東坡續集
東坡外集
東坡詩註 施宿
東坡詩註 王十朋
東坡詩註 趙夔
西湖百咏 楊蟠
青山集 郭祥正
闕博士集 闕宦
竹友集 謝邁
梁溪集 李綱
中正德文集 趙鼎
石林建康集 葉夢得
浮溪集 汪藻
師川集 徐俯
松隱集 曹勛
武穆集 岳飛
盧溪集 王庭珪
林泉結契 王質
鴻慶集 孫覿

蠹齋鉛刀編 周孚
北山小集 程俱
默堂集 陳淵
韋齋集 朱松
玉瀾堂集 朱槔
知稼翁集 黃公度
香溪集 范浚
省齋稾 周必大
石湖集 范成大
渭南集 陸游
朝天集 楊萬里


南宋群賢詩目錄


于湖居士集 張孝祥
野處類稾 洪邁
梅溪集 王十朋
艾軒集 林光朝
雙溪集 王炎
龍川集 陳亮
雪窗小集 張良臣
水心集 葉適
龍洲集 劉過
雪坡小稾 羅與之
洺水集 程珌

龜溪集 沈與求
歸愚集 葛立方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栟櫚集 鄧肅
橫浦集 張九成
雪溪集 王銍
平園集 周必大
梁溪集 尤袤
劍南集 陸游
誠齋集 楊萬里
朝天續集 楊萬里


五


盤洲集 洪适
南軒集 張栻
朱文公大全集
浪語集 薛季宣
江湖長翁集 陳造
勉齋集 黃榦
攻媿集 樓鑰
疎寮集 高似孫
方壺存稾 汪莘
玉楮集 岳珂
翠微南征集 華岳



臞翁集 敖陶孫
清苑齋集 趙師秀
北窗稾 余觀復
白石道人詩 姜夔
無懷小集 葛天民
靖逸小集 葉紹翁
吾竹小稾 毛珝
清獻集 杜範
徐清正集 徐鹿卿
石屏續集 戴復古
秋崖小稾 方岳


南宋群賢詩目錄


端平集 周弼
梅屋詩稾 許棐
芸隱倦游稾 施樞
馬塍稾 宋伯仁
蒙泉詩稾 李濤
學詩初稾 王同祖
東齋小集 陳鑒之
適安藏拙稾 武衍
雪林刪餘 張至龍
皇荂曲 [illegible]林
竹莊小稾 胡仲參

梅屋吟 鄒登龍
方泉集 周文璞
鞠磵集 高翥
鷗渚微吟 趙崇鉘
秋江煙草 張弋
鶴山集 魏了翁
雲臥稾 吳汝弌
庸齋小集 沈說
石屏集 戴復古
雪蓬稾 姚鏞
清雋集 鄭震


六


芸居乙稾 陳起
芸隱橫舟稾 施樞
後村集 劉克莊
雪巖吟卷 施樞
靜佳龍尋稾 朱繼芳
學吟 朱南杰
漁溪乙稾 俞桂
斗野稾 張蘊
抱拙小稾 趙希䆄
橘潭詩稾 何應龍
西麓小稾 陳允平

霎磯叢稾 樂雷發
竹所唫稾 徐集孫
雅林小稾 王琮
勿軒集 熊鉌
在軒集 黃公紹
須溪集 劉辰翁
看雲小集 黃文雷
癖齋小集 杜旃
招山小集 劉僊倫
華谷集 嚴粲
檜庭唫稾 葛起耕
小山集 劉翰
露香拾稾 黃大受
竹溪十一稾 林希逸
山存存稾 陳必復
端隱吟稾 林尚仁
心游摘稾 劉翼
順適堂吟稾 葉茵
孝詩 林同
梅花衲 李龏
剪綃集 李龏
退安遺稾 吳淵



瓜廬詩 薛師石
潛齋集 何玉桂
佩韋齋集 俞德鄰
文山全集 文天祥
指南錄 文天祥
疊山集 謝枋得
霽山集 林景熙
白石樵唱 林景熙
韶卿集 方鳳
晞髮集 謝翱
水雲集 汪元量
湖山類稾 汪元量
咸淳集 鄭思肖
道州苔衣集 柴望
滄洲集 羅公升
海陵集 周麟之
白玉蟾集 葛長庚
海瓊集 葛長庚
北磵集 居簡
採芝集 斯植
雲泉詩集 永頤
亞愚江湖紀行集句 紹嵩

柳塘集 道璨
敬稾 利登
易安居士集 李清照
寧宗恭聖楊后宮詞
斷腸集 朱淑正
吾汶稾 王炎午
秋澗集 王惲
桐江集 方回
剡源集 戴表元
剡源文鈔 馬思贊選
興觀集 仇遠
山村遺稾 仇遠
湛淵集 白珽
仁山集 金履祥
吳文正公全集 吳澄
勿軒集 陳孚
困學齋集 鮮于樞
養蒙集 張伯淳
松雪齋集 趙孟頫
清容集 袁桷
松鄉集 任士林
道園學古錄 虞集



道園遺稾 虞集
翰林珠玉 虞集
柳待制集 柳貫
淵穎集 吳萊
鹿皮子集 陳樵
金臺集 葛邏祿迺賢
傅與礪集 傅若金
禮部集 吳師道
翠寒集 宋无
啽囈集 宋无
南湖集 貢性之
蛻菴集 張翥
僑吳集 鄭元祐
竹齋集 王冕
秋聲集 黃鎮成
子素集 盧純
余忠宣集 余闕
玉笥集 張憲
鐵崖集 楊廉夫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梧溪集 王逢
玉山璞稾 顧瑛

鄭氏聯璧集 句樸　佩玉齋類稾 楊翮
天籟集 白樸　雲林集 倪瓚
鼓枻稾 虞堪　句曲外史集 張雨
霞外集 馬臻　筠溪牧潛集 圓至
蒲室集 大訢　劉誠意集 劉基
犂眉公集 劉基　覆瓿集 劉基
潛溪集 宋濂　芝園集 宋濂
鑾坡集 宋濂　翰苑別集 宋濂
危學士集 危素　清江集 貝瓊
王忠文集 王禕　艸閣集 李曄
。嘉禾百咏 張堯同　鳧藻集 高啓



缶鳴集 高啓　陶學士集 陶安
始豐類稾 徐一夔　履道集 周砥
春雨集 解縉　半軒集 王行
自怡集 劉璉　甫田集 文徵明
弇州四部稾　篁墩集 程敏政
節菴集 于謙　水天閣集 陶望齡
徐文長集 徐渭　快雪堂集 馮開之
晚香堂集 陳繼儒　大江艸堂集 陳衎
長水集 沈懋孝　自娛齋集 聞啓祥
梅村集 吳偉業
南雷文定 黃宗羲　思古堂集 毛先舒

蕊雲集 毛先舒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帶經堂集 王阮亭　陳檢討集 陳維崧
得全詞 趙鼎　清正詞 周邦彥
順菴樂府 康與之　蓮社詞 張掄
坦菴長短句 趙師俠　介菴詞 趙彥端
惜香樂府 趙長卿　東山樂府 吳激
蘆川詞 張元幹　于湖詞 張孝祥
近體樂府 周必大　海野詞 曹勛
逃禪詞 楊无咎　書舟雅詞 程垓
嬾窟詞 侯寘　東澤綺語債 張輯
簫臺公餘詞 姚述堯　稼軒長短句 辛棄疾



歸愚詞 葛立方　玉照堂詞 張鎡
和清正詞 方千里　友古詞 蔡伸
白石詞 姜夔　龍洲詞 劉過
石屏詞 戴復古　空同詞 洪瑹
隨如百詠 劉鎮　月溪集 陳以莊
順受老人詞 吳禮之　蒲江詞 盧祖皐
竹齋詩餘 黃機　竹屋癡語 高觀國
梅溪詞 史達祖　夢窗四稾 吳文英
竹山詞 蔣捷　芸窗詞 張榘
梅屋詩餘 許棐　碧山樂府 王沂孫
日湖漁唱 陳允平　梅淵詞 張矩

梅川詞 施岳
蘋洲漁笛譜 周密
江村遺稾 姚雲文
山中白雲詞 張炎
瀲玉詞 李清臣
蛻巖樂府 張翥
格齋四六 王子俊
臞軒四六
宋文鑑 呂祖謙
聖宋文選
五百名家播芳大全 魏仲賢 黃子貢
宋藝圃集 李蓘
天地間集 謝翱
月泉唫社 吳渭
谷音 杜本
名賢小集拾遺 陳起
增廣高僧前後集 陳起
瀛奎律髓 方回
宋詩選
宋詩鈔 吳之振
宋十五家詩 陳訏



中州集 元好問
元朝文類 蘇天爵
元音 孫中達
雷溪詩選 劉因
乾坤清氣集 偶桓
元詩類選 曾應柱
元詩體要 宋公傳
皇元風雅 孫大雅
西湖竹枝詞 楊廉夫
西湖竹枝續集 徐士俊
湖山詩選 徐懋升
西湖游咏 黃省曾
治世正音 歐陽溥
大明風雅 盧雝
潮音 方繼學
十二代詩選 曹學佺
皇明文徵 何喬遠
文苑春秋 崔銑
赤城詩選 謝鐸 黃世顯
列朝詩選
明詩綜 朱彝尊
今詩箧衍集 陳維崧

江左十五子詩
詩林韶濩 顧嗣立
名媛彙 池上客
樂府雅詞 曾慥
花菴絕妙詞選 黃昇
絕妙好詞 周密
樂府補題
詞海遺珠 勞堪
詞品 楊慎
花艸粹編 陳耀文
草堂詩餘 沈際飛
林下詞選 周銘
詞統 卓珂月
詞綜 朱彝尊
詞律 萬樹
詞譜
指月錄 瞿汝稷
神僊通鑑 劉守亮
五百羅漢名記
西湖淨社錄
勝蓮社約 虞淳熙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正類本草 王繼先
白雲僊人靈艸歌
宣和遺事
汴都平康記 張邦基
藝流供奉志 周密
小字錄 陳思
妝臺記 宇文氏
姬侍類偶 周守忠
睞盼兒傳 李祉
金姬別傳 楊儀
青泥蓮花記 梅鼎祚
荆釵百咏 許浩
雙名志 褚人穫
堅瓠集 褚人穫

南宋襍事詩引用書目

# 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補遺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　大滌洞天記 鄧牧

竹窗隨筆 釋袾宏　西湖志 夏基

華陽宮紀事 僧祖秀　江漢叢談 陳士元

續松漢紀聞 洪皓

繪事備考 王星聚

陶隱居正誥序 高似孫

清賞錄 包衡






錢唐沈嘉轍樂城

龍蔥佳氣儷山川，南渡開基大統傳。爲有文章京樣好，中興歌得樂遺編。

宋會要紹興八年[illegible]中興[illegible]興[illegible]大宋受命中興之寶[illegible]中興[illegible]一曰大子之寶[illegible]曰天子之寶[illegible]人宋受命中興之寶[illegible]上中興[illegible]四篇[illegible]中興[illegible]中興十[illegible]四年[illegible]興治百三十七[illegible]中興日曆[illegible]篇九[illegible]建炎中興日曆五卷[illegible]紹興元年[illegible]論[illegible]紹興[illegible]中興[illegible]建炎[illegible]中興小曆[illegible]中興會要[illegible]一百卷[illegible]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百官題名[illegible]中興百官年表[illegible]中興[illegible]不錄[illegible]宗實錄一百卷[illegible]完書也

炎炎大詔下彤階，摩勒貞珉兩壁排。喜得華恩加上舍，明朝宰相逞光齋。

[illegible]宋高宗[illegible]聞建外史[illegible]五帝[illegible]儒定九經[illegible]世之士由是以興[illegible]乃一新史觀[illegible]而不爲有用之學[illegible]嘉[illegible]用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

濟碑中左刻[illegible]八字[illegible]樓[illegible]記封[illegible]今
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illegible]春秋左氏傳
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檜跋又兩將碑其
詞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illegible]小[illegible]
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illegible]太學
與十三年作太學[illegible]以示[illegible] 宋史紹興十[illegible]年七月
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御像明年二月幸太學[illegible]上從之
帝還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親以序[illegible]大成殿[illegible]二十
六年石刻於國子監[illegible]四年孝宗幸太學[illegible]寧宗幸太學
淳祐元年[illegible]太學咸淳三年度宗幸太學 朝野雜記太學養
士最盛[illegible]上舍生[illegible]內舍[illegible]
外舍生[illegible]上書則不
待[illegible]太學[illegible]
數則[illegible]金[illegible]
十八界[illegible]一百千[illegible]人學規[illegible]
壽

百寮印信久無存遺得龍章守子孫三百餘年廿五押

誰知制誥代天言

末[illegible]後印[illegible]諸司往往借用書印有以不便論者又因
魯[illegible]借用[illegible]印[illegible]



縣丞借用寺使印諸司書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
家書有建炎勑久[illegible]御史[illegible]所受書以玉璽可
[illegible]年七月十八日[illegible]
蓋[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圖也[illegible]集有[illegible]氏所藏南宋[illegible]用
伊川先生[illegible]孫[illegible]十五[illegible]御押[illegible]太祖
南太宗[illegible]元[illegible]真宗[illegible]白仁宗[illegible]英宗[illegible]太祖元押
再殿[illegible]欽[illegible]高宗[illegible]孝宗光宗[illegible]寧宗[illegible]神宗[illegible]哲宗
寧宗[illegible]書[illegible]宋故事惟押字[illegible]書有押字則不用寶[illegible]識[illegible]
照宋初[illegible]後用[illegible]長官[illegible]押[illegible]朝[illegible]高宗[illegible]
[illegible]皆從之

雄才始事氣方酣一尺書函懸再三可惜聲聲蘇武令

至今遺恨論江南

鄧[illegible]康[illegible]不與[illegible]公書[illegible]首天[illegible]
[illegible]今會兵[illegible]奉迎而歸[illegible]今生民[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天人[illegible]是用盡[illegible]職[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所[illegible]中[illegible]下[illegible]
詞[illegible]紹興[illegible]部下[illegible]
史代臣[illegible]王倫使北[illegible]
名不著[illegible]號[illegible]南[illegible]何[illegible]

按[illegible]紹[illegible]集一百八十卷 浦室集題高宗書[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綱[illegible]何 惜[illegible]守文之主[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小臣觸諱王擇東聖主天懷寫至公一點君心千古事

兒孫何地敢忘忠

歷代臣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illegible]
此[illegible]其名[illegible]
[illegible]名也[illegible]本朝[illegible]
加[illegible]
史[illegible]
[illegible]
名[illegible]
欽宗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作[illegible]觀[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子於書中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如其[illegible]以觀書而[illegible]耶



大清樓本無宗字匣紙撫來已再傳不愛女官元祐腳

墨皇新搨紹興季

[illegible]字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以御府所藏[illegible]
神[illegible]
化[illegible]
恭[illegible]
[illegible]

築室南班洵帝魏儼涼家寶已芳菲淒涼望斷中天路

朔[illegible]橫窗雁影稀

[illegible]
略有本朝[illegible]
嘉[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 朝野雜記[illegible]紹興十六

年初復玉牒所以秦會之提舉又一十年[illegible]者二[illegible]

合一萬一千六十有六人靖康以來為[illegible]者[illegible]排連而已又[illegible]

狀元者乾道初汝愚中宏詞科者[illegible]初孝宗中[illegible]科者慶元中[illegible]

二年六月己卯宗樓[illegible]六經[illegible]開云[illegible]

登科錄凡五甲共六百[illegible]人其中自[illegible]第一甲三人第二甲[illegible]

十八人第四甲五十一人[illegible]

世奇謂[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

出為僧服罪後有自北方[illegible]

五年有白[illegible]

也逐守[illegible]有婦人自[illegible]

以自對[illegible]得[illegible]正統興[illegible]

一朝姦細竟南奔和議終為保舉恩已見秦家錯措樣

莫將冠冕付空言

金國[illegible]八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軍[illegible]事外[illegible]

北[illegible]

[illegible]



自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簪花書法評劉余全翠軒[illegible]腕隱誰說芙蓉汁上貌

紅顏代有花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賢臺閣接飛嬌九杉還夢上[illegible]天慶喜存原彩本

全章曾是弟兄藏

[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法中韓執筆存鐃歌鼓吹似前賢太常錦琯還驚訝

律呂而今不再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野[illegible]列柴門陶戶家家作酒[illegible]有龍紋白[illegible]

新窰青器已無倫

[illegible]杭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用[illegible]

[illegible]

絲緞供御喚莊生雪藕抽鐵瑩緝成一尺綃茜處不動

退朝兩步寂無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痾庭雖設莫紛紛和氣常生日好家為報臨安破落戶

東宮非日坐南衙

名水集城南湖官亂名以此得自東弃於今百年錢唐版籍百倍往昔由
此亡廂設於關外而去方誰居水陸互市人滋衆市滋夥訟獄繁庭名
尊繫纍累日長屬吏乃備夫 兩浙名賢錄 [illegible]知臨安府入對理
宗語之曰 [illegible] 師細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府兩建春
和樓推廣德意 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三年 [illegible] 大臣曰近令臨安府以
捕故著戶編置外州 [illegible] 下者乃為人訴其總
贊取錢令有司了細根治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者巧於通贊
竊取人物故有是命 [illegible]
鄧錄說首七年 [illegible] 本朝 [illegible] 衙 [illegible]
謙 [illegible] 周美大所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衛之故實一新大尹之多儀及
名鎮未正書皆誤也

駐蹀錢唐太數何風光不洛過汀多後門賦徘龍舟好
訣鐸銷鎔是此鍋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所出 [illegible] 問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 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席 [illegible] 物 [illegible] 成者 [illegible] 合知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蓋 [illegible] 部 [illegible] 城中 [illegible] 郡 [illegible]
宋南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江下人 [illegible] 動為杭人 [illegible]
音聲 [illegible] 宗南渡此帶一百 [illegible] 近 [illegible]



今人呼諺 [illegible] 所本如宋都 [illegible] 有何 [illegible] 其下 [illegible] 故呼何
數今越人云數 [illegible] 者當是南渡之遺也 [illegible] 日札 [illegible] 金人入寇 [illegible]
親樂 [illegible] 趙 [illegible] 復門之策乃起 [illegible]
之號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朱 [illegible] 光 [illegible]
日數 [illegible] 復明日使將京 [illegible] 錢唐 [illegible]
歸姻濟社會 [illegible] 神 [illegible] 杭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偏愛黃冠祀紫都為傳為帝總虛無焉遷也強宗元教
誰續華陽位業圖

[illegible] 東野語 [illegible] 用事 [illegible] 我
[illegible] 請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事不 [illegible]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孔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illegible] 牧 [illegible] 居臨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莫知其本所出問 [illegible] 書者 [illegible] 知也因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和 [illegible] 有
升老子於列傳首乃 [illegible] 所見 [illegible] 和本今不行也

心事誰知默禱時滿朝敢道相公姦九季伍伯無人識

去訪東南何處山

[illegible] 記 [illegible] 武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亂 [illegible]
賦詩有相公問我 [illegible] 何處 [illegible] 東南第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宮戰見 [illegible] 藏 [illegible] 飛事數 [illegible] 身 [illegible]
細因首 [illegible] 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illegible] 錢 [illegible]
因秦檜 [illegible] 貴人當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如是
九年思一日 [illegible] 中見足 [illegible] 而起 [illegible] 奴 [illegible] 以前 [illegible] 日某今日應
上 [illegible]

古牍葉葉森松烟點本翻珍後代傳歐瘦顏肥生態別

宮囊須購買書錢

朝野 [illegible] 始 [illegible]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版 [illegible]
監利 [illegible] 多 [illegible]
監中缺書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籍 [illegible]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錢各 [illegible] 一本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千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者不 [illegible] 且 [illegible]
刻 [illegible] 者學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色而 [illegible] 不

中興詞翰坐春風待第續紛出學宮花月平章二百載



詩名終是看文公

[illegible] 一家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人自為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可採
焉

雲漢昭回奎宿明照敝菴稱記大蘇名從來國運關文運

莫誤文章噢萊夔

庚溪詩話 [illegible] 蘇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蘇軾也上大 [illegible] 萬曆 [illegible] 府志
東坡 [illegible] 錢唐縣 [illegible] 東坡 [illegible] 名為 [illegible] 東坡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始
[illegible] 界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蘇氏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語
[illegible] 蘇 [illegible] 萊 [illegible]

春衫新剪瑞香紬。插座頻宣小妓歌。四色饅頭細印沙。花茶坊裏喚。

夢粱錄[illegible]四色饅頭[illegible]皮春繭[illegible]坊口水精紅白[illegible]經宣[illegible]大街有[illegible]開茶肆樓上專安[illegible]名[illegible]花[illegible]不乘[illegible]樂聲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illegible]在[illegible]謂之點花

南瓦遊棚北瓦過。繡巾小妓舞婆娑。逝人不盡香塵擁。簫鼓鬨場打野呵。

市井[illegible]戲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處做場謂之打野呵[illegible]如[illegible]羊棚樓等謂之遊棚[illegible]蓮北瓦在衆安橋之南[illegible]有[illegible]棚樓

明遠高樓夜半鐘。書聲蚤已聽潛龍。凡塵留得天人像。頻泼春風遍九農。

朝野雜記[illegible]明遠樓[illegible]讀書其中[illegible]淳熙[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



上御容也　庚集詩話孝宗春賦[illegible]

難將肥瘦定官家。總屬天潢貌似花。從此中興開七葉。貍奴偏是判龍蛇。

容齋事類[illegible]與詔令訪求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十人中擇二肥一瘦留肥而遣瘦未出忽陵云更子細觀令二子叉手立忽一貓走前肥者足蹴之上曰此貓偶爾過何遽蹴之豈能任重耶遂留瘦而遣肥者即孝宗也

誰主西湖造化功。總相宜詠畫圖中。四時分判拈題目。不見蘇公與白公。

夢粱錄有西湖詩誰主兩朝[illegible]造化功[illegible]南北境相連四時風物[illegible]兩字人家[illegible]看此樂[illegible]詞承之[illegible]

[illegible]插雲[illegible]家山[illegible]十景之始可知出於南宋其來已久[illegible]

堅辭長城慕功中興想望野人同醫身醫國皆司命。

星隕紀如奴僕宮。

[illegible]

栢子池邊翠栢新。珠簾十二列宮嬪。耕夫織女排香几。不問蒼生問鬼神。

[illegible]

梅粉松黃作湯餅。銀鱗青蟹供芳醑。冰天不愛花交葉。玉觔朝朝出御廚。



山家清供[illegible]山人作梅花湯餅[illegible]

[illegible]武林舊事[illegible]每年五月[illegible]

蹴得金爐動地驚。旋看鐵墻起佳城。九重相與殷勤問。想道卿兒已長成。

宋史[illegible]

此保乳姆[illegible]

為國掄才費盡思 雖於節儉亦無遺 誰知掄落天街客

三十青錢一首詩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詩每首二十文皆蒙唐墨書錢十五

苻離一敗盡南奔 道士空傳相法明 聞說相公多睡語 休將心學誤蒼生

何氏備史[illegible]



落魄[illegible]貢之盛 朝多見石湖詩 釀錢說虎邀猷子 不似狂生動觸時

[illegible]

敢與陽爲一體尊 河山影出已黃昏 清泠泉底銀牀上 籀法曾書明賦孫

[illegible]

湖隄何地葬桃花 簡簡芳名未可誇 賺煞西泠橋畔客 幾番松下覓香車

咸淳臨安志蘇小墓在[illegible]

垂軒兩行[illegible]

面皮[illegible]

志墓者當考正之

對坐今御映日明 彩雲仙隊奏璈笙 與羅盒賜東宮賞

石首魚羹[illegible]

[illegible]



薰風駘[illegible]從芙蓉閣 道冰船江上供 瓜果浸來消永日 宮官小殿講中庸

[illegible]

香雲漫與白雲遊 千載錢唐豈得休 讖語何須憂鼎折 元勳一代在春秋

[illegible]

者謂趙胄亦為不于乃與韓事附古今以讖語而為禍福者多矣宋元通鑑辛亥狀師[illegible]第十七名春秋[illegible]曰佐國元勲忠簡[illegible]忠正德文集十卷四六[illegible]一卷

青絲覆額濺銀瓊寶騎[illegible]鞍[illegible]殘隔珠簾宣賜宴

庭開花燭慶同牢

[illegible]



柳絲高颺紅旗小蘭棹平移妓樂來十錦亭邊春市散

風光老去舊樓臺

武林舊事[illegible]御園[illegible]聚景園[illegible]

曾聞總服到臨平龍德宮中祭奠誠二帝魂遊沙漠外

[illegible]

何來朽木與燈檠

[illegible]

爭買西湖真勝來

回首中原足水苦寒門十稱幾家精紛紛小鼎船中客

[illegible]



[illegible]

家鄉風物嗜鳴蛙聖主頻須惠愛加竊到坐魚資雅[illegible]

雨門日日送冬瓜

[illegible]

中興香遶天指深聯[illegible]用表忱鴛鷺兩行齊手舞

閶門多是鮑魚音

[illegible]

第叩頭拜舞[illegible]不知起於何時也[illegible]有京洛氣象[illegible]人[illegible]
皆鮑[illegible]

衛[illegible]書名滿市廛一千行走賦三千不須更問燈籠錦
翼翼宮旗拂翼綃

齋東野語[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長出[illegible]
良家物也　宋稗類鈔南渡後浙中賦稅多是[illegible]
人由此多夫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illegible]
壽宮雅字

蘋蘩亦可助調羹老媼驕兒御賜名獨坐綸扉兩朝宰
閣中不許號先生

黃氏[illegible]之日錢唐宰[illegible]以詞賀之[illegible]其母蓋賀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先生見陸秀
[illegible]朝野遺記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illegible]





[illegible]

安前[illegible]樹碧桃花曾駐龍旂耀日華兩岸水聲芳艸路
居民猶話宋官家

内湖[illegible]碧桃花[illegible]安前即是家玉鏡星冠[illegible]
[illegible]　武林舊志高宗南渡[illegible]
[illegible]　西湖遊覽志西溪有三橋[illegible]
[illegible]
義未詳

滿苑奇花擁至尊宛書宸翰代天恩細看御寶新紅沫
猶有香中粉指痕

[illegible]

水銀盆[illegible]浴時劃[illegible]小釵枝浮浮花果爭相取

[illegible]
少婦[illegible]

三朝移[illegible]過別房銀盆彩[illegible]與賜[illegible]賓親來慶洗兒會

[illegible]
只少[illegible]

[illegible]

東禾何必再三將軟革當年亦渺茫獨坐中書書剝字
果然紅日歷無光





老學菴筆記秦會之專國軌革中又多三人各持禾一束曰秦字也其
[illegible]
[illegible]

秘書省[illegible]狀元憨紅履[illegible]巾侈笑談石鼓墨文今在否
[illegible]枯蟬

朝野雜記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當國其子熺始冠多士十五年以秦熺
提舉秘書省　南宋相業陸務觀云書記先人說紅鞋飾帶始唐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空向權門夫附名龍圖曾是說端明蘇家骨月皆零落
悔不闌奴序弟兄

咸淳臨安志紹興元年[illegible]議政事龍圖閣[illegible]
賀增有曰畫字航海還復中州四方傳聞[illegible]
止但劉賢唐杜[illegible]乃拜哈[illegible]大怒 [illegible]
號不得尚書記尺牘[illegible]大蘇公遺蹟[illegible]
章[illegible]生畏時[illegible]朱子詩錄采師成
自謂[illegible]坡頁賤[illegible]康云蘇學之使[illegible]貫
以[illegible]見童子額[illegible]出對
句[illegible]門[illegible]人[illegible]坡書[illegible]
[illegible]按[illegible]四十卷

木陰斜轉月娟娟片紙驚看戴角新判得秦官何處去
雲中來往剪頭僊

[illegible]大理獄[illegible]
[illegible]見古木下一物似[illegible]
有片紙書[illegible]
大[illegible]
[illegible]
拜謝乃知剪頭仙即周也

佃客當時岳五郎盧山淚血灑松篁獄辭一紙書天日



不顧千秋姓氏香

宋稗類鈔[illegible]佃客[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罪案乃是細書與前筆蹟不同不知後來如何粘成卷也 竹莊書[illegible]
岳鄂王行實詩一片壇中藏千秋身後名

賜來盾樣襲文綈玉軫金徽御墨題不見薦紳稱四絕
曾知閤譜重江西

[illegible]御銘盾樣琴一[illegible]琴製不同[illegible]
武備[illegible]
書[illegible]
[illegible]
居曰[illegible]
時[illegible]秘閣[illegible]

皆黃門秘閣所度而琴有閣譜之有義也[illegible]
多至大晟樂府[illegible]
非入閣本者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綠雲深擁御袍黃一枕琉璃消夢長花竹後來誰弛禁
海棠樹樹染天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illegible]海棠[illegible]

訓唱詩章洵雅馴窄衣絲履繡龍頭五雲玉輦傳香遠
射塚前排招箭班

武林舊事[illegible]
窄衣來[illegible]



[illegible]射中人[illegible]以下各[illegible]
又招箭班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外又[illegible]
[illegible]

秋節即拜形容詔賜飄牲及下臣慶禮常聞南北使
金人擇日作生辰

[illegible]
九月四日[illegible]
節四月九日[illegible]
一紙[illegible]
則臨[illegible]
酒[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

諸生伏闕捲堂歸當路無才愛著遷寧遠荒祈寒食候
尚餘草木戀春暉

清夜錄曰紹興十二年武學[illegible]
帛梨水果露而甘[illegible]書不能各將[illegible]
中奏即說[illegible]史出傳[illegible]以表
賬鄉之意 成化杭州府志宋有[illegible]太[illegible]而[illegible]名在方
家皆掃了勿[illegible]司業王令[illegible]

江上風吹羅刹沙九重遙拜護儒安擬留已建客車出萬國齊簪白柰花

列朝詩選錢牧[illegible]
[illegible]鳳[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建山[illegible]
[illegible]

大理押鬼骨已枯復仇九廟獻軍俘拈香棄雪清風鎮誰寫將軍嘗石圖

宋元通鑑史嵩之遣使以玉[illegible]
等[illegible]大理寺獄[illegible]



[illegible]之關[illegible]州[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四海歡聲傳墨本恤刑寬政頌皐陶頻年獄吏宣恩處青火新楊享少牢

山堂肆考紹興[illegible]恤刑[illegible]
[illegible]宋史[illegible]
[illegible]

今日士師非不竊申王已見欲書齋滿朝伴拜毋多語還有亭端問問卿

[illegible]

設綱首民天下可[illegible]
自指當[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禁合即[illegible]
[illegible]

鐵彖班心列諫官滿朝人指滿朝歡一譚句簡書名姓又使家人製藥丸

[illegible]中侍
御[illegible]
自[illegible]

當時深悔和魚須發列江西詩派圖齋閣焚香熬研外煎茶偏自喚昌奴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觀何[illegible]二十五人以為[illegible]出自豫章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栖雲花月小坡儒元祐儀型屬後賢天[illegible]一千載事又從詩酒薦青蓮

山堂肆考宋[illegible]
[illegible]

虎頭金甲列前窩天春牛車去不停[illegible]同家姊妹帖朔風腸斷讀零丁

楓窗小牘靖康已前汴中門下多畫揉菊虎頭而于公之門[illegible]
之識者謂虎頭男金飾從之宋人在門也 予伐歸太上皇太上皇后郎
氏手金管諸王婚御以下罪某視于二十八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妹
王男女一十八人 一朝北狩[illegible]金人[illegible]過燕州[illegible]一千五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入非彈章上天階盲翁負鼓唱剔釵[illegible]從沅辰命

曾憶無人臥學齋

[illegible]侍御史王十朋[illegible]入非[illegible]
[illegible]
為友張[illegible]風[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史[illegible]八非[illegible]
剔釵[illegible]其事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外集[illegible]
十朋有此八非為錢[illegible]徐姚[illegible]刺釵自[illegible]
者[illegible]王十朋[illegible]
居臨安偶值[illegible]諸生有[illegible]
以余因作[illegible]詩以贈 余于十朋[illegible]三卷[illegible]
之[illegible]
為[illegible]



議御者于[illegible]曰臣不敢私[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此則釵之作果何為
耶

禪牀夜午春生夢書閣燈青月覆香一種痴情何處是

風流都入選優場

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illegible]
于湖[illegible]女貞觀[illegible]妙常[illegible]以詞調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內人[illegible]
貢入[illegible]
如其[illegible]
[illegible]本演其事

一斛涼[illegible]點初晚香和月入簾疎空傳韻樣紅綾袋

貢錄此詩小鳳所

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品極勝之時[illegible]
先後之[illegible]
濃有[illegible]
法載者則不[illegible]

丞相生不聞使聞四方[illegible]天慶觀也 列

不及高家九錫文

續資[illegible]侂胄[illegible]
學[illegible]
遇[illegible]
[illegible]侂胄生日[illegible]

呵殿歸來報舉觴迎門三十六鴛鴦南園又有閒風月

番逐笙歌過別房

[illegible]四人皆[illegible]夫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夜半中宮調虎符軟綿能敵鐵難輸九重尚救追回沒



去國誰憐趙汝愚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御[illegible]
[illegible]
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不知也

行間江南孰自謀私財官物已都休出師不草當時詔

伴簡何來雙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院蕃籍其名使草出辭乃止[illegible]四段其用李[illegible]之
宋元通鑑嘉定元年王綸以韓侂胄首函[illegible]金
天門備萬歲[illegible]自此上表稱賀慈[illegible]自并書傳於通鑑[illegible]令所姓
擬觀射復[illegible]自箴[illegible]迭命等殿臣等觀之

褧裳偏但醉醺醺多少山[illegible]事穀不引紅梃看花棒

風流伴得耙棺文

[illegible]者台州李氏[illegible]雖室知非[illegible]飲肉食而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容[illegible]入寺不[illegible]
[illegible]出居[illegible]本山[illegible]錢與[illegible]
[illegible]神[illegible]井[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內外[illegible]甲神[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文[illegible]師見作[illegible]
[illegible]記[illegible]州[illegible]命[illegible]為佛事[illegible]請[illegible]歲[illegible]人
[illegible]有[illegible]則[illegible]從[illegible]開水[illegible]有和尚有花棒[illegible]
[illegible]有則[illegible]喜[illegible]花棒[illegible]者[illegible]事[illegible]三四
[illegible]皆[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見事巳[illegible]卷
中[illegible]不多列

封章誰道左司賢獨秉鈞衡十七年擬漢滿朝緣底事



金人歲歲問胡鈴

甘露[illegible]者[illegible]高宗封事[illegible]上[illegible]
老[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今人知有[illegible]不知有[illegible]
[illegible]不辛耳 昨非[illegible]日[illegible]人[illegible]曰諸
公不足疑[illegible] 宋[illegible]紹[illegible]今[illegible]公曰
秦檜[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得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與
八年[illegible]事[illegible]以二十[illegible]季[illegible]十七年
宋朝銓撰忠簡奏議四卷

得過天家畢骨董虛將筆涂供郊園金竈巳苦多尸氣

彝鼎輸他列死軒

[illegible]以[illegible]史[illegible]以[illegible]古[illegible]行在[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月[illegible]自[illegible]而食[illegible]
門[illegible]知東[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人又
[illegible]畢骨事[illegible]鼎[illegible]今[illegible]中者歲久
色變[illegible]黑此何[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其[illegible]上
[illegible]名[illegible]時[illegible]正[illegible]得其[illegible]正[illegible]武
[illegible]後有名[illegible]多其[illegible]外正[illegible]

氣所使其臭始不可[illegible]能[illegible]
付之庸工裝潢[illegible]研北[illegible]
所居之室曰死軒[illegible]物[illegible]是也

㷰飛小朶斷雲根梅子青青[illegible]一門詩酒四時春萬樹

紅亭却建别家山

太[illegible]人[illegible]白也大[illegible]石也
皆[illegible]時[illegible]林[illegible]史
[illegible]小史[illegible]春[illegible]酒
[illegible]大[illegible]成大
不[illegible]為奉[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攻相所[illegible]曰是[illegible]
[illegible]皆[illegible]能所[illegible]

錦官先進牡丹衾分賜宮袍出上林篆只薰爐寒夜永

文鴛深度美人鍼

文[illegible]東西[illegible]歲[illegible]觀[illegible]
令[illegible]以[illegible]從[illegible]又賜[illegible]有[illegible]毛[illegible]男[illegible]
[illegible]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illegible]者皆五件
[illegible]十月[illegible]錦[illegible]學[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樂[illegible]建炎三年始織[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院有[illegible]貢錦[illegible]
[illegible]八答暈[illegible]水林擒[illegible]地獅子[illegible]
[illegible]大寶獅子[illegible]宜男[illegible]
[illegible]牡丹[illegible]花鳳[illegible]大白花[illegible]青大
[illegible]八[illegible]天馬[illegible]飛魚[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四色中[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大花[illegible]克絲[illegible]
[illegible]龍[illegible]白花[illegible]紅
[illegible]宜男[illegible]方勝[illegible]
[illegible]銀鉤暈[illegible]細花[illegible]天下樂[illegible]
[illegible]地[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宋錦者其名[illegible]向[illegible]錄於此

宸書曾為擬汾陽勲業[illegible]一字裹巾一把雪

慚無秦蜀入封疆

山堂考索宋御書[illegible]世忠又書[illegible]張俊 三朝北盟會編[illegible]世忠所部[illegible]入都[illegible]則以親兵自衛[illegible]把雪執信字號[illegible]把雪者其兵[illegible]之人也[illegible]兵部侍郎對[illegible]陳手書[illegible]

翠翹筆底散天葩，豔豔芳容暈曉霞。棒燭影中二十二，杏紅箋上寫春華。

焦氏說楛[illegible]翹兵內翰侍人[illegible]嚴作風枝斜再[illegible]天堂宿[illegible]二十二名[illegible]倍能[illegible]詩詞手[illegible]席間與紙筆即賦詞大妙[illegible]兄弟有[illegible]秀之句

千秋廟貌錦江濆，獻助謀猷叩木君。可惜月湖佳子弟，空傳遺墨號昇聞。

[illegible]成都[illegible]小獅上[illegible]像[illegible]題云丁嗣宗[illegible]伯石[illegible]人也[illegible]有詩名以[illegible]成都[illegible]大守公不屈死[illegible]春秋祀[illegible]成都大守[illegible]自[illegible]朝以[illegible]書像[illegible]宗沐[illegible]知與胡[illegible]





還[illegible]時人[illegible]史守[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朝[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居月[illegible]田[illegible]史守[illegible]月湖[illegible]詩[illegible]書[illegible]之

太平清話[illegible]

九市官街新業成，青裙販婦步盈盈。三更歌笑明燈火，巡檢傳呼出御營。

[illegible]集凡[illegible]城[illegible]成力[illegible]錢[illegible]文[illegible]通考[illegible]日用所須[illegible]夫[illegible]婦所[illegible]錢本[illegible]詩[illegible]歸來[illegible]市[illegible]時到五陵[illegible]歌聲御[illegible]大街夜達明

賜來金日耀街衢，百樂無如用咒符。佛佛不知煩惱界，才辭禁籞即酆都。

[illegible]

愈後乃大喜以金杯[illegible]賜之乃命以官[illegible]金杯[illegible]靈隱志天竺[illegible]考杭州[illegible]聖水[illegible]海味進湖[illegible]令他人進飲食不可[illegible]面[illegible]付[illegible]

歲寒亭外過西郵，橫幅窗閒坐小軒。半樹梅花流水上，酒標挑出竹籬門。

[illegible]

才到綸扉捧賜金，茅檐曾憶淚雙淋。紫衣中貴宣丞相，玉海金杯請點心。





[illegible]

食經珍品過堂廚，忘却家鄉樹穀株。書畫恍生別錄上，空存屈角印葫蘆。

[illegible]

前無此體也前此麈時所作又有撫[illegible]名也[illegible]

苑神仙記[illegible]物標緻上[illegible]

國[illegible]私家

泉布行郡已號繁一時交鈔又番番錢牌尚寫臨安府

官券何來天帝垃

[illegible]

家筵靜奏無聲樂別館爭排鎮宅錢練得桃花編甲隊



義兒相送上汴梁

[illegible]

涑水摩崖孰與詳奚山故牒閱星霜傳來翠墨人休笑

多少遺文在汴梁

曝書亭集[illegible]

只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刻未入[illegible]

[illegible]

聖人垂[illegible]史官[illegible]咸數[illegible]有司

莫[illegible]詩

[illegible]

從來節負出前朝風雨青燈汲古堂聞道方州舉貢士



等閒香火禱皮場

[illegible]

人心折龍洲友湖海詩名姓氏芳並枕朱絲絃已斷

老娼休唱賀新郎

名蹤錄云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蓋使其姓文也　鐵崖集[illegible]

[illegible]

搊弹詞一從水調之後隋鼎鐵子非人非今夕始於西門外作去
兒啼紫裀之句今以是句如所戒乃歸一孤耳　龍洲詞賀新郎自
跋云六十秋未試四罷賦贈老娼今今天下與娼中皆歎之

散夜歸吞六十七年九八十五而已其其流行戲與快活地

龍所救戾八八歌詩

山堂肆考云宣和北狩至九州城外見一孤塚呼為琵琶塚以其形似琵琶也 [illegible]

虹光頭射天垂象嶄峙形成准作邊送客津亭留不住

一八領頌三千

[illegible]

湯彈雙韻唱如如將鼓元何擬續話好坐嘯臺恣雅博

莫因家學註蟲魚

[illegible]

三六

料和靖草娛行郭索作杜詩之皆勘博學據記所誤

空題御墨金鑾殿不見軍容黑大蟲一等英雄沙艸外

墓門殘雨臥松風

三朝北盟會編 [illegible]

狀元局內士無雙單騎欣然犯敵幢一自明因辭國去

人傳劉洪在清江

文山全集 [illegible]

金隄宵宵游波類祝拜宮中香來灰茄鼓滿城馳鐵騎

伯顏江上看潮回

[illegible]

三七

遊北傳聞曾兩度江天意屬庚申酒人祇愛梅花好

踏遍孤山不計春

兩鈔摘腴宋少帝丙子□月北遷 視聽抄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甲戌正月十一日即位 [illegible] 北遊宋高祖劉裕丁未生庚申即位 [illegible] 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 [illegible] 宗適自北方來 [illegible] 其母以歸 [illegible] 以庚申 [illegible] 以庚申生 [illegible] [illegible] 外間見錄 [illegible] 庚申 [illegible] 天子 [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一

〈南宋雜事詩卷一〉 二十

嘉慶劉子□寫手

武林竹簡齋藏傳



錢唐吳焯尺鳧

艮嶽曾經號鳳凰東京舊地擬飲□巧石神霄夢

月上依聞唱海棠

[illegible] 艮嶽記 [illegible] 南宋 [illegible]

靖康遺識於金□何止飛誰道漢家兵制闕

陰符登已著神機

[illegible] 宋朝事實卷二 [illegible] 兵志 [illegible]

史鑄新銘帝命宣儒臣皇祐有遺編洛銘不響土圭冷

太史頻煩測會天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十六年 [illegible]

我好來朝即便留行都不改舊杭州歌聲隱隱江湖上

虹氣分明燕斗牛

[illegible] 錢王 [illegible] 我好來朝便 [illegible]

歲幣年年謝許同紅蠶南國號靈蟲巧機花近休離手

[illegible]

柘蒿原充賦貢物

[illegible]

欲負龍歸計太僉貢碧硏先報下江南柳林一議驅俘首

甚不尋盟死不甘

[illegible]

不裹冠巾女聖人雕弧那羨十流銀更饒艷思輕紅句



粉浣香梳十指春

[illegible]

日日攻書腕骨靈清江行鹿拓朱欄鉤余不獨松門字

先飾浩翁戒石銘

[illegible]

亂似蠶雅腿似豬聯綿新體果何如銀粿蜀紙沙錐利

好趁游絲一筆書

[illegible]

山谷英靈久不磨虎兒淡竹繼梁羅子瞻風采人門重

豈獨斜川號小坡

[illegible]

愛他鈎勒與描欵恨不生同黃米時繡幄裁成翰墨志

一規明月下宮墻

[illegible]



[illegible]

錢源雲雲接龍溪才過橫坑二水齊白日陰崖叫題鴂

野花開遍刺棠梨

[illegible]

絕品銘心未肯降翰林花日醉春江清明不見河中景

湖上空開戲綵艭

[illegible]

龍袞遙升啓虎關奉常官亦擬先班宜和雅樂如何補

知在先朝衍節間

[illegible]

枉被人稱紫府仙，原芝怎不究先天。君王雅愛通經士，圖畫龜龍進巨編。

四朝聞見錄：張孝祥……人稱紫府仙……[illegible]……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illegible]……非其人而著[illegible]……朝正色，雖當世大儒，致見稱……[illegible]……以朱子……

直[illegible]喬木野張稷，[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認筆蹤，不似韓家失機表。

勸君餘暇誦車攻。

[illegible]……



中興[illegible]……車攻詩以賜[illegible]……

松花如粟布前除，嶺脊猶傳古宅徐。一笑湖西梅處士，茂陵書去野亭虛。

[illegible]……

金鈐[illegible]條奇回佛跡多，憑梵夾開不信香山老尊宿。

玉顏花貌[illegible]

朝野[illegible]……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

赤岸前頭蕉羽驅，平江供億五千夫。韶茶宣賜無箋表，蚤駕冰[illegible]過鼎湖。

[illegible]……五千三百十四人。武林舊事……

雄關入界二千里，[illegible]六十程。累葉綜傳分歲月，兩家書在記和盟。

[illegible]……

早聞玉器出層闌，更設陶沙敢慘顏。不計本根江乘壘，



空教保護劍門山。

金陵事迹……[illegible]……

才罷一盃還相噀，想夫墻曲有前因。從今閣下乘龍婿，莫解金刀與別人。

[illegible]……

兒家不繫[illegible]，[illegible]杖綴玉瓶細馬駄，成隊去

傷心猶[illegible]

蒼浦筆記云政和[illegible]于徐州[illegible]和[illegible]上[illegible]今[illegible]諸女入宮中命宮嬪養之[illegible]日殿內殿上見[illegible]封有忠州二字取閱乃王氏女入內事即日召見賜金帛數命遣嫁 婦[illegible]宋宗室[illegible]錢塘[illegible]吳彥高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

天上何曾下玉棺人間偷把淚珠彈可知故鬼依新鬼祏宇[illegible]奉安

中興[illegible]十[illegible]年八月[illegible]月[illegible]太廟[illegible]建太廟於瑞石山[illegible]欽宗不[illegible]祀[illegible]欽宗[illegible]祀欽宗[illegible]一言[illegible]不可不辨

漢祖關前兵有罷劉伶臺下酒如池閑關頌酒斯何意知是風流女畫師

[illegible]寶[illegible]盧[illegible]堂圖[illegible]入高廟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大小[illegible]閑關頌酒之圖[illegible]劉家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紀劉[illegible]人物

規模不定事逡巡和福寧須怨相泰可恨將軍無死地荒郊一壟賈宜人

識遺紹興中張[illegible]上言曰紀[illegible]間命相十四[illegible]政[illegible]無[illegible]二十人宜其紀綱[illegible]無成功[illegible]謂規模不定也 知稼翁[illegible]所[illegible]和戎國之福[illegible]相[illegible]安府[illegible]岳將軍[illegible]在錢塘門外[illegible]時[illegible]賈宜人墓

鄞邱全陀著錄成桃溪雖謚手題名未詳蘄國爭三字猶[illegible]文[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詩 [illegible]全陀[illegible]二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

叢木[illegible]嶽[illegible]前[illegible]奉[illegible]宋朝[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胡[illegible]罪[illegible]家[illegible]隱[illegible]見[illegible]者[illegible]岳[illegible]記[illegible]出之[illegible]輔編年錄岳鄂王[illegible]岳[illegible]張[illegible]必須有[illegible]必須有[illegible]以使人[illegible]此[illegible]宇與中興[illegible]本末[illegible]今[illegible]須有[illegible]事[illegible]得其實也 金佗[illegible]編[illegible]自序[illegible]王[illegible]國史[illegible]之行[illegible]文昌[illegible]而上之朝[illegible]忠武[illegible]孫[illegible]御[illegible]之子

圭田新錫奉丞嘗無復東家舊講堂[illegible]水兒孫幾輩[illegible]風煙[illegible]斷柳林莊

朝野雜記中興後[illegible]東家[illegible]衢州[illegible]家[illegible]世[illegible]在[illegible]東[illegible]十[illegible]御莊[illegible]柳林莊

孔門弟子自清贏[illegible]塑儀更舊表儀為有龍眠傳搨本可曾新[illegible]畫淳熙

咸淳臨安志淳熙四年建石經閣[illegible]兩學[illegible]廟中諸賢[illegible]像[illegible]有孔門弟子[illegible]刻於石藏石經閣



嚾雨[illegible]天際[illegible]誰從配食憶魚門七篇幸不亡金鏡教付東朝細討論

[illegible]記[illegible]州縣有孟子廟政和中詔以樂正子克配享[illegible]從祀[illegible]公孫丑[illegible]仲子陳臻[illegible]屋廬連徐辟陳代[illegible]公都子咸丘蒙高子桃應[illegible]成[illegible]季孫子叔疑江後鄭[illegible]陽[illegible]編無行在諸賢宜留意也 名勝志魚門[illegible]城也 東京[illegible]時侍御史胡[illegible]上言以中書舍人胡[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孟軻氏[illegible]明聖道[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國家而[illegible]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今講東宮官[illegible]用孟子

伐鼓淵淵揮扇同巧思[illegible]霞女郎中後來傳得千文虎字畫分離[illegible]下

[illegible]

野[illegible]戲罷[illegible]鏡[illegible]傳[illegible]

不扶紛索上秋千

雲麓漫鈔……[illegible]……戲

父子唐虞有憲章卯山宮闕何相望紛披玉檢勞雙

曾悔中書失一綱

[illegible]……為李忠……

釣容法部幾班頭半是吳歈半楚謳誰解綠腰花十八

但教小令說歌喉

……[illegible]……鈞容……



宮其餘多隸臨安府……[illegible]……花十八……又有……鈞容……

飲馬歌殘絡馬銜浮屠軍已越重巖守宮簾入黃鐘調

蚤向陽山進一帆

……[illegible]……

親見宮裝寫洛神殘妝……[illegible]……從來石刻雁……鎔釵

猶記花門舊日春

……[illegible]……

染……[illegible]……御製詩……[illegible]……

帖……[illegible]……

毛詩一卷……[illegible]……竹部敎仍為浮花行列嚴

緗縑不……[illegible]……

……[illegible]……

清鐘春作碧波……影……梵林何取香山舊詩句

山……[illegible]……

寺人……[illegible]……詩……[illegible]……



穀啓孫諳倒江波六合於今號六和不見一瓶明似雪

龍山依舊葬煙蘿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皋……萬歲坐神農……向吳山第一峰藥局有方還證類

不知仙艸……[illegible]……

……[illegible]……

館閣[illegible]錄列庭軒崇文舊目依稀見

[illegible]沉沉割缺番

朝野雜記[illegible]紹興十三年建秘書[illegible]館閣書目[illegible]

[illegible]六十六卷[illegible]

手跡[illegible]野人識[illegible]太[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札經題後

[illegible]清

[illegible]朝野雜記[illegible]水心集[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二　十

文鑑經時未始刊愔愔理學罔斜彈家山尚有圖書在

不比東萊費墨丹

[illegible]書坊先有聖宋文海孝宗得之命本府校刊[illegible]

稽古如何不鑒今輪臺甄別信森森可知千古公言是

惜[illegible]痩渾系譜心

[illegible]

元祐忠良元始雲慶元理學禍重貽寧知御閣移碑去

又見神[illegible]

[illegible]

末擧手版[illegible]僉人一例裝安得長書似方成

清風紋不流湔彩

[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二　十一

[illegible]方舟集方風[illegible]

易地因頭事總非髑髏夜泣佛燈微死灰又熾咸陽焰

江[illegible]不難推禍福機

[illegible]

三班受使拆符盟欲賦[illegible]作美談而城京爪似冰雪

不勞遠遞到江南

[illegible]

續說引使副人十驟御前撰入淵內官問本皇帝躬身受贊于說左下……高麗良馬……歸昔土來使至金……（小注漫漶）

高麗猴毫……松花……卻有野猴手

不管霜牙射月中

（小注漫漶）……復卿題……東坡題……

春水平隄湖上下，相攜早試踏青鞍。花枝繞路山南北

歸去還乘搖碧齋

（小注）……二月一日上踏青……碧齋是當時御舟之名……求莫集詩……不見孤山……



萬松深處響秋濤，路繞宮城氣象豪。慕地西風一行雁

山雲江月轉蕭騷

（小注）……錢唐……東松聲……松聲……

除卻梅屏無竹梅，虞淵簿錄不須猜。洛花總入韓園去

越果催從項里來

（小注）北磵集……會稽志會稽楊梅惟項里者……

玉女朝天銀作椎，詞臣宣賜捧彤章。珠簾十二龍樓捲

柳絮吹來□□粉香

（小注漫漶）

與君有樓書題朱欽……少保有冲……小圃……少保即楊次山

花枝馬上感雙大鏡……舞袖織亦有新詞傳禁苑

清華貢欲……

（小注漫漶）

柴柵……名何太……鍾鼎能凌薛氏無

（小注）讀書附志……宋人余袖……鍾鼎款識……

千秋史法弘綱在，十四經文舊目遺。兩部聖言齊會論



一編帝學古今師

（小注）……朱子通鑑綱目……中興館閣書目……

多少官人馬上看，涼衫輕拂鏤雕鞍。昨朝曲宴需雲殿

親見官家進小冠

（小注）……涼衫……

內苑新營宣一亭，擬將射策卜文星。無端竊得機關透

造牓天顏墨有靈

（小注漫漶）……狀元……

齊郡占籍幾春秋紬史翻經死不休不向殿前與五盞

儘判度語纂缸酒

[illegible]

翻本蘭亭自取嫌寧知博議辨尖纖當時最好宋槧拓

玉枕偏詩字格嚴

[illegible]

葺衫細蹙錦鞯稜蕉翠珍珍痛不勝狂自監投諱玉牒

愁攤小雅映秋燈

[illegible]



霜草稜稜健鶻舒秋風獵獵海天虛南中那得巢生犬

宮禁空傳味激書

[illegible]

國事已荒藍貌鬼南人惟恃黑灰團蟻丸夜達中書省

只作牽絲擬弄觀

[illegible]

---

[illegible]

為有留閒識小名又聞[illegible]閤系羣英傳來都是臨安本

粉墨閒銷與漫評

[illegible]

香奩弟子舊泰風[illegible]精深碑版工莫致長牋怨夫婿

徒輝老虎倚星總

[illegible]



[illegible]

舊說南朝二百寺猶餘兩碣未頹扉誰知千古忠姦蹟

却在波崖泐石間

[illegible]

黃鶯枝上畫眉啼何處西陵路欲迷故故與人與鶯湖去

相君心愛白沙隄

吳越備史西陵即今西興錢氏[illegible]成尋驛[illegible]錢唐湖石記[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公路[illegible]相出乘朱輪與白蘇[illegible]而行[illegible]三朝政要

嬌女如花掩畫屏牙旗小祓閑松廳新聲仿出奇奇集

更向[illegible]門蹀躞縹

[illegible]功也[illegible]奇[illegible]人[illegible]相[illegible]有[illegible]書本

鷗鷺不逐五湖雲那肯鎔金鑄范君黃土搏成終是偶

沉香爇盡吏誰重



研朱泚墨翰文似沁綠堂青銅匭如久已朝堂不設鼓

元朝[illegible]賈似道既古湖山之勝作半閑堂[illegible]

無勞齋館有辭書

三朝政要景定五年造金銀見錢關子其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illegible]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黑印宛如一賈字[illegible]又[illegible]青皮別志行在[illegible]院有院無鼓以致在[illegible]元朝政要大學生[illegible]書[illegible]百人合[illegible]其[illegible]諸生[illegible]以辭先聖 大學[illegible]

水西雲北景蒼蒼花塢風晴月有香何似梅花東湖好

長留孤影照冷泉

湖水集云賈[illegible]水仙王[illegible]中建堂奉[illegible]水西雲北曰月香花影曰晴光[illegible]詩成[illegible]

爛爛珠光散不收香煙繁郁水空流皇家寶玩誰能識

冊府猶堪[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千上玉只焚身[illegible]八執二十金釵共垂手

九歌聲裏哭孤辰

朝政要[illegible]

錦剝蒲桃稱異色當時詠史絕奢華後來與論成謠詠

玉碎琉璃號假花

中興[illegible]錦[illegible]臣[illegible]代玉民謠曰滿頭多是假無處不琉璃[illegible]謂流離也

墨花零亂浣殘脂猶爾烏闌鈔詞休話予康舊都事



蔡奴留影傳師師

四朝詩集[illegible]抗妓能詩[illegible]小娟[illegible]後村詩話[illegible]妓部六即蔡奴也[illegible]師師小傳[illegible]蔡奴傳[illegible]

燕子帶來雙翦雨梨花老去一絲風啼痕流就紅心草

誰葬金釵葛嶺東

桐江[illegible]生天下[illegible]

會向歌樓喚酒家不煩東帶款從迎天釘若藉九嬰佳

秘色新來雨後晴

[illegible]

自是清才樂玉判[illegible]叙別[illegible]琅玕桃拔總有傷心淚

勤勸節[illegible]

[illegible]

我曾把讀梁溪集五世三公喬木材此日君臣咏魚藻

湖閣親[illegible]龍來

[illegible]

宮袍掩映牡丹[illegible]鞭絲出禁闈[illegible]語春街探花使

今年春榜號龍[illegible]

[illegible]



蕊珠[illegible]尋常事尚見同班兩錄留千古香名磨不滅

後來應號小瀛洲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同年小錄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登科錄此二錄猶有鋟刻為有朱文公及文信國[illegible]名在第[illegible]小字[illegible]信國第一甲第[illegible]名字宋瑞小名[illegible]同班小錄序即題名[illegible]錄也[illegible]近[illegible]南宋進士題名之處

十里平湖波浪深大魚成拋小魚針放生不禁魚兒活

贏取[illegible]家幾笏金

[illegible]

羅屏掩處添三尺蘇幕遮來抵一重若使藏鉤勝隔座

紗[illegible]草代分春

[illegible]

玉龍萬捲發靈虛[illegible]江淮帝居只道鳥兒車逆伍相

不知水馬弔三閭

七修類藁[illegible]

南朝剩有虞公劍能比金源水造刀待與青城閒鼓拊

西風一葉汎[illegible]騷

[illegible]



[illegible]倪雲林集[illegible]

桐華煙細不須多案上牀間置幾螺怎得清芬如帝子

請將墨史試研摩

[illegible]

春寒遺風自曲江水[illegible]百花隱映煙燈火錢唐夜

十隊酬春賽不降

[illegible]

擔中小隊出通津艷紫文羅半隱身縱使凌波步羅襪

不爭水路般紛靡

清波別志[illegible]以[illegible]紫[illegible]貴[illegible]出令人持錢金水罐[illegible]此錢亦京之遺風也

井汲甜瓜分外清十街三市幾番更水銀不願天宮賜
只願官除竹木征

夢粱錄六部前有甜瓜井　清波別志臨安人移星以傍井處為佳　中興編年紹興二十六年七月臨安兩水銀　三朝政要[illegible]五年臨安[illegible]竹木之征

潮拍椿滑卦畫脊蛟宮荒怪漫然犀鱗蟲水母差堪異
更詫毛羣膃肭驕

吳越世家錢鏐築捍海塘以木[illegible]水[illegible]去岸二丈九尺[illegible]九木作[illegible]象易說脊卦清卦由是潮不能攻　[illegible]集錢唐水母詩[illegible]中水[illegible]莫名出[illegible]如[illegible]行[illegible]志臨安小民往江口見潮中有[illegible]物[illegible]有[illegible]脚[illegible]背毅似不任持重[illegible]四十斤或名為海狗[illegible]有[illegible]人謂[illegible]形狀[illegible]膃肭[illegible]也



五酘封蒸按舊經亭童取汲水清渟河陽風月依然是
況有如花儐酒伶

吳公錄要江南五酘酒　隱[illegible]院書[illegible]相須而成在[illegible]水之[illegible]者西湖之水清甘如[illegible]其外則用龍山[illegible]水[illegible]外用[illegible]井水[illegible]北外用下湖水　夢粱錄臨安府[illegible]官城內外[illegible]每年清明前開煮[illegible]日開沽[illegible]各庫[illegible]官私妓女社隊鼓樂迎之[illegible]　許都記酒家望上書河陽風月

湖目全憑水結叢琉璃地上旱蓮紅鴛鴦豈是能言鳥
喽喽經魚粥鼓中

北磵集白蓮花寺在風篁嶺下華法師誦經於此蓮生陸地鴛鴦亦解誦經　湖目蓮子見咸淳志詩

一生難報狀元恩日月精光吐復吞不信漁陽撾鼓急
回頭無路哭修門

文信公傳[illegible]阜亭山公往議和伯[illegible]公謂[illegible]狀元宰相[illegible]一死報國耳　文山全集[illegible]宋高[illegible]揚[illegible]

蘇[illegible]愛梅[illegible]南都[illegible]山[illegible]門[illegible]十里

[illegible]鵑啼上萬年枝一片斜[illegible]月去遲滾滾錢塘潮等閒過
送龍江上[illegible]

[illegible]洲集[illegible]不食[illegible]公[illegible]大父死節而宋祚已[illegible]乃作[illegible]

夢斷瑤臺冷似冰嗒嗒紅嘴語雕稜木波不斷幽人怨
梧葉聲中蟋蟀燈

[illegible]鵝[illegible]得梧桐一葉[illegible]

笑老湖湘更不歸選[illegible]孫[illegible]傷心隴酒城南路
現[illegible]作[illegible]飛

[illegible]集[illegible]風行[illegible]人以為仙[illegible]其[illegible]居[illegible]



[illegible]以詩[illegible]見[illegible]十七人其詩並見集中[illegible]本朝有不同

千古靈胥氣未銷青霓更見下雲朝巫師但擊靈鼉鼓
更有何人賦大招

[illegible]錢唐[illegible]諸生居錢唐[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也三宮北行公[illegible]神[illegible]封金龍四大王[illegible]傳

傳道[illegible]春四壁還[illegible]湖深有無間元和圖牒分明見
何處沉[illegible]界不山

朱[illegible]錢[illegible]入[illegible]劍[illegible]訪青城山[illegible]元和郡國志[illegible]一界石今[illegible]名宋志已無今不可考

故事今憑共討論[illegible]老去鳳凰門菲䔧醒後黃粱熟

便話南柯也不根

[illegible]

名集猶傳六十人湖南八江月話津津而今花柳新題處

況是欣逢舊歷春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二

[illegible]

柳九州春

仁和陳芝光蔚九

元朔朝正海國來聽雞探曉光催千官鵷立瞻天表萬歲聲長繞殿當

夢粱錄[illegible]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使[illegible]入賀[illegible]高聲呼萬歲[illegible]名爲繞殿雷[illegible]除夕詩京國[illegible]除夕[illegible]爆竹聲[illegible]古詩[illegible]

金釘彎橋白玉欄鈎奇全勝偉觀堂假山勅賦壺天景又見香蘭設御床

癸辛雜識[illegible]德壽宮[illegible]乃中秋賞月之所[illegible]

偉觀堂　海野詞侍宴德壽宮應制賦假山調寄醉蓬萊云[illegible]

琴寒堂上賞春風壯麗由來絕代工小憩有輿高柳下酴醿飛雪壽杯中

二老堂雜志[illegible]正月十八日[illegible]太上皇帝[illegible]

柳陰橋影步忘歸樓榜雙清碧四圍消得騷人奇絕想荷花欲翦嫁時衣





[illegible]

老木雲煙望裏平小春橋外水風香猶餘圖畫雙杉古誰把青龍插下生

[illegible]

酴醿如雪酒初醒修竹風搖著作庭曾說牙籤紛萬軸不如丹筆寫盤銘

[illegible]

沙河燈火接星關洞裏神龍去不還部伍亭前空綠艸戴高祠畔聳青山

[illegible]

思陵筆致入鍾王搜得麻牋僅九行試看當年題識在磁藍箋色逼[illegible]光

[illegible]

梅竹勻將扇面攤江南情思落齋紈可知高紙為承[illegible]

儉德猶留後世看

[illegible]

和王世澤有文孫，猶記當時雲洞園。搜輯九經奇字在，更饒六帖與評論。

[illegible]

天竺山西巖谷深，松蘿交翠自成陰。老禪慣與猴公戲，擷果時來樹下唫。

[illegible]

一山桃李占繁華，武庫旗翻寂不譁。回首孫萊雲氣近，殿司營是太師家。

[illegible]

纔過燒燈小雨收，玉梅飛上玉搔頭。涅槃勝會花生日，看畫長明寺裏遊。

[illegible]

六甘七分添線處，五更三點賀冬時。地瓶移插梅花吐



繡罷簾旌喚舞兒

[illegible]

宋家南渡擬東遷，為有遺經大道傳。不比五山兼十剎，崇儒但賦北山篇。

[illegible]

韋公大學原奇士，周子兵柖亦勝流。天下何曾有[illegible]郎，人間可惜重魚頭。

[illegible]

夢兒亭下鮮紋青，更著佳名謝[illegible]亭。一賦湖塘春艸句，只唫五字對山屛。

[illegible]

龍眠古器寫形新，[illegible]流傳入要津。六十卷中蘇鼎字

不知曾否辱狂秦

揮麈錄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為一圖[illegible]歸秦伯陽伯陽[illegible]紹興間本今無矣

黃羅封麪賜頻叨德大王侯始食牢夢裏紅衣有歌句

全芳備祖[illegible]

普門何必更相遭

[illegible]

緝熙小殿研山排御墨流香記損齋天語微聞先八法

[illegible]

正書派別出垂釵

[illegible]





五柳園前柳線低新開門外草痕齊若從新路看花去

都城紀勝新門外有柳御園 咸淳臨安志五柳園在金剛寺北[illegible]

一片紅隨碧玉蹄

有花杏號城東謝路

鄂字書成壯氣存臨安何處望中原蘆川亦有英雄語

[illegible]

秋[illegible]而風鼓角喧

[illegible]

活水穿田一徑微麥潮化蝶作團飛蟠龍[illegible]花樣

[illegible]

多向都城賣却歸

[illegible]每日市於都城

石八郎祠社鼓鳴翹兒井畔聽溪聲千林吹落梅花雪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石八郎祠[illegible]

一段消愁遣不成

梅花到得吹盡雪盡是清絕不是香

侍讀清才進美寮一筒散卓拜中書叢奎自愛屠希手

[illegible]

入貢澄心紙不如

[illegible]

鍛銀枉為問丁儔帶格曾傳號笏頭不信還來玉包肚





可能勝得紫絲樓

[illegible]

恢[illegible]珠[illegible]中作向[illegible]搭子

[illegible]

京[illegible]度杏花風

[illegible]

都亭館伴禮殷勤向今泉亭坐夕曛無奈西湖鉛滴水筆端驕語記煙雲

方與勝覽都亭驛在候潮門裏同樂所北使至闕先遣館伴使賜御筵於班荊館明日赴… [illegible]

記看來即書 [illegible]

平章廟記筆穠纖却費青珉片片劖秋壑一生珍玩在右軍小影閑琛函

志雅堂雜鈔 [illegible] 手忠文公集天杭 [illegible]

白石方泉擅賦才西湖寺古共裴回綺牀熏陸多生頟得見金銅佛塔來

方泉集 [illegible]

低擲山寺 [illegible]





湯休 拍板宣孃箇唱賺勾闌盡有名籍六么官本外新添笑月中行

武林舊事 [illegible] 中行 [illegible] 元人院本所自起也

蟹黃水不莚西湖和樂樓前妓喚酤借問風流趙夫子郎官還似酒監無

清波雜志 [illegible]

花牌惟意所擇

南人養馬不知名馬券傳來為習兵嘆息銷沉熊虎氣八哥空策蹇驢行

吾鄉集南人 [illegible]

莫問仙巢何處亭雲濤尺五鮮人跡鳳城歸去鍾聲急





紫水如霞分翠屏

[illegible]

意篇底蘇嶺月樓 [illegible] 紫水知音

海門樓櫓散煙塵 憶神州舊日春一自杜鵑啼不歇高峰 月有孫詩

[illegible]

鶯頭不出應乘吾魚鑰初開照紫開却蘇堤芳艸外游人剛字上芭蕉

愛日齋叢鈔[illegible]頭巾當[illegible]一老宦者抱持案杌子於時上馬亦所[illegible]出然
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 [illegible]故宋宫中用[illegible]編册
[illegible]古制也 [illegible]蘇提詩未嘗書樹[illegible]
雜香輪蹄了四時 [illegible]宮上題詩字亦復
看來卑不全餘溼未[illegible]前

福嚴永助滌含沙[illegible]滴銅容悄[illegible]家香骨藏埋問誦客

詩絕容與仲梅花

西湖[illegible]錄劉松年福嚴[illegible]仁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illegible]月[illegible]元詩[illegible]
[illegible]
梅在[illegible]

錄教騎頃便為蠶惠氣沖霄吐白寬誰道闕中頻賜酒

那知膝底著留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蟲篆初來出野田樂章親製答貞奔還勞十八童親賜

[illegible]
[illegible]

箕意何如千潤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猶是飛來小朵峰細泉穿石響琤琮上人昔日稱湖隱

拂拭殘碑看落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碑版無如君玉工後來世綵亦稱雄仙花發萼名書在

猶記重刊入禁中

寶刻類編宋碑玉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艸江南讒　不空嘗飯思故園愁十洲春色重門裏



餘得春風舊酒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假[illegible]清華第一班一飛何事不知還名孫死節留餘叢

雖[illegible]初老鳳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海門蒼翠簇山忽起清風一線間為有潬沙三百里

牛車須避迅潮迎

見有龕赭二山峙為海門故設兩為壽今觀其形勢却未為門也非山形卦也潮臨郡之將來先以清風為之一線於天末故謂[illegible]為[illegible]從海門下有沙[illegible]自[illegible]里[illegible]伏[illegible]以牛車[illegible]過[illegible]

坊間墨本幾差訛更怪麻沙滋裂多自古文風關世運

異端誰識是同波

[illegible]古人書[illegible]歷世[illegible]宋[illegible]麻沙[illegible]

三絃隔應琴書在八卦奇形古研留可與山家作清事

何須更覓鬼功毬



[illegible]

雲氣鴻濛樹影判教凡卑不容窺誰知天上春生曲

流入今宮總成垂

[illegible]

當壚鬼女貌如花細雨軟風綠碧紗閒道[illegible]

陵迦誰遣誤金蓮

[illegible]

二三皆鬼也語不見

[illegible]

故人相對泣紅妝一曲清歌欲斷腸雖少霓裳陪鳳輦

不教[illegible]色[illegible]厨娘

[illegible]



楊柳新塘裊翠絲便娟歌舞泥人時東風過了花飛盡

不及銷魂有務兒

胡海新聞[illegible]

王郎小印宛如[illegible]從重須鈐虛一帖硬黃留犍筆

人間猶識換金[illegible]

[illegible]

寒食不章上塚回集賢□下獨興表賢見不辭歲冒西

可見吳興何氏來

[illegible]

明兩爲雖是蒼日安不觀音一逝一已朝官無剛森佛大松雲裏

度廟龍安繪像寒

[illegible]



泥金帖子報新名書上綸扉有品評春日桃符非麗句

十年而已怨公卿

說略報新進士第之泥金帖子 [illegible] 桃符云 [illegible] 十年而已十年間

禾稼鎌鐮見桃環佩亦清明月一痕照水圓開天水碧

露桃淚□總無言

[illegible]

中興爲有求賢詔不取金村舊王節雪下天門空洒淚

有人側岸看千帆

新定續志 [illegible] 詩入 [illegible] 闌千帆一過

愛他十里清涼國吳越江分捐顧問白骨難爲補天石

太行久已不能山

解頤詩話宋行都西山多 [illegible] 吳越山多 [illegible] 太行不能山

畜犬從和給賜多金鈴不動臥晴莎心知不愛春林牧

休寫歸牛綫下坡



南宋相眼德壽宮後下畜狗五十隻 [illegible] 大江 [illegible] 事以上皆南宋畫院人

梅花細雨傷山居佛粥酥醾山定初愛翁顏師能齊物

碧螺無尾小焦魚

[illegible]

難尋吹笙巖中跡空見蒼龍木面移西□□東都金世界

空傳祝聖到靈芝

翰林珠玉有韻之隨宮以藏未[illegible]翰雲[illegible]
有天美人[illegible]
徽宗登位前一年中秋夜以賦[illegible]宣政禪[illegible]
次年金人入汴[illegible]
東游其賦詩又因將命[illegible]時

一泓寒碧兩連山[illegible]是歸鐵修苔行

誦經松下鶴初回

臞翁詩集[illegible]
記字墨頭陀碑[illegible]郎氏[illegible]
連山在[illegible]採芝集上天竺詩老樹[illegible]
中晦歸天竺寺西湖山下多[illegible]
野後歸兩錫歸松[illegible]東志臨安下三竺道者若行僧[illegible]
前日夜持誦[illegible]

遺臣前是老門生游戲清都一笑迎故國三皇廟猶在

疊山先生[illegible]
皇帝遇[illegible]

靈胥江上漭縱橫



字[illegible]大君子知人之明[illegible]
宋處[illegible]
[illegible]

玉津鐘磬暗香凝秘省銅缸水溶溶道飯僧何所益

香廚翠釜貽秋鉉

琴[illegible]
宋[illegible]
[illegible]

曲從自製[illegible]堪師[illegible]影孤飛白石詞姜夔王孫才思敏

遺墻惟有落花知

白石[illegible]揚州慢[illegible]

與周公謹泛舟西湖酒半公謹舉[illegible]行花[illegible]成
花自落

鐵緶沉來箭鏃埋巾箱放島失安排空饒紅杉豐儲積

澤國圖安只自非

[illegible]

宴罷瑤池捧瑤觴拜彤墀笑語溫日暮天堂深處宿

金蓮燭影獨承恩

[illegible]

臨平山下藕風輕軟軟游頭似雪[illegible]問道尚方新薦果



安榴猶自號金櫻

[illegible]天中記杭州號石榴為金櫻[illegible]

苔繞[illegible]何必較施朱[illegible]禪[illegible]春

猶有凌霄絡樹無

[illegible]

冠上金貂[illegible]與郭師垣夜光[illegible]雙臉少

賀啓中門欠[illegible]

[illegible]

胡中和哦[illegible]錯說官家也好[illegible]不使[illegible]歲婦

春愁脉脉為誰來

宋艷異集[illegible]

華陽巾子道人如[illegible]院行行[illegible]大宗操[illegible]甚恭[illegible]語

楊妃鄉也駭程供

揮麈餘話向宗[illegible]方建炎來為[illegible]
[illegible]華陽巾[illegible]
合而為[illegible]何耶向曰[illegible]
楊貴妃[illegible]
古操[illegible]是恭又以戲[illegible]大宗曰

節樓兩建靜干戈証果曾經過補陀羲熟明良慶會閣

一門六老共婆娑



兩朝綱目[illegible]補陀見大[illegible]
[illegible]公壽八十九[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illegible]

打山[illegible]掩[illegible]窗[illegible]睡此客到稀[illegible]河陽張彥發

苦居樓畔借書歸

[illegible]

仁王寺裏談[illegible]來更向九溪十八

[illegible]澗臨流洗足帝青苔

方泉集[illegible]歸[illegible]仁王[illegible]
院門門閉[illegible]

長年無事[illegible]
足借書石臨[illegible]
[illegible]劉詩乃在閣中[illegible]仁王寺[illegible]
吳山之仁王寺[illegible]湖北[illegible]

侍郎三世[illegible]比較相公三世虎

裏頭日日近同冰

[illegible]

鞠茵淪盡扶春[illegible]吟逸蝶

嬌姿偏奈雨中看

[illegible]
[illegible]小[illegible]
[illegible]
時朝[illegible]看不足[illegible]



門館逶迤南北[illegible]不須掌印日相從他年十萬兵聲亂

洲上遺仙何處蹤

[illegible]

德壽宮姬取次娛大劉宮過小劉呼夫人[illegible]十[illegible]餘

誰不數宮中有王奴

朝野遺記[illegible]劉妃以安人入宮為紅霞帔後拜[illegible]
氏[illegible]春[illegible]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
郭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

東門司才人李氏十氏告紅綵綢緞令[illegible]紅羅[illegible]大人順政郡夫人吉紫綵銀鐸[illegible]兒等紫[illegible]十[illegible]令兒[illegible]稿[illegible]小[illegible]等題[illegible]

舊碑遺字得雙行貼說西霞浣古香自奉宸居[illegible]襖帖

神光難掩在宮墻

蘭亭考[illegible]修禊所得本前有薛稷書兩行十八字後高宗取石入德壽宮[illegible]此本[illegible]和中[illegible]地得此其精神鋒鋩出正定本上　又蘭亭序高宗所御宋翰[illegible]曰襖帖

鸞新醜語竟能堪異日華班抱隱慟鳳閣裁同妃子笑

西風已駕遂臣驂

[illegible]朝政要[illegible]又德安[illegible]人[illegible]勇悍[illegible]新城中[illegible]於[illegible]見其[illegible]屋長只有[illegible]新人[illegible]使[illegible]其家[illegible]使出[illegible]者[illegible]一而[illegible]前在[illegible]功[illegible]黃氏曰[illegible]德起[illegible]人將官[illegible]小民不識[illegible]年[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入[illegible]德[illegible]似[illegible]不[illegible]郡不[illegible]標[illegible]不當[illegible]宋史[illegible]本[illegible]道以[illegible]

要考[illegible]此君臣[illegible]人姓名似[illegible]不能對[illegible]代[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夫人以[illegible]遂[illegible]萬里



南荒一遞使人愁林氏油衫蚤見收還容墨痕蕭寺壁

相逢先忤叫杭州

[illegible]僚久為貢相所[illegible]之南州[illegible]有富民[illegible]其木曰[illegible]可[illegible]正[illegible]時[illegible]十人[illegible]吳[illegible]南[illegible]

倦足電傳紫果長只收鄭元貯歸裝忠心不愧蘇卿節

來賜兒懷御筵光

容齋[illegible]先[illegible]自燕歸[illegible]硯[illegible]是[illegible]乾[illegible]白年[illegible]漢[illegible]和者曰[illegible]東[illegible]鄭[illegible]林[illegible]而[illegible]宋[illegible]樓[illegible]



鞦韆庭館賞花王一一般[illegible]小[illegible]樂來央唱得舞楊花曲罷

天香飛滿萬年觴

[illegible]宮中[illegible]舞楊花命小臣賦詞[illegible]人[illegible]比[illegible]東君[illegible]此者[illegible]音律[illegible]曲名[illegible]鞦韆庭館風[illegible]

玉輅鐫成玉篆牌[illegible]亦乘執綏官亦何為者

孫負場緣向御街

[illegible]乾道六年復用[illegible]玉輅[illegible]有[illegible]篆也[illegible]字以玉為[illegible]朝[illegible]時不覺[illegible]上亦不[illegible]

聖節趨班禮數乖紫宸殿下效嵩呼南廊細認縣牌字

若個無因入御廚



[illegible]史[illegible]壽[illegible]自宮皆賜食余待班[illegible]考[illegible]牌[illegible]全[illegible]曰[illegible]入御廚[illegible]

吳鹽如雪繞場堆亭戶攤錢未不開昨夜東風驚濤上

石塘堅砌莫崩摧

[illegible]浙[illegible]宋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抵[illegible]所[illegible]故[illegible]

場屋論名第一流桂間小紙亦堪羞不如買却巾箱本

嗏嚎筆帖亦蒙休

[illegible]

酒龍詩虎萬長庚跣足盱盱自在行太乙宮中問詔館

一朝飛去入蓬瀛 [illegible]

老卒曾經百戰場韓家弓樣試尚方爲銘克敵成功處

邊郡人多號鳳凰 [illegible]

江湖自古有攸分綿綫芽檣何拙乘水勢錢唐居第二

韜光東去望西興 入越見吳越王元年八月步掘江土俗謂之第一揚子江第二錢唐江第三 [illegible]

[illegible]

臨安各了動春愁細雨無人深巷幽官吏打門鶯午夢

清風絞樓十二樓 [illegible]

九經墨義盡數陳 [illegible] 沉聽兒神試帖下四分處外

邸中先報易官人 [illegible]

酒器新翻日日忙千家辟子習文章水晶宮裏摺皮老

盧說東林送渭陽 [illegible]

遺錔莫讓解數粒 [illegible] 纔發半十沙鄉用安人題石在

城頭夜月照流螢 [illegible]

處閑先期設 [illegible] 試理洗兒錢月多珍巧

閩 [illegible] 中宮 [illegible]

六龍巡幸護天神畫到羅浮果絕倫 [illegible] 飛動處

不知誰是野晴人 [illegible]

徒步山人出降滑臺昨夢語猶憐丙丁巳是留鄴鈴 [illegible]

頭白金姬夢此邦 [illegible]

靖康朝野僉言 [illegible]

表章止學可笑 [illegible] 何事禪房葬艷娃至竟道民瞻太保

白頭



龍顏曾寫鄭所南 [illegible]

弓手兒童貌不羣狀元甘兩埽妖氛鰲頭果見舒龍爪

鰐石灘開白白雲 [illegible]

尚有奇才符至公少荒草木編隆風早知名以青雲累

羞殺冬青哭野中 [illegible]

天祥第一及第 [illegible]

頒風肅帶未知 [illegible]

相當似省誤嘲時酉無 [illegible]

鄧善賦唐子驕詩 [illegible]

南宋襍事詩卷三



嘉興劉子 [illegible] 手錄 [illegible]

錢唐符曾幼魯

龍衮宮衣拜玉階，乾安樂奏紫宸開，劃沙禁得平如席，五輅新從大禮來。

武林舊事 [illegible] 九里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步 [illegible] 天步所臨 [illegible] 人以金合 [illegible] 大步輦 [illegible] 乾宮曲為 [illegible] 明堂 [illegible]

臨池太母照鸞釵，櫚幕休遮秋水涯，小住玉田香世界，芙蓉尤在水看佳。

[illegible] 太后 [illegible] 美 [illegible] 臨池 [illegible] 對 [illegible] 從之

玉 [illegible] 勤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秋色偏 [illegible] 山翠飫 [illegible] 就 [illegible] 傳故事，



白團扇又賜親書。

石刻集寫 [illegible] 御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秋 [illegible] 長風 [illegible] 思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圖扇親書 [illegible] 以賜 [illegible]

一帖鸞黃印纏 [illegible] 何鼠頸攫筆費尋思，空餘內府裝褫手，何處梅花問玉池。

[illegible] 日十六刻 [illegible] 所藏裝 [illegible] 作十冊 [illegible] 有內府圖書 [illegible] 又京師有 [illegible] 梅花 [illegible] 新梅花皆 [illegible]

太學宋丸細麪溲，小廚分餉未堪傳，諸儒坐餉彭生肉，玉楮篇中著意收。

[illegible] 太學 [illegible] 武林 [illegible]

翻出游絲別樣多，春吞一 [illegible] 愁何正書爭力無人繼，博得思陵歎九 [illegible]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神 [illegible] 精筆 [illegible]

滿雨深宮 [illegible] 盆行處 [illegible] 御爐新進嚴州炭，不用桃紋 [illegible]

[illegible] 嚴州 [illegible] 百 [illegible] 老學菴筆記 [illegible]

多福搯前竹一叢，忠精抄偈問支公，清風淇澳無尋處，曲曲斜斜自不同。

[illegible] 杭州 [illegible] 多福 [illegible] 尚居多福寺 [illegible] 多福一叢竹 [illegible] 乾道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多福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恭 [illegible] 陰 [illegible] 洛又天涯，[illegible] 亭摘句空題遍，新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紙 [illegible] 模思陵 [illegible] 黃金未足許，有子絕絃教別藝，紙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琴 [illegible] 不足 [illegible]

參政門前囂戟，枝客來倒屣未為遲，爭歌燭影搖紅句，見了何如不見時。

[illegible]

公大用外間偽呂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辛棄曰幾、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清秋風月小喪回內苑無人共把盃聊寫一聯詩折簡

橘香酒熟待君來

四朝聞見録[illegible]

五字空題處士墓冷香魂斷喚難回當時若守臨安郡

未必清風在鶴梅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

蛾雪蛾兒水舞萬妝入街燈火戴錢唐二更鼓吹歸清禁

笑君王樂歲康

[illegible]

民間猜康[illegible]

才見貧兒打夜狐林園鼓吹又喧呼東華門外龍池上

理宗年年果有無

夢粱録十二月[illegible]

曉蒨宮桃白發仙娥[illegible]空傳勅祭文[illegible]

縹緲雲中叩玉荷

[illegible]



房[illegible]

茅山淡塞復開挑一閘長河暫閉潮八尺碧波亭下水

清流今得過鹽橋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

髮白從來能示老烏[illegible]贈自何人咲他狀問箕仙語

早向宮中召小陳

四朝聞見録[illegible]

碧玉方池[illegible]弘秋風[illegible]老蛟橫宋臣自有慕卿在

曾識操舩有殺生

[illegible]

筵簷新從燕岸開[illegible]他北使賀春來傳宣直到班荆館

風藥花錫賜得回

武林舊事[illegible]

噴飲何須強致攀別時無復望東廊不知[illegible]揚原仲

何似藤州談咲人

[illegible]

原本淚文願曰太師圖[illegible]日別去何時復[illegible]放翁題跋李莊簡公爲檜遠謫藤州識笑而去[illegible]

三處胥山一處雄廟名永固颯靈風笑他哉社門中配

何事仙妃亦濫封

關窗括異志嘉興有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吳縣亦有胥山[illegible]媲鄭錄中鄭吳山城隍廟額曰永固 十國春秋[illegible]妻白氏宋理宗追封爲□□仙妃

端平敗相樂相羊玉帶空傳出尚方日與門生飲酒快

祇知風月在漁莊

清波集傳序云丁未鄭清之再相鄭家登門爲曰端平敗相[illegible]下被執女子俱下臨京尹趙與[illegible]繼之鄭[illegible]相乃免 宋史鄭[illegible]上遣中使賜御書[illegible]一聞賜楮十萬緡爲[illegible]乃日與[illegible]生相羊山水間 又賜玉帶[illegible]詠以今日[illegible] 癸辛雜識續集[illegible]李昏簡[illegible]有作詩[illegible]云先生自號爲安晚[illegible]何爲[illegible]

擔無帝物累歸裝日日還家費較量却與載書惟兩篋

一般徒步出錢唐

鶴林玉露[illegible]

約[illegible]林隱閉門接樹栽花法尚存羨殺貴人堂下竹

盡從幺麼移陳根

[illegible]種花法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illegible]人家種竹木以參辨[illegible]根下雖盛亦不生

鄉留風霜意不安盛秋之際馭征鞍難繡轎香餅浮沉賜

祇領宮家念苦寒

[illegible]

搜閑虛勞歲月遲御前冊進笑支持從將婚女作傳語



括湊唐人絕句詩

四朝聞見錄孝宗[illegible]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illegible]

已見劉峰科上赤黃旗祇待御[illegible]聞太平萬歲[illegible]恩庭

滿道鈴聲報放榮

武林舊事[illegible]

乞試同文勸未遺九重[illegible]後來奉使中[illegible]日

憶否宮門白紵袍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鵜鵲[illegible]供祇候官清調唱出玉笙寒淒涼老抱東都感

猶唱金人捧露盤

宋史[illegible]

綠幔緋簾挂竹叉討春遊展邀分送牡丹水餅丁香角

踏遍湖堤問杏花

夢粱錄：蹈古巷門首蘇州鵝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梔子燈，瀝院廊廡花木森茂。大凡麪食店謂之分茶店，更有絲雞麪 [illegible]。又六部前有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又有壯羊餅 [illegible]。麪鈔湧金門外有杏花園。

醮設天台空奏章，乞兒火冷盡荒涼。於今樹倒猢猻散，

不似平江周一郎。

老學菴筆記：擔 [illegible] 師 [illegible] 武林舊事 [illegible] 周一郎 [illegible]

轔轔月馭上青冥，流落人間有石經。四壁驗中宮醮文在，始知宸翠擅蘭亭。

中興小紀：吳后嘗臨蘭亭帖，俟在人間 [illegible] 御書 [illegible]



愛得清吟画一方，至今繪苑邇餘風。綠荷障子臨秋水，一穗疎花上草蟲。

朱京 [illegible] 陵人 [illegible] 荷花 [illegible]

唱徹杭州更不回，弄春賞遍遺民空。擲中原淚，猶說河流天上來。

[illegible] 把杭州 [illegible] 老學菴筆記 [illegible]

誰將石本吹奇才，淋漓才臨五百蘭亭本，更寫香山秋水詞。

[illegible]

十年閒味梅花詠，一日春風楊柳愁。[illegible] 可人詩 [illegible]

[illegible] 蘭 [illegible] 五百 [illegible]

不如同泛北山行

後村集劉克莊 [illegible] 花 [illegible] 詩以示 [illegible] 集中有贈陳起詩 [illegible] 香自 [illegible] 何日 [illegible] 貝第六卷 [illegible]

一編小說奉昇平，德壽閒消永日清。咲喚何人來演史，

穆書生與戴書生。

武林舊事 [illegible] 穆書生 [illegible] 戴書生

玉花接碎泛春壺，閒謝春風夢蕊珠。二十五枝香冉冉，綠雲晴雪遍南湖。

朝天 [illegible] 武林 [illegible] 接玉花泛春酒



舊閣吉位用朱方，宮婢宮來踏遠娘。先日申聞學士院，淨除胎髮撰文章。

[illegible] 學士院 [illegible] 撰文

小學源流識者稀，桃菜柳 [illegible] 辨纖微。舍人手指雲葉錄，協字偏旁果是非。

[illegible]

左右江湖駐蹕初，鬱攸飛燼少安居。休言雨火之洪三火，自是臨安火政疎。

楓窗小牘：紹興 [illegible] 年五月大火 [illegible] 臨安 [illegible] 中興 [illegible]

昭慶鐘樓竹影斜坡公手蹟舊籠紗誰教粉墨移京口
燈暗長廊起暮鴉

二老堂[illegible]西湖昭慶寺有[illegible]竹[illegible]樓[illegible]東坡[illegible]竹尚可辨竹下題云[illegible]

賚妃久矣返星軿猶有香魂冩望仙露重月斜凝立處
玉梅花影澹如煙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花邊無事簇䩨鞍乘轎都城許從官最稱踏青流水步



繡囊挂在隔簾看

[illegible]

芙蓉高閣倚層嵐兵氣休侵酒半酣暗浥龍巾雨行淚
幾人回首望江南

吳郡類集理宗在宮中嘗祓酒上芙蓉閣見江上有黑祲十餘年不散　南望紅樓無淚下

地下鉛箱點瀋秋杰松何處伴同遊他時雖遂圖南去
說著蒼生祇益愁

[illegible]

[illegible]

寶匣叢奎四朝餘史家恩勅等瓊琚內官亦有金絲扇
隨駕今朝盡賜書

乾淳起居注淳熙五年太上賜史少保御書[illegible]宮人內官並賜金絲扇[illegible]

紅粉青衿盡北征昨宵丞相已書名秀才揀去將何用
也與宮人合隊行

[illegible]

惆悵孤山第一春墓田處士有北鄰也知諫草名傳世
空把梅花問故人

[illegible]

冰盤角黍浴蘭時內司爭先雕刻奇亦有彩金紗盝子



一枝角黍貌天師

[illegible]

老秦筆意接雕皃蓬萊紅羅兩字頒可惜東松菴壁上
一行遺墨見淋漓

宋史[illegible]

野逸詩到白堂傑性偏圖後就方兄得句傳山鳥起
巖花衡落半溪香

[illegible]

朝朝絃管戲春湖看過春風一月無獨有金橋楊柳色

不曾寫入燕遊圖

西溪梵隱志金明池擂乘柳爛熳　太平堂雜鈔宋有燕遊圖一軸

曾入摛文備講筵賜氷支湔百年明朝禁宿供宣訪

摛文[illegible]　玉堂雜記[illegible]以備宣引[illegible]

又費餐錢日乙千

錢[illegible]限日下支不許欠日　南宋宮殿記[illegible]又殿在玉堂之後東西二廚以應詞臣

和寧門外雨如塵遊騎歸來滿眼春雪色海鮮都上市

卻隨花果及時新

古杭夢遊錄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皆買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

玉櫳燈懸巽巧名佳人游賞遍春城歸來幾日閒拋過

[illegible]春風是管[illegible]　夢粱錄元宵[illegible]巽巧華燈　又公子[illegible]佳人美女[illegible]



又試東風第一聲

雪花吹鳥過西陵今花詩遊興未曾載月小舟仍似舊

有人江上屬詩僧

[illegible]詩常夜泊錢唐向黑城今日青[illegible]更素盡雪花知[illegible]有月夜游錢唐江詩[illegible]小舟為我載月[illegible]相對居偉云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素色

老嘆詩人觴得名丁前寬句寫閒情晚雲涼雨吹應遍

合轉橋東新月行

朱[illegible]天奇[illegible]間兩作已[illegible]開[illegible]月賦詩[illegible]又考宋時[illegible]同王[illegible]庭[illegible]不能淨平生佳侍多類此

已卻村酤禁酒牌何須椚秋更安排欲尋棐里高風處

祇見春花落御街

[illegible]人掛酒牌即高宗入山村酒肆書其[illegible]也後為陶家[illegible]春花落御階

添洗宮花勒字新繡來猶帶舊家春可憐六尺青綾詰

收拾殘箋寫帖人

[illegible]

車駕蒼黃南渡日可憐[illegible]才請看不識錢唐事



猶頌東風二月來

[illegible]

萬騎[illegible]時[illegible]老[illegible]不用再看磨鏡帖

吞將名里釋冤符

[illegible]自號野成居士

心經一[illegible]何百萬僧齋碩吳豈多頑石更將鐫作佛

莫[illegible]

[illegible]

鹵簿圖成出北門賭儀匈得向南奔劉[illegible]頭顱計

莫望西州掩淚痕

[illegible]

烏巾山滿空中花佐名[illegible]關玉芽恰自鼎湖龍去後

錫搪誰訪白枇杷

[illegible]又鼎湖即臨平山下種花湖也

賜食曾蒙出上方自綠身領膳曹郎絲知禁臠人間少

異品空思細頸羊

句出集中秋書懷詩秋風杖履日平西[illegible]略等食品中有羊細頸甚珍手近以懸殺不食[illegible]



古玉簪圖舊刻成蘭亭貌出賺書生攜來竟貸錢唐市

余錯猶題後主名

[illegible]

鄧國翻成去國哀棄官肯許掩垣回如何鑑水濺堂老

晚[illegible]南園[illegible]記來

[illegible]又常自稱爲[illegible]

一朝[illegible]取報[illegible]期因識環環[illegible]多被番人奚顏子

怪他宮事教尼部

[illegible]

手裊紅旗蹴白波謝頭[illegible]作鬥闘過天街鼓樂迎郎後

爭向尊前唱浪婆

[illegible]



林[illegible]風傳[illegible]花[illegible]殺西竹[illegible]官卷

譙[illegible]

吳山[illegible]劇披[illegible]少侍[illegible]

賡[illegible]作徐郎

[illegible]

超然[illegible]文心[illegible]牧心[illegible]

一生[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

荒涼九曲到叢祠忠武空勞有賜碑昨夜裡□節秋水觀

不堪重現岳家旗

朝野雜記岳飛父於大理寺[illegible]九曲叢祠[illegible]

六更夢醒閱興亡滿國秋風兩鬢霜因記華山陳處士

紙錢無處是錢唐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紙錢使不得[illegible]

鳳翥霞飛翡翠開一聲清蹕入鸞迴將軍會揖單于去

親奉瑤池阿母來

[illegible]





紹興元祐事參稽日曆參教玉牒餘不及開元表遺錄

太平留得有傳書

[illegible]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參取玉牒日曆[illegible]

鏤板中印散中都北宮獨嚴語語無點筆一探江上李

漁陽伏起九思圖

[illegible]

酒醒唱徹賜摇開千乘花紅一色雲排髻烏衣小龍女

新傳歌韻玉華君

[illegible]

岳老三橋臥旅程[illegible]無語替人愁一宵飛去鸚籠在

勝雪何緣似示掘

[illegible]

龍尾金花識御顏五[illegible]斯衣珠如何硯亦論遭遇

祕閣宸書一字題

[illegible]





陰陽雙栢翠光凝孤直何心負九重曲竹只生安隱院

管城于今受封

大內[illegible]高宗時[illegible]陰陽柏一株僅二尺許[illegible]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縣積只可封向管城

截嶭填[illegible]尚曲烈北山仍與拔南屏惠卿毀後[illegible]築

依舊公隄有九亭

[illegible]

一抹紅橋[illegible]斜影遮[illegible]

頭上風吹羅帛花

[illegible]

夢粱錄[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頌[illegible]到和[illegible]上宮花[illegible]

南薰殿裏風鈴馬，遠聽關弦已解絃。笑螺屏填十事

鹿磯月峽夢難醒

[illegible]鹿磯麥[illegible]

隆祐歸來車已上，仙搭初成謂當然。誰搆伊洛諸陵寢

有似錢唐向趙田

[illegible]

翻罷蘇門猶馴，國中草莽羅神。試看嗜酒梁風子



減筆能將伏陸人

[illegible]

海道[illegible]教人作圖，不揀衛陳蕭荒寂，曉來文羅驗當時策

玉紐雙龍詔何無

[illegible]

白沙南[illegible]羽多半[illegible]分明念九哥，[illegible]寄余[illegible]人不見

柰他[illegible]飛何

[illegible]

拂石曾經御坐來，易安齊葉[illegible]詩，回春風吹瘦橫斜影

主番先探青蒂梅

[illegible]

能傳車輅劉宗古，善寫天神胡彥龍。鯨海風波中興業

不圖坐右作遺蹤

[illegible]

斷橋月即短橋時，夜夜荷風度柳絲。[illegible]香魂向何處

試聽順受老人詞

[illegible]



龍井松風鶴夢涼，水聲人語近僧廊。風流最是淳熙日

尚有東坡補海棠

[illegible]

摺扇無多[illegible]擇，憐宮紗[illegible]神環唯教楊妹親題字

蜂翅粘花落碎霜

[illegible]

尊絲春[illegible]點[illegible]筍[illegible]劍[illegible]營詢[illegible]有宮廚生菜羹

鏗然笑齒嚼梅花

曾揆[illegible]

冊后儀文況翰林 制詞摛出幾番心 官家潤筆須矜貴 先賜黃金二百金

武林舊事冊[illegible]學士[illegible]金二百兩[illegible]

池上金魚策策遊 落花如逐碧溪流 紛然萍艸交迴處 解道人中餘餌不

[illegible]

拓馬圖成賦吏工 蒨蕭竹粉一番風 長篇組織尤奇絕 競賦行人赴紫濛



拓馬圖[illegible]賦一篇 太宰青[illegible]

[illegible]

海錯江珍聚玉京 百年王氣怒潮平 誰憐抗論陳同甫 坐以三分著史名

[illegible]

文獻金源洛水塵 建炎紹[illegible]家存 一篇帝紀遵王命 補有龍南著集人

[illegible]

南宋襍事詩卷四



烏程[illegible]校字

武林[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

仁和趙昱功千

鳳凰蟠空入畫圖天開[illegible]稱行在
詔追詞臣賦二都

[illegible]

山道其高下以為宮殿也 [illegible]

雜記臨安官司猶曰行在[illegible]不忘恢復也



五丈新通御路寬盛朝故事[illegible]腰輿三百分前導
香裊輕煙護燭[illegible]

[illegible]

金桐葉葉走[illegible]驄翠從冠[illegible]貂尾[illegible]儀仗依稀如昔日
長髯重[illegible]就元豐

[illegible]

斷[illegible]息馬[illegible]遺[illegible]清宴銀鉤[illegible]
半規小璽粉痕多

[illegible]

龍[illegible]入[illegible]俊英多[illegible]揣摩想見重花交[illegible]下
水晶影裏記登科

[illegible]



[illegible]

運際[illegible]慶[illegible]繚繞簇花新[illegible]聲[illegible]還宮仗
大內遙呼女聖人

[illegible]

龍笛仙音[illegible]秋初徹[illegible]堂外松風滿
盡歸人間絲竹聽

[illegible]

碧蘚□碑廊廡前　雲章拂寫倦勤年　春風便面來諸院

[illegible]

分得□□愛蕙草篇

[illegible]

兵略增修寓意時　中興碑古復誰知　白工勝水殘山後

空賦新秋雨霽詩

[illegible]



[illegible]

御案香飄古篆青　摺將掌記坐昌庭　黄金標識橫陳便

一一監司上畫屏

[illegible]

水嬉爭破浪花開　迎弄劃船與黃船　何似龍池春色裏

蘭槳排動內湖邊

[illegible]

硯池風炒織□鱗　一冊蘭亭寫入神　曾侍御前三十帖

詳觀點畫自超倫

[illegible]

芙蓉隨□□□□　小妹□□□一雙　單底荔□嬌阿母

和我宮□□□

[illegible]



[illegible]

孤亭□落點寒梅　曾記先皇翠輦來　花醉澄瀾都莫問

行人獨許□花開

[illegible]

□水□□出來門　隨輦詞臣賦御園　日莫三山祠畔過

風城殘照□煙昏

[illegible]

南渡□□□流淮　知閣□□□□□　認取隨龍多漫遠

亂□□句□□思

癸辛雜識南渡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高宗有西北士夫許占寺之[illegible]

望衆樓[illegible]翠煙天中帖子禁中傳平分四地來遊幸

[illegible]

文杏春桃孰後先

[illegible]

有客春爲下竺遊挽流亭下送春流桃花數萬隨流去

[illegible]



恍在武陵源上頭

[illegible]

亂後瓊華出詔時淒涼忍讀嘉家辭中興策自燕山定

[illegible]

半壁[illegible]劍[illegible]岐

[illegible]

上壽仙韶第四盤天基令節正清歡[illegible]梨[illegible]鼓

玉軸琵琶天獨彈

武林舊事天基聖節第四盞[illegible]

內院春來樂事寬賜錢一笑博君歡何如供職勞勤甚

獨許恩霑[illegible]官

癸辛雜識[illegible]

占鵲僊宮二十年門生拜殺勢與天一鞭催走閩南道

[illegible]

慚愧東朝王鑾先

[illegible]

八角銀牌號不採班玉律園吏敢緣姦他時別有權宜事

誤點姚黃[illegible]不開



[illegible]

天澹蘇秀氣如雲南北都傳小使筆更有晚波紅經句

一時流[illegible]中開

[illegible]

組繡年年進內家紅酥[illegible]鬪鮮華波臣物土修織句

[illegible]

別置輕容貢軟紗

[illegible]

晴嵐遙疊海門青水色天光赴杳冥渡口新停買沙史

輕槳緩□午揚舲 [illegible]

堂開有美敞前楹江樹湖雲左右呈一片殘碑荒寺壁

苔花畢畫尚分明 成化杭州府志有美堂在……[illegible]



殿前醫老張防禦小印簽緘躬拜影堂現有長生橋沈書

親書因恩至奉和王 [illegible]

錫予趨承恩倍加北人倚醉惱官家歸來恰謂遺弓日

淚絕魂消□□巴 [illegible]

憶同優渥賜金錢清蹕門前感舊緣後夜登□微亭上望

月明如水馬蹄遙 金陵新編……[illegible] 陶安學士集……[illegible]

崇化堂新故府遷傷心剎出繡袍鮮舊家昔與張家並

今日韓家有賜田 [illegible]



無端高架入來樓花懸□公然未休不敵韓軍銅面具

背嵬一套是同仇 [illegible]

湖山歸諸□流青松曾與開禧議不同堪笑當時希意旨

無端殘照照西風 [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年改作築堂九里松[illegible]西湖[illegible]作詩[illegible]

半篙晴色斷橋[illegible]詞人認墓田幸藉知音楊菊莊

[illegible]

吟花踈李莽梅川

[illegible]林[illegible]施[illegible]名[illegible]仲山[illegible]為寺[illegible]梅作亭以葬 浙江通志梅川墓在虎頭岩[illegible]

畫意吟情春水堤風流端在斷橋西胎仙尚與鳴皐字

故遣荒亭鎖鶴樓

[illegible]

花鬪西冷試雙英翡綠飛瓊並蒂陳蒻賜近臣三百朵



[illegible]分[illegible]紹興[illegible]

[illegible]

六湖山[illegible]并合瓏瓏八面空屏開旋[illegible]巧成朱郎

[illegible]

十[illegible]亭[illegible]

夢[illegible]名[illegible]山[illegible]八面[illegible]

[illegible]放生思溯及游[illegible]傳聞大節千官[illegible]

一棹延緣祝水濱

[illegible]臨安[illegible]生[illegible]有[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西湖[illegible]放生也[illegible]

[illegible]西湖[illegible]生堂放生[illegible]杭州府志

[illegible]明年[illegible]更新之[illegible]所謂放生也[illegible]

一枝笑傍佛西人[illegible]品香等發於寺中路過馬[illegible]紅杏雨

鞠花高插闘瓏瓏

花史臨安有大笑獅其花[illegible]

西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品可六十種與外異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試梅妝玉芙蓉[illegible]

丹玉寶相白西施[illegible]

[illegible]

鞠合[illegible]

[illegible]

鞠頭[illegible]



花街貴宅弄春幡小隊裝成風景繁一十三層[illegible]累戲

爭入杏花園

夢粱錄[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人形

三三五五逐春陽鼓板嘡咍亦號[illegible]張五牛新翻[illegible]賺

引人聽到犀聲長

都城紀勝[illegible]有樂人三五為隊[illegible]

與鼓[illegible]

中興後張五牛大夫[illegible]為賺[illegible]

[illegible]

寒食家家柳眼明朝陵車馬出山城遊憐[illegible]毋煙生處

望祭南屛寶[illegible]情

[illegible]

荒郊野祭[illegible]擔觀婦遊逢三月三地上天宮春九莫

[illegible]

牡丹新插馬[illegible]

乾淳故事[illegible]一日宋皆插柳[illegible]

郡城夜[illegible]中客爭擔名勝山[illegible]守最奇[illegible]到桃花三月放

[illegible]

驟驟朝馬踏朝曦

[illegible]





[illegible]

此日軒儀嗟士風[illegible]談盆盎浴堂中摩睺羅[illegible]

燈[illegible]廊先蠟紅

[illegible]

易名儀與感人神一字忠奸大義申父老至今談六檜

墓田祈土賜無隣

[illegible]

[illegible]

一聲清蹕訝天臨[illegible]駕紫環相府深廟主蒼黃還發窟

[illegible]

蠨蛸刺目極傷心

[illegible]

垣清賦棄[illegible]片石休[illegible]瘞艸時不敵四夫人[illegible]





錦綳紅綢茶新[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一蹴[illegible]打諢翻將樊樓增江上竹光方快飲

庭前何[illegible]生菜

[illegible]

深叢[illegible]木生[illegible]前處淺土蓋[illegible]死後悲[illegible]

至今唯見說韓黎

四朝聞見錄[illegible]

唐突平章是牧童朝耕莫飯唱林風尋詩趙尹偏多事

屛上空題杜宇紅

[illegible]

婿語相依北斗光閒了冰白須郎子憐憐伸日雖又扉掩

[illegible]

零落寞亭晚節香

[illegible]





[illegible]

鐵槍雄氣渡淮南泣別紅妝赴碧潭後夜捷音仍不至

相公高處又何堪

[illegible]

歸路晴煙草色纖公餘息影任休恬斷堤野水梅花老

[illegible]

古取湖園六事兼

[illegible]

題名到處侍兒孫鵓鴿招邀半在門燈色秋山無限好

相公風月細評論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

[illegible]





鐵飾泥金闘劇精墨丸香印散煙輕後先向廖元相匹

閱古堂邊又悅生

[illegible]居易錄[illegible]

[illegible]

琢就新詞唱倚偎恩私門吏得從戎黄金特鑄匾盤貴

頌禹尚書勸篆[illegible]

[illegible]

嘗命□兩廖錫匜盤以爲酒器揚尚書作篆古勒銘有云國有大功想爰賜以金學中與隱□所又爲孫子是寶是用雖其銘之吏臣楊棣

乞將秘府藏千春慧艸芝蘭鸞錦裝五雀有圖崔白寫

尾銜小印悅生堂

[illegible]

貯弊藏歌樂此生相公惟預須昇平圖泉歷歷都堪記

洞口水香茶更清

[illegible]

譚玉精詳誰與同古花文篆辨青紅何來姓十無相識

[illegible]詩卷五　三三

盡大低頭拜玉工

[illegible]

回首東都老淚垂水晶遺注思重窺南朝還有傷心處

九剡松風也一聲

[illegible]

錢唐博士有文孫藏得雙環竹葉痕雞語遙村燈火句

白衣時復重令兒

[illegible]

錢唐人登□□五年進士第教授湖州富□太學博士子東自號香巖先生有歸棹七集

東野清寒自可憐愛花名稱鞠花鏤年年風雨重陽日

空醉西郊一掬泉

[illegible]

斷碑荒樹總飄零南渡閒情艸色青公子自餘今昔感

夕陽秋水望西冷

[illegible]

中外爭誇翰林院中學士任淒清內門唱徹連珠

[illegible]卷五　二六

珂繖搖心促那行

[illegible]

張家樂部已凋殘委骨春原夢寂寥占得青烏多吉兆

百年詩禮盛衣冠

[illegible]

禁籞紅廊奉詔遊九輦四鳳翠光流慇勤恩□清寒客

斷雨飄雲帝子愁

[illegible]

領四時衣服等物　三朝政要寶慶元年[illegible]
第進身有差時周漢國公主方[illegible]
官賓霰夾第一偶大平狀元[illegible]
謝日公主於屏內窺之不悅事乃寢

焜煌宸翰護松風權奉天章寶閣中敬美文明稱繼美

成編百卷兩朝同

焜弥錄中興而後淮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御書今行在大內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紹興天章閣日啓[illegible]紹興十九年[illegible]
容一軸起天章閣[illegible]
書圖[illegible]
建不以今[illegible]
[illegible]
曰[illegible]天書成凡詩百九十有五首[illegible]
七樂章二[illegible]
經解二十[illegible]
函為百卷[illegible]
闕又開禧元年實錄院上高宗御集一百卷

殿開打麥步農務[illegible]親耕事灌勑璘箔傳來今不舉



聞他蘭館女尚書

[illegible]

餅餌生香餛飩校米沉黏[illegible]兒家自點梅花粥

[illegible]

露浥親封小恙來

夢粱錄[illegible]
香收不得詩人[illegible]
誠齋云[illegible]
山家清供[illegible]

曲頸當胸斜按嬌雲樹面子數[illegible]舊京式樣都零亂

燈舞[illegible]歌大海潮

[illegible]

奇特[illegible]
到北　東京夢華錄教坊樂部[illegible]

薄綃舊添露珠香宮樣新翻檢雨涼底事頻誇天水碧

曾無北紫闕遐方

[illegible]天水碧[illegible]

東都昏頓下江南霜鬢風[illegible]不堪文筆誰宗易安李

秀齋方與鮑清華

[illegible]易安[illegible]



愁向天津聽杜鵑鴟鴞巳[illegible]殘忍聽[illegible]吹曲來愁

三十六宮秋[illegible]

[illegible]

宣和名艷舊時嬌煙墨青螺著意描淚溼臨安來帝上

鶯花蕉翠可憐宵

[illegible]

波含木葉洞庭秋院體新評御筆収誰畫江南好煙水圖前第一數營丘

[illegible]

賞識誰云定子虔新[illegible]圖不社家芒南朝畫記何人續一一名圖發抄谷

[illegible]



[illegible]

國香不斷失洲芬本穴浮根思不羣最憶酒邊花下客永絃秋[illegible]賦湘雲

[illegible]

世界以今之[illegible]

冷葉疎枝劇可哀學傳未動汐郵[illegible]門時因頓南遷客破費胭脂幾年來

[illegible]

虯雕蚖玉藏書龕花鬚魚鬣戲銅鉦年來不覩承平事想殺玉牛與鐵生



[illegible]

花傳佛種玉[illegible]蕊帶染點若紅更有蕭湘江路客宮梅不與野梅同

[illegible]

風驟散佚平流傳力勝門雕鐫柳[illegible]空費元嘉詩禁密紛紛笑[illegible]鬪[illegible]編

六研齋二筆[illegible]

江南黃葉亂秋空偶[illegible]夜[illegible]寺中道[illegible]不勝三致意

無邊風月系文忠

六研齋筆記[illegible]



[illegible]蘇軾[illegible]

峰攢千疊臥屏泉山水清居好味禪[illegible]老僧休作偈

菜園新詔賜嬋娟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

道傍誰將侶識朝獨開忠謹冠羣僚清居勝有風徽在

不見人呼博士橋

[illegible]

十里山堤[illegible]茭芽[illegible]米趁[illegible]初泛蓮花院

第一泉香記小林

誠齋[illegible]小林第一

荊山嶺下自開[illegible]水面[illegible]斜盡野梅籬[illegible]園蕉香裏住

隔橋支杖一僧來

西湖[illegible]

砌出山城輦道長苹華頻幸過琳堂一十八里秦亭

路祇奉宸遊入翠微

[illegible]



蘇辭清幽圖史安香生衣袂染秋蘭花時寫出桃花扇

小種[illegible]秀可餐

[illegible]

西湖共賞官瓜花小部新翻別院評寒栗香茸有清供

銀絲一簇勝[illegible]

[illegible]

詩凡數百闋舉而[illegible]東午為雅上嚴先生[illegible]
湖畔管領風月北園則擅樂賞觀[illegible]
處以勤老學也乎於暢懷林泉登賞吟嘯則又有[illegible]
於前代名者之間[illegible]
負于于其愿負逆物我釋名宦[illegible]
時今何以壯中朝顧舜[illegible]
雖多不使勝附日余之轍也余之年也敢不勉[illegible]
東寺動庵[illegible]大雄尊閣千佛像[illegible]真如剌種竹
宅 書畫閣[illegible]安奉四朝披賜[illegible]
聞堂[illegible]現樂堂中[illegible]
亭山水[illegible]後山水[illegible]綺互[illegible]
應鈐齋[illegible]
書華嚴[illegible]
春雨[illegible]
北園 群仙[illegible]
桂隱[illegible]
二百株[illegible]

[illegible]

去國[illegible]剩故人落落似晨星歸來空谷[illegible]
勝有白山獻鼎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玉印荒江售釣師御名重識湯[illegible]傳易運東都事
先有艾辭兆德基
[illegible]
彝鼎雲雷致鑿精相傳薛篆與張評煙江[illegible]言司婦
劫火消殘百感生
[illegible]
爭來南曲索煙花退舍生多近狹斜不道東風花有主
空教分帖野貓家
[illegible]

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 貴耳錄政和間[illegible]
在如[illegible]之是舍 又學舍燕集點妓各薦集[illegible]
弟子某人[illegible]一等好獨[illegible]
偶諸詞[illegible]之[illegible]
有[illegible]
湯[illegible]作也

一鈎湖水瑤席通春風憶煞舊瓏璁城南路接橋南樹
聽玉瓏璁便不同

藏拙集[illegible]曲[illegible]贈[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鈎[illegible]
玉[illegible]
將[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羅[illegible]

玉牌狼籍冷香塵小閣空餘佛火新歌斷紅兜楊鐵史



柳絲風漾不勝春

堅瓠集[illegible]楊仲[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一事上[illegible]
[illegible]不住和[illegible]
[illegible]

名毬蹙科波兆先蛛絲紅硯罷花辭天家結綱非無教

[illegible]自忠節傳
[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

四水先生事退潛蒼華鬢冷貌清臞穩思白擷蘋洲趣

笛譜西鄰一再拈

[illegible]
[illegible]
居公[illegible]
[illegible]

洲沈氏 絶妙好詞[illegible]
相看如竹 詞[illegible]
者湖城以[illegible]
人詩[illegible]
年[illegible]
大[illegible]

小架紅亭碧水環上元明月玉簫閑愁聽稱柳嬌黃後
不忍重過盼蘆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衣冠南渡參與亡回憶吏部荒洞洞忽吹塵世換
漾花淡柳說茂席

[illegible]
[illegible]



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五

嘉善劉子端手録
武林竹香齋寫鎸

錢塘厲鶚太鴻

野店新興駐六軍，開基節建兆初斷。試聽一夜臨安雨，便是天邊華蓋聲。

咸淳臨安志……中興其命維新，天建大人……[illegible]

高幾金鈴放鴿天，麗正門開散瑞烟。六更鐃鼓雁行肅，另拋柘彈驅鵰鳶。

[illegible]

景靈恭謝駕初回，帽插宮花緒作堆。除目傳宣休覆奏，昨宵齋殿降恩來。

[illegible]

渡江以後說繁華，非復吟梅處士家。堤上風開及第杯，山中春到狀元花。

[illegible]

貌取湖山工品論，翰林院中無調鉛，殺粉經營極

[illegible]



勅寫天家瑞應圖。

[illegible]

進御糜丸妙手供，貢數小米搨雙龍。輕煤第一黃山產，歙卻蒼蒼九里松。

[illegible]

柳色青青食罷寒，香車仕女客爭看。紅亭醋庫橋東住，心似桃花一樣酸。

[illegible]

秘省移來帝居，鳳籤萬軸獻來初。墻西楷大窮寒甚，只讀江東陸氏書。

中興館閣錄……[illegible]

東閣分香綵雲頭，香法本宣和。如何張趙為官日，卑獎胭脂用不多。

[illegible]

尊號隆稱八年，黑竹箴中后諭傳。自尚劉多事後，都人解戢家蟬。

[illegible]

當制[illegible]
聖祀大射等皆名彩不須如此[illegible]
蟾識者謂蟬[illegible]
蟬爭[illegible]眼閃[illegible]蟬娟

築球吹笛共流離中瓦鉤闌又此時檀板一聲雙淚落
無人知是李師師

亦都[illegible]李師師[illegible]

硬雨分明似李㭚無端太學瓦皆摧儒官諱道天飛霧
祭酒應為捕酒來

[illegible]

錦標葵池數榷場白花樓閣五丈東絕為餘官庫留遺物



隱約風流說嗚和

[illegible]

沈家風桐新白樓滿地香芸吾爵簇猶勝申王格天閣

[illegible]

籠袖嬌饞嬾不勝花話槽面擬輕水薛家小景倩山水
畫上春衣[illegible]

[illegible]

傾國名花一首詩御前節學中[illegible]林[illegible]芬芝[illegible]

休遣君王怒淨師

[illegible]

小雨春寒[illegible]杏花紅[illegible]錦臙脂熏爐巧樣姜娘子
細多龍涎[illegible]品香

[illegible]

東朝鑾馭朔方歸南面方知樂事稀可惜岳將軍不見
深宮只著道家衣

[illegible]

花市爭先競買栽朱門尤自看新栽錢唐湖上春風[illegible]



九月疎花對菊開

[illegible]

童侍立大師窗凤構佳文未易降貢院無煩戴蓋帽
紫綬[illegible]無雙

[illegible]

方[illegible]殘事可嗟玉堂天子出青城傷心祭了[illegible]

無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鑿

東青門外九宮壇，歲歲□□走從官。□石胡僧何句□，窗風隙月不勝寒。

[illegible]

說史堪嘲手與之，古端今古盡傳疑。一時煙粉偏欣聽，鐵騎兒兼銀字兒。

[illegible]



尚食進供近索持，繡紅巾上合衣齊。饅頭不熟除官進，應推丙甲生。

[illegible]

□□□綴棗稱九日花餻，□可□細容陳詞天一笑。

[illegible]

春來湖上雨□晴，□□□□夢裏違修態，□□□花□□，此詞應是爲張□。

[illegible]

和議初成使□，御容收得向龍沙，白□池屋秋風冷。

[illegible]

手□□□□□花

[illegible]

清修尼寺靜焚香，傳是中宮賜寶坊。還有藕花洲畔女，琴茶不礙宿鴛鴦。

[illegible]



汝窯古器□□□，修內司窯絕更工。提舉昨朝新進入，青瓷人與□間同。

[illegible]

閒□□□小□影，□□□□其服膺齋裏諸□輩。

默□□□□碑

[illegible]

南遷□事仿東都，□□□兩□□□，□□成山谷，臨安猶見典型無。

[illegible]

玉練槌香破鼻開新[illegible]大盌分御前湯賜黄封醖

不及秦家有[illegible]勳

[illegible]

繫書錢要十分豐一闋[illegible]公謝石[illegible]詐能拆字

可憐身在討論中

[illegible]

屬闔蘇沉白日閒敷文無語豈難剛况兒學士空供職



憶昔揮毫進楚山

[illegible]

東[illegible]散如[illegible]出格蹲騮空一羣欲使廣南嵩劇北

詣[illegible]付歐[illegible]

[illegible]

候門歌舞出鄰城無奈更衣訴此[illegible]小屏啼絳蠟

幹他三[illegible]知名

[illegible]

花來瑕野[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成傲熱官曉[illegible]春米送緹騎

一枝[illegible]逓看

陳氏[illegible]

葉葉西風[illegible]利催[illegible]錢買得秋多少

秋傍玉人雲鬢來

[illegible]



天街春暖酒如油爭上和豐[illegible]樓銀[illegible]呈祥都不解

扉開瑞應待人搜

[illegible]

夜來歸夢月橋西東閣重[illegible]路更迷傳語郎君新得意

酒[illegible]無人[illegible]獨啼

[illegible]

德壽宮中[illegible]冊新[illegible]氏[illegible]明朝上壽天顔喜

舞五花兒動酒鱗

貴耳錄德壽八十壽孝宗躬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撰冊寶楊誠齋[illegible]各進一本孝宗[illegible]皇以楊之文華再不若用光之文[illegible]筆爲光[illegible]今古士大夫目爲光堯廚 有五花兒[illegible] 癸辛雜識德壽宮舞譜

兩過秋來禁苑明遊[illegible]懷[illegible]未[illegible]代不生鸞鏡雄心在

庚寅[illegible]不忘中興之[illegible]每形於詩詞如新秋雨過[illegible] 武心留[illegible]在 明[illegible]名賢錄[illegible]

按骨時聞嗾小黏

壽皇躬[illegible]射時有[illegible]宮中[illegible]曰小小黏[illegible]

西蕃名劍敵吳鈎賜出寒光靣素秋底事武臣要重賞

邊功漸近太平州

名劍[illegible] 戰功自[illegible]



無衣暇日冰團皮四角金龍抑帕羅紅粉抹胸緋裹肚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illegible]

贊從御退賜宮娥

畫[illegible]船[illegible]兩朵生[illegible]雙投橋下水

有情何似無情

[illegible]

甘同地古社[illegible]多大尹忻然不奈何留與花時好景

水亭四望客經過

[illegible] 靜佳集[illegible]

月望[illegible]

亭無正面南花多處背湖光

[illegible]

禁中丹桂月如銀稱引張秋一冊新[illegible]玉堦行不得

謫來蓮社作閒人

[illegible]蓮社[illegible]

揚[illegible]朝天下卸帆一官一[illegible]衙蒲橋暇日攜孫子

幼圃花叢手自芟

[illegible]

三橋旅舍寂無譁搗[illegible]影斜[illegible]已占姿[illegible]



試文莫是董公遮

[illegible]

僧到[illegible]虎丘山劈開溪石尋微徑

窗外[illegible]光 詠閑

[illegible]

記得明堂舊例無設宮錢陪[illegible]宮鳥紫霞帔[illegible]紅霞帔

慶慶堪憐作受奴

[illegible]

王居廣[illegible]邑[illegible]何[illegible]夫人夫[illegible]閣[illegible]明日內[illegible]典[illegible]九紫[illegible]不令[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公事[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從[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其說也[illegible]宮人[illegible]名[illegible]如[illegible]為十一[illegible]正[illegible]之類又有[illegible]子[illegible]

瑞石山陽帀式湖穠桃還九室亦同升摩睺羅自平江進

原字乃花樓又試燈

建[illegible]以來[illegible]雜記[illegible]在十世[illegible]乃建九廟奉[illegible]成[illegible]之[illegible]同為[illegible]不[illegible]由是[illegible]人[illegible]桃[illegible]小[illegible]年[illegible]天[illegible]閣[illegible]宗[illegible]后[illegible]十[illegible]九為[illegible]

湖蟹年年出葑田吳閶八跪誰尤鮮不須將相矜雄略



茅店青旗認鵓天

隨[illegible]錄[illegible]中[illegible]西[illegible]八[illegible]乃[illegible]咸淳[illegible]

[illegible]日閒聚景園依遊風物說城東白花洲上花多少

庭[illegible]分紅

[illegible]景[illegible]園人[illegible]東[illegible]白花[illegible]閣[illegible]家之[illegible]仙[illegible]

酉京知鄉酒戶廉小春茶味亦清[illegible]重華宮裏供宴

滿席無多汎綠纖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以代[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出[illegible]

篋則偏況[illegible]用[illegible]

青兒雄姿剩一錢晚年[illegible]看[illegible]圓呂婆名徵楓宸聽

弱女釵分劇可憐

[illegible]以[illegible]義[illegible]我[illegible]君[illegible]其[illegible]歸[illegible]京[illegible]杜陵正[illegible]即呂正己之妻[illegible]有[illegible]今[illegible]

天津步輦訪[illegible]從[illegible]堂下[illegible]分名王欲識民間事

余今[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壽皇[illegible]

東觀[illegible]大[illegible]九[illegible]京公相無遺物



七寶[illegible]

[illegible]仲詩[illegible]東[illegible]一百九[illegible]中[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

蘇[illegible]柳風碧香酒媛十分嬛舞兒二八腰身小

采[illegible]春衫[illegible]

[illegible]閣[illegible]藏[illegible]林也[illegible]老學菴筆記[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垂髫紗女[illegible]獨對經書四十二從此聞稱為進士

淳熙[illegible]新談

[illegible]

鐘建長笛敦聆奇一曲催將項下吹比似盧郎倚樓處

沙河塘上少年時

[illegible]

不因馴象外藩通誰識臨安假國忠當冷燕無新拜號

大師竹倚一枝紅

[illegible]

蘭開日祠度人經管領南湖尚典型詩客何妨原將種



氷茹雲食綠星犀

[illegible]

淺色衫裁艾虎紗場凉下苧試榴花催教馬遠圖宮扇

煮酒山前賞物華

[illegible]

詩人正樂是姜夔私家廣譜與風儀[illegible]留水磨

秋聲夜夜故鄉思

[illegible]

水仙廟下水連天佩玉裁冠像宛然喚取雲蓬煙艇子

任他豪貴占頭船

[illegible]

平章省吏史梅溪倚從中呈勢莫偕不道清才工樂府

象衛綫就粉牋題

[illegible]

白首修書局正開洞微能識我重來一囊粟抵千壺酒

自有蓮花博士才



[illegible]

書與長宋筆勢寒楊家妹子取承恩偷從琴鶴圓中見

婉如宮樣粉痕

[illegible]

特詞太乙留瓊館小著花亭綠樹間佳氣葱葱誰與辨

武林山是虎林山

[illegible]

焉武耳講[illegible]說惟楊仍是第以避[illegible]諱則漢志已名爲武林矣又案元齡
輿地志云武林山錢唐泉所自出此可見武林自是靈隱[illegible]林之地又
直有泉之可出耶

鸞綃閒引玉津邊　正值南郊祀事修　內夜盜妃先犯戒
却將聖像拜[illegible]
朝野遺記[illegible]
宜男圖子[illegible]家[illegible]　蛙戲長春撲扇綃　[illegible]荊花香五月
草蟲勻出雨珠跳
書畫[illegible]宋畫院李從訓有宜男圖[illegible]有天人[illegible]長春[illegible]　石湖[illegible]語五月鞠花[illegible]大[illegible]枝只一花[illegible]龍書草蟲
以此嘗寫生
三朝御裹陳忠翊　四世儒醫陸大丞　指點賀家酥樣好
合將扁榜一時稱
[illegible]

草[illegible]松[illegible]能[illegible]　惟將[illegible]家　月黑山深鬼吹火
[illegible]
七寶山頭一俊人　侍郎橋識舊京臣　誰知竹[illegible]深處
更[illegible]梅亭句絕塵
[illegible]

[illegible]詩敘[illegible]曰傳聞如此可信俊入矣[illegible]見錄陳[illegible]
[illegible]石[illegible]山　續[illegible]錄云紹興初以[illegible]
孝建元年八月[illegible]湖志以爲葉理　元鼎誤矣[illegible]
西湖衣鉢幾人傳　長繞梅花拜墓田　爲問孤山林處士
可曾一世對花眠
[illegible]梅花[illegible]林君復[illegible]宋史[illegible]
荷花篙柄倒池心　小水晶宮望更深　詩思只宜生此處
雲山卷畫地銷金
[illegible]學齋佔畢紀紹興中有貴人[illegible]小水晶宮　老[illegible]雲山畫[illegible]斜陽入[illegible]地銷金
江湖集刻幾名家　陳道人詩頗足誇　攤向睦親坊畔賣

相公語[illegible]梅花
[illegible]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illegible]睦親坊
小[illegible]湖石中[illegible]縮成不落新翻髻
裹[illegible]嬌
[illegible]
兩湖勝[illegible]清明春水生　好是上頭天氣近
蘇[illegible]作清明
[illegible]錄青[illegible]

御戶清明燕集寒食之句

和寧門內敞樓[illegible]中第一初緣[illegible]開細草林花猶近遠

内人遊自西宮來

[illegible]

斫竹爲翎[illegible]動搖[illegible]行都也學借元宵皴燈珠網交垂處

傀儡先裝稱[illegible]奇

[illegible]



清霽亭前宴賞時盼矣歌舞鼎沸絲竹宮家不解閒愁悶

休唱靈瑣[illegible]一詞

[illegible]

氷月仙人[illegible]西畔浴堂門外見徐娘郎君可是無金屋

畫取湖山近臥床

[illegible]

捲地[illegible]和風[illegible]枯淺斟低唱應開爐羅幃小釘金泥密

紅入麒麟醉倚扶

[illegible]

[illegible]

何當不吠犬戎群日[illegible]消[illegible]揄扇夜[illegible]氣因有宵衣難畫錦

白麻紅燭致猶文

[illegible]

花樣連枝放杏桃[illegible]紙價[illegible]滿袖中自具南宮手

波撇紛紛落剪刀

[illegible]

清湖河水買城[illegible]流斂[illegible]船誦[illegible]後[illegible]移行[illegible]齋雞犬住



吟詩破却一生愁

[illegible]

喬柏無兒晚景[illegible]釘上梁文語亦酸辛見滄閣上聞簫鼓

灤雪融燈作好春

[illegible]

西湖清[illegible]除多核中朝閒[illegible]殺[illegible]山老居士

竟夢秋[illegible]鬬蟀居

[illegible]

簿錄平原故物空著府竹石劉蘇公文山二十魁天下

[illegible]

獨重邦人學二忠

[illegible]

閤門賛拜畫宮嬪花外流鶯喚遠回春夏秋冬十四月日

[illegible]

釀成別是一家春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和寺檜俯江潯萬佛千燈出綠陰壽得神童能偶句

青衫當從翠華臨

[illegible]

京棋待詔總劉俞方對文楸巧藝兼柯似宮中玉棋子

似將扁水易時添

[illegible]

葯洲詩墨已無倫堅相蘭亭更絕歷丁昇樂襄多事日

只留勇爵付斯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畫扇宸旨進行筵珠衣玉笏禮難全須從福邸妝處

記取銅華洗日年

[illegible]

閫帥才長未足多稱心無賴轉橫波開燈錄風流筆

能殺漳南賈八許

[illegible]



憶否琴邊奉至尊文君鬟影伴黃昏斧柯片石香痕溼

留與遺民一斷魂

[illegible]

水南半隱傷花宮猶是承平處士風一卷十空經在否

有兒不愧山翁

[illegible]

聞安兵已入宮時救日空教羽移麗景只今傳樂府

松風吹冷浴龍池

除夢葉詠呂文煥詩只將六載無消息太后宮中[illegible]
也鼻亨了文煥與范文虎九時入城矣大內[illegible]劉判
史大紀度江[illegible]文便有
指於旌旗如織[illegible]
先寺谷龍也[illegible]
草魂時未簡花從張[illegible]
軟不得獨菜[illegible]
人選印們都者[illegible]
烏啼中州聲[illegible]
撐百梅華者[illegible]
水風花絲繞還暗[illegible]
開了惟有[illegible]
秋月調秋霄[illegible]
宮中水天一色[illegible]
策望　相思萬里[illegible]
開那得有入夕照[illegible]
倚擁描留[illegible]
華表[illegible]
彩鸞帽巾香吹了吟[illegible]
高來萬種年[illegible]
好風飛下晴涵[illegible]
花塢鼓堪舞[illegible]



處燈孤鸞[illegible]
曲樹有根[illegible]
髡月非騷夫[illegible]
秋雙華不[illegible]
並智　宮[illegible]
鴆鶯[illegible]
拖揚[illegible]
衰成[illegible]
律世柳[illegible]
和手[illegible]
劉晚[illegible]
京[illegible]
樂東風[illegible]
手點敲[illegible]
舞紅鞋[illegible]
娃[illegible]
歸步[illegible]
續[illegible]
應[illegible]
記[illegible]
寺[illegible]
晝來許時[illegible]

畀[illegible]
若[illegible]
心如先[illegible]
千尺便[illegible]
月[illegible]
中元[illegible]
妝[illegible]
介[illegible]
況[illegible]
煙[illegible]
訊工[illegible]
金[illegible]
度又[illegible]
有[illegible]
堂[illegible]
蒲[illegible]
棹[illegible]
年[illegible]
畫[illegible]
猷[illegible]
氣[illegible]
花[illegible]

青紅如寫便面[illegible]



南宋雜事詩卷六

嘉興劉子嘉手録
武林汪蔦高家錫

南宋雜事詩

仁和趙信意林

帝都繡錯列山川，敬蹕初開鳳治倖衍此六飛臨幸後，七朝都屬太平年

葛豊孝都賦序云錢唐咏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地又有山川之秀井邑之富人物之[illegible]都會[illegible]考按圖籍見於[illegible]人[illegible]大略[illegible]各和事[illegible]任[illegible]見[illegible]制[illegible]非[illegible]能[illegible]都臨安[illegible]其[illegible]荷[illegible]小[illegible]休[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臨[illegible]以[illegible]修[illegible]雖[illegible]已由[illegible]傳[illegible]以定京[illegible]業非[illegible]

朝野雜記[illegible]小[illegible]所[illegible]東[illegible]頭告上言曰金人專以[illegible]為[illegible]鑒錢唐[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備安[illegible]奉[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成之地

艮山門外曉風尖，玉輦低遮錦軟簾。花處但從東麓望，一方新綠畫春簷

[illegible]



宋史紀[illegible]年[illegible]成[illegible]有[illegible]寺[illegible]新[illegible]

青燈如豆夜書開，蒸餅嘗教市得來。若說公餘叫一卷，落花紫草繞簫臺

北窗[illegible]以[illegible]太學日[illegible]蒸餅未嘗食明日[illegible]以飼[illegible]同舍[illegible]問[illegible]所[illegible]餅不食[illegible]何耶[illegible]道曰[illegible]時[illegible]則無所得食[illegible]以蒸餅為備其雖未嘗[illegible]然[illegible]如初[illegible]名[illegible]人所著有[illegible]詞[illegible]錢唐人[illegible]志[illegible]

雷窗紛霰燭花明，論編傳箋已四更。輾卷不知雙目痛，親將玉管賜佳名

[illegible]京[illegible]進兵制[illegible]目痛[illegible]其書名曰[illegible]

玉輦當年幸翠岑，親書小字是泥金。紫駝尼裹標湘錦，貝葉傳來盡梵音

胡山[illegible]書幸萬福寺[illegible]太后手書金剛經[illegible]心經[illegible]書[illegible]內府所藏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有紫駝尼裹[illegible]錦標

[illegible]東野語思陵[illegible]書名[illegible]

清賞堂前按管弦，[illegible]杏花天。教坊[illegible]唱無由入，供奉[illegible]傳何總憐

南宋[illegible]東野語太[illegible]如[illegible]供奉[illegible]志[illegible]唱[illegible]

雨回斤斧赦蒼宮，淮海新詩動玉驄。從此月波亭上望，綠陰仍作畫屏看

[illegible]月波亭相對[illegible]月波[illegible]力[illegible]御[illegible]香火[illegible]西湖[illegible]畫[illegible]詩[illegible]上[illegible]命[illegible]伐



佳識昭然叩不疑，歡騰父老望旌旗。仁和門外[illegible]東道，馬首聞呼趙不𡷢

[illegible]東至[illegible]山有別拜於道側若[illegible]其[illegible]曰[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時[illegible]御[illegible]有[illegible]勝之氣

黃閣優閒案貴餘，千函日攬四方書。緘題併字如忘却，遠道空勞使者車

宋史紀事本末陳[illegible]書[illegible]論君德時事[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天[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力[illegible]類其[illegible]物[illegible]書[illegible]無[illegible]字則不開

內使龍茶宣賜回，班荊館為使臣開。湖山景物家鄉地，幾度迎風嘆䍐來

武林舊事北使到闕[illegible]班荊館[illegible]龍茶一斤銀合[illegible]兩[illegible]班荊館者北使宿頓及賜[illegible]之地[illegible]三十六里[illegible]

一
牛閤人也有僧相[illegible]
三顧頻煩運幄籌令公帳下領兜鍪火他帶汁衛斧日
還憶軍中借本州
龍州[illegible]
雲龕居士老詞人喻得官梅托興新不𢖍開遲怨風笛
酒邊記唱漢宮春
小學紺珠南皮[illegible]

小步宮門日影殘青楊柳望中寒行朝臨遍蘭亭石
得似先皇墨本乾
蘭亭[illegible]
鼓吹紅旆笑[illegible]門彩袞聽宣疑得策閒學士院
[illegible]
內批名藏[illegible]
一
[illegible]
牡丹秋影曉霏微白鷺湖光近釣磯[illegible]蘇隄𠥓路紛

不將五組易蓑衣
江湖長翁集詩春光陸續[illegible]
降封麻卷閤門通報狀親承鎖院中保直自來知制誥
詞頭日日示屏風
[illegible]
莊嚴雕飾紙衣僑蓼葉芹花滿缽稜一白翠華行幸後
袈裟金縷伴禪燈
[illegible]

紹興誰念舊封疆黃閣歸來錢滿囊多敘當時賀吏部
篆成千載墨猶香
[illegible]
長日空教掩竹扉雨泥融淨燕初飛劇憐春盡無憂館
乙乙揚花興客衣
朝天集[illegible]
延風拂月鎖從容雨掖揮毫不再逢亂得竹絲脫髮樣
即今同笑管城封

[illegible]秦檜薦為宮祠

慈宮宣喚按新歌，爭捲珠簾踏舞鞾。春到十三門裏路

内宮齊著縷金羅

楊太后[illegible]能寺[illegible]宮人[illegible]

心史宋行在十三門[illegible]宋時宮人多[illegible]

金羅為衣裾

懶向橋邊問酒仙，一蓬秋雪晚漁天。歸來迷却蘆葭里

艤棹僧房借榻眠

西湖[illegible]有老翁自言[illegible]

又宋[illegible]湖[illegible]水[illegible]

新聲歌罷半含顰，與裊花枝別樣春。一[illegible]湖露

[illegible]待月華生[illegible]

軟屏風底笑夫人

[illegible]之侍[illegible]孫氏錢唐人[illegible]

只管催歸商計無，杜鵑早已叫西湖。如何月夜天街上

撥盡琵琶唱鷓鴣

明[illegible]宋[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一枝芍藥倚東風，讀得詩[illegible]後[illegible]縱有迎康天賜兆

都緣貫相產重瞳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沙岸波光積翠鋪，鳳標公子下菰蒲。不知春曉西湖上

染出南山黛色無

[illegible]

香爇金爐句段成，流傳眞封命孰與儔。一種貧家深巷女

[illegible]

落花河擲不知愁

[illegible]皆[illegible]一人

不[illegible]文[illegible]明妝半[illegible]拈好[illegible]東窗事犯須臾事

[illegible]

夜半[illegible]子孫

[illegible]

松柏青青繞券臺[illegible]彩段紙錢堆拜墳兒女[illegible]

莫向菩提拭淚來

乾淳歲時記祀先例用時果彩段羹飯 程氏遺書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illegible]集菩提寺詩 一畝方塘幾劫灰哭聲不了笑聲催[illegible]是菩提拭淚來 自註菩提寺臨安人火葬之地 按寺在錢湖門外今廢

紫花羅服稱風流花散東風暖氣浮莫使蚤梅欺晚杏

[illegible]

一般春色有清愁

菱角香薰紫繡[illegible]津小艇採[illegible]前坐賭長歌罷

贏得寒光水玉魚

[illegible]

莫 談[illegible]宋宮人有寒光水玉魚[illegible]





湖上清遊佛子家粉雲酥雨颺楊花今朝鈔出春風手

六一泉烹雙井茶

[illegible] 朝天[illegible]六一泉煮雙井茶[illegible]

重門鐵葉鎖金環只聽鉤春[illegible]幾聲如此江山亭在否

精能閣上看名山

[illegible]

宜雨亭邊趁晚陰春風流[illegible]海棠林[illegible]闌干葉

人在紅雲無處尋

武林舊事張功甫[illegible]種千葉海棠二十株夾流水[illegible] 誠齋集[illegible]張功甫園中海棠[illegible]人在中央花四旁

驅蝗無法老農嗟穲稏風香稻試花賽社不須祠猛將

[illegible] 居易錄南宋[illegible]

滿塍新水聽鳴蛙

[illegible]以其餘食蝗也[illegible]

錦塢山中花滿川雲煙四壁畫前賢遊人不盡傷今昔

遙望孤山放鶴仙

咸淳臨安志[illegible]始建錦塢[illegible]

芸籤天府落枯縹秘省龍章品再三銅匣金題誰拾得

盡隨花鳥散江南

[illegible]





竹廊風細泉茶煙御餅龍文宮女煎昨夜外臣貢新茗

金籠拜賜[illegible]

[illegible]

莫把杭州作汴州山河牛角為誰謀西湖水石無情況

縱少[illegible]花也是秋

[illegible]

蟆曰吾舍是何適[illegible]
寺[illegible]時不禦[illegible]行西[illegible]
復前況何邪[illegible]
千本詩[illegible]大年[illegible]
葦伴鼓鼯

晝長紅紫競含芳繡錦亭邊鬭草忙妃主一時齊掩口
輪他內侍嚼生薑

[illegible]
都宮[illegible]

七插高鬟茉莉花[illegible]嬌兒女
荷葉新裁半臂紗

[illegible]
水[illegible]之[illegible]



試罷[illegible]春[illegible]雙鬟[illegible]驛聽歌喉爛花紅箋揮灑處
從此佳人喚狀頭

[illegible]

手把青[illegible]舊思[illegible]香亭畔掩啼痕宮花零落收銀鑰
卸下[illegible]妝出禁門

[illegible]

李王不[illegible]有[illegible]貪歡醉酒[illegible]深閨兒女淚
玉釵何處寄相思

[illegible]

賞御[illegible]

紅燈綠蓓近黃昏幾醉藍橋風月樽新樣杏花高髻子
夜香緋綵進歡門

武林舊事[illegible]藍橋風月[illegible]
[illegible]門

思陵八法[illegible]珍絹本親披草洛神閣古學中十三帖
笑他婢又學夫人

[illegible]五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須還御筆煥大章宮西畔悲家帝



五星江州昇[illegible]鄉

[illegible]

台星剛耀紫垣中[illegible]牧[illegible]刪像已工秦晃師王生忌在
[illegible]洲更與坐龍宮

[illegible]

孤峰西轉水東流風月臨平動客愁幾處桑麻鄉舍外

漁姑多住藕花洲

咸淳臨安志臨平山上有塔有龍[illegible]有天井[illegible]東嶽廟[illegible]兩旁又有藕花洲即鼎湖也 沈金部女谿詩有[illegible]分明[illegible]轉對生我之句

故宮忽見舊冬青一搶如山雪滿零欲訪影魚香骨案

葺花小東至元門得南[illegible]有蟬經者[illegible]南陵[illegible]故宮殿基上建[illegible]以厭勝[illegible]南人[illegible]于人民[illegible]高一十三丈 [illegible]陵寢[illegible]宗陵[illegible]石為[illegible]揚建[illegible]以南[illegible]一百一所

夏從何處叩英靈

內殿傳來宣近臣酒酣歌罷笑宮嬪當前欲乞詞人筆

香霧輕飄解領巾

齊東野語[illegible]以帕子從曾覿乞詞



一園寶月白鮮鮮太史占來上瑞新後苑已圖耕織事

成淳[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月如初出時臨安嘉興人皆見其[illegible]太史奏是為上瑞[illegible]當十年[illegible] 玉海[illegible]二年[illegible]耕[illegible]令[illegible]民間可用則官遺給之 又[illegible]耕織[illegible]四十五事[illegible]詩[illegible]宗[illegible]以建[illegible]後宮

民間又見踏秧陳

定帖初來彩金[illegible]從前[illegible]喜寶釵橫含情一探春閨女

夢粱錄[illegible]擇日[illegible]帖[illegible]以[illegible]又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illegible]若不如意則[illegible]壓驚則姻事不諧矣

多少羞容受壓驚

酒衣簇[illegible]銷金緣幣紅羊報吉[illegible]提[illegible]巾環相答外

一鱒魚水用心深

夢粱錄[illegible]女家[illegible]以[illegible]銷金酒衣簇蓋[illegible]又[illegible]巾環 又用金銀打造[illegible]以綵帛造像生蔥雙株[illegible]

妓樂迎來樓轎前[illegible]寶鏡照團圓兒童拾果攢花十

[illegible]錄[illegible]妓女及樂官[illegible]紅及[illegible]新人 又[illegible]執花[illegible]錢[illegible]果[illegible]之[illegible]又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 又樂官妓女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illegible]小兒爭

爭乞攔門利市錢

青花毯上步紅蓮佳兆乘龍跨錦鞯百子帳中看合髻

綵絲雙結兩心聯

夢粱錄新人下車[illegible]女使扶持而行[illegible]花[illegible]跨馬鞍[illegible]而坐 又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 又[illegible]新人出房[illegible]掛紅綠綵綰同心結倒行女掛於手面相對而行謂之牽巾

塗金貼套蜜油缸還送花冠鴛鴦雙艮串三朝餽女後



並肩絮語坐紗窗

夢粱錄三日女家送冠花[illegible]以金銀[illegible]及[illegible]四[illegible]帖[illegible] 又女家[illegible]九朝[illegible]

歲晚西爐冷不禁風鬟雪鬢惱詩人清寒儼境非人世

[illegible]內[illegible]題左[illegible]非人間有也[illegible]天[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非人[illegible]烟不[illegible]宋左藏庫[illegible]

何處飛回陽谷春

銀榜恭書單翠華玉壺私酒愧官家三千庫裏都蠲却

[illegible]御書[illegible]內有私[illegible]太上[illegible]

一任東風轉柳花

白練分馳滾畫毬毬門高築殿西頭芙蓉秋晚誰先得
爭唱紅旗第一籌

[illegible]

特設山林高士寮常從講易問逍遙一朝杖屨紅塵去
琴罷松風久寂寥

四朝聞見錄孝宗聖性淡泊尤精内典時號山林修養者入禁中[illegible]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有湖高士以從臣薦講易於宮中[illegible]易知剛[illegible]高士[illegible]宮知其[illegible]有一[illegible]聞松風[illegible]高士[illegible]太乙宮高士[illegible]

歌吹千年豐樂樓春晴三十六梯遊千官擔下題名姓
風景依稀似汴洲

[illegible]

初開棘院立新科別取名流博學多辰事分經詩惹榜
傳來謬種竟如何

日知錄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讚頌序[illegible]



[illegible]相翰苑者 宋史各房分經[illegible]所取之士既不精熟季之後復命[illegible]

天津燦爛半山霞白石清泉有道家誰到永和尋石鼓
多從水竇看桃花

[illegible]

爍錦亭前瀹茗香即看百戲列迴廊影花翦底招闘撲
分取金錢松子量

[illegible]

九仙有夢順人情聽唱傳來五有名魚雀不同松柏貴
自然公白不如卿

[illegible]

堂花新記治遊歸去緣兩蹊燕子飛紛紛裁御愛
鬪將春色上春衣

[illegible]

柳堤紅粉曾魚戶[illegible]民間供泥索
前丁昨夜又新除

[illegible]

桃柳春工費主持妄[illegible]笑無知橫行介士風流甚

西子湖頭作判司

[illegible]

月課曾遺政府看當時[illegible]有[illegible]新節帖開言路

湖上平章十六秋

宋史紀事本末[illegible]

當年富貴付殘形飲博[illegible]若應為太守

可無萬里嘆伶行

南宋雜事詩卷七　五

[illegible]

曾因神馬駐一軍香火南來第一[illegible]忽為丞相恕

[illegible]

居民人口殺于[illegible]

[illegible]

乞將主簿玉雙瓶[illegible]水風前上[illegible]亭飲取第一春[illegible]好

解從官柳醉微[illegible]

[illegible]

初開鄉[illegible]點萬[illegible]家種[illegible]笛一聲吹入破

便從竹葉擬梅花

[illegible]

江左曾傳定武本宣和殿裏幾回看八千楔帖空留得

南宋雜事詩卷七　十二

[illegible]紙應無似此什

[illegible]

朝來宮娥[illegible]滿院飛花掩畫簾手把輕羅選絮語

[illegible]二月扇[illegible]

[illegible]

一叢東閣碧琅玕花水陰陰中影實但[illegible]窗通小飲

懶從秘省借書看

玉堂嘉話學士院東閣[illegible]

一文籍[illegible]

一奠神輿列祖筵焚香端為奉賓天公家楮券猶傳世

例得堯夫用紙錢

[illegible]

芙蓉楊柳見梳妝燕子歸來覓錦梁滿目湖山仍似舊

長橋何處弔朱孃

湖山[illegible]



又畫花技最工涉見趨奉亦匆匆滑稽觀色尋常事

豔段爭如無過蟲

夢粱錄[illegible]

乘輦何妨可耐何要將喜怒任權臣六宮歌吹春風夜

蕭寺焚香拜美人

齊東野語[illegible]

圖畫新翻黃蝶箋幅歌山水潑雲煙欲從行印求正蹟

記取書題善雅傳

清河書畫舫[illegible]

教駿人皆似九方邊臣重驛貢驪黃使船不用淩波檝

騏院新編第幾綱

[illegible]

角縹包髻出彤庭任子當年只六齡若到軍中備反倒

并泉不獨紀銀瓶

宋史本傳韓彥直世忠子[illegible]



[illegible]

紅頰香狀梳新角髻嬌女妝牙魚落花鞦韆春趺小

為看風光九十餘

[illegible]

童夫人尚有童心否色獅貓愛護深堂上戲館春不管

何似風蝶臥花陰

老學庵筆記秦檜孫女崇國夫人小名童夫人[illegible]

揀霜水飲涼生蕎暖閣春回乍成寒昨夜宿酲猶未醒

又聞宰相罷宣參

[illegible]

龍輿歸寓南第近 湖亭黎同時各屬竹間齋

[illegible]

生色文羅背[illegible]

武林舊事[illegible]生色[illegible]金銀錢[illegible]

婕妤寺水方塘高揭銀鉤鳳字[illegible]教場[illegible]

[illegible]

松門仍掛狀元郎

[illegible]



[illegible]中不復[illegible]

三千玉貌各含愁羅帶相攜赴碧流明月夜寒彈怨語

[illegible]

琵琶聲咽故宮秋

宋[illegible]以百數[illegible]琵琶[illegible]故宮

亂墳誰與一盃澆花宮有世情至竟餘杭門外路

居人不識[illegible]聲

[illegible]杭門[illegible]出居人[illegible]

內教場開練虎賁雕戈千騎號嚴將臺金鼓黃旗動

敕賜將軍射鐵盃

[illegible]

錦標爭過一川寬畫鼓敲殘亂夕陽更有戈船迎弄處

十分打扮是錢唐

[illegible]

上苑賞花赴試春南宮佳兆遇魁神東風不解相思句

愁煞紅藤粉淚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臨軒安用捉刀爲對使偏稱聰慧時一闋清詞新譜出

杏花春雨有誰知

[illegible]

羽衫紛飛獨徘徊睡思初濃水閣閑怪得無人理紈扇

綠衣人倚竹窗前梅

[illegible]

何如紅作入[illegible]天外[illegible]限闌干曲

惆悵參橫月落時

[illegible]

鬻歌[illegible]分壇陳今古詞章集混成一段[illegible]不一歌曲



愛他二十六番新

癸辛雜識云[illegible]其中皆新製曲[illegible]

曲[illegible]二十六段[illegible]

遺[illegible]泉亭空見伯顏軍一從南北飄零後

還[illegible]文

水東日記文山像上有大傅錢唐于公謙題[illegible]

[illegible]

顏陳大宜留營中不遣 文山[illegible]

小朝[illegible]人[illegible]嘗為傳[illegible]

也乎矣[illegible]

十口[illegible]

[illegible]

桑海英風不可攀[illegible]試[illegible]軍才人在

詩卷長留天地間

[illegible]

傳以發其端向[illegible]

天地間集謝翺所編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illegible]其詩按選中二百八十名

甲乙其[illegible]

[illegible]

遠[illegible]五[illegible]

社陵君[illegible]四十[illegible]建[illegible]四[illegible]

十九王[illegible]建德[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十一開人白仲[illegible]陳[illegible]

良[illegible]魏新[illegible]第五十四[illegible]陳[illegible]

熟第[illegible]區[illegible]

前堂[illegible]杭人也第五十九君瑞[illegible]杭人[illegible]

也已上[illegible]又列摘句[illegible]

老人[illegible]山人[illegible]

意思[illegible]

建德路儒[illegible]翁[illegible]

重才人[illegible]名[illegible]無名[illegible]

欲[illegible]

修[illegible]河東元吉[illegible]

嚴[illegible]陵張炎[illegible]建安[illegible]四明[illegible]

般[illegible]瑞陽[illegible]

宜春[illegible]七大[illegible]揚[illegible]

蕭[illegible]父[illegible]

張[illegible]宋[illegible]

書[illegible]史之類也[illegible]宋[illegible]

唐王[illegible]三子其名不[illegible]宋[illegible]

方[illegible]子[illegible]南林[illegible]人之作[illegible]



庚申君事[illegible]凡十五卷[illegible]樂府補題[illegible]唱和作者[illegible]

公[illegible]理[illegible]名和[illegible]

李師呂張[illegible]人又無名氏[illegible]

春[illegible]民之作[illegible]

識[illegible]壽皇大夫[illegible]南內之[illegible]

風[illegible]不備錄

# 南宋襍事詩卷七

嘉善劉[illegible]

武林[illegible]

# 鍾嶸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詩品三卷（內府藏本）

梁鍾嶸撰。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名。齊永明中為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閒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閒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 鍾嶸詩品卷上

梁　　　　參軍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陽山顧氏文房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

陽山顧氏文房

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
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
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
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
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
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
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



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
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
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
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
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



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
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
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
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
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
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
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
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
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
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
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
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
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
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
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

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 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絶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 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



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靑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鍾嶸詩品卷上

# 鍾嶸詩品卷上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録存者夫
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
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
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
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
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
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
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値其人詞
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
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
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
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録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嶸今所録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



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
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
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
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
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
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
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
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
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
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
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
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
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
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 平叔鴻鵠之篇
風規見矣子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

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蘩之章
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虯龍片甲鳳凰一
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 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
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
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太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
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
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諶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
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
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
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
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
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而
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
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 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



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
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大世基橫海顧邁
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
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
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
其文想其人德世欲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
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
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
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
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
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 其源出於張
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

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脁詩**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脁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 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脁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





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脁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鍾嶸詩品卷中

鍾嶸詩品卷下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　漢孝廉酈炎　漢上計趙壹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　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　魏文學徐幹

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　晉頓丘太守歐陽建　晉文學應璩　晉中書令嵇含　晉河南太守阮侃　晉侍中嵇紹　晉黃門棗據

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　晉司隸傅玄　晉太僕傅咸　晉侍中繆襲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

孟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　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為精密為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為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



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廨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為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illegible]謝超宗齊潯陽[illegible]正員郎[illegible]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

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兒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彫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

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　齊綏建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縝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

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須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鍾嶸詩品卷下終

正德丁丑長洲
埭川顧氏雕

# 本事詩一卷

（唐）孟棨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本事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孟棨撰。棨字初中、爵里未詳。王定保唐摭言稱棨出入場籍垂三十餘年、年稍長於小魏公。其放榜日、出行曲謝云云。則嘗於崔沆下登第。書中韓翃條內稱、開成中余罷梧州。亦不知爲梧州何官。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題曰孟啟。毛晉津逮祕書因之。然諸家稱引並作棨字。疑唐志誤也。是書前有光啟二年自序云、大駕在褒中。蓋作於僖宗幸興元時。皆採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所記惟樂昌公主宋武帝二條爲六朝事、餘皆唐人。其中士人代妻答詩一首、韋縠才調集作葛鴉兒。二人相去不遠、蓋傳聞異詞。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棨所記不載緣起、疑傳寫脫誤。其李白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爲失實。然唐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晁公武讀書志載五代有處常子者、嘗續棨書爲二卷、仍依棨例、分爲七章、皆唐人之詩。今佚不傳、惟棨書僅存云。

##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

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





## 本事詩目錄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憤第四

徵異第五

徵咎第六

嘲戲第七


目錄畢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絶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

暘山顧氏文房

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絶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暘山顧氏文房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宋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廻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東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



陽山顧氏文房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失州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憐有李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



陽山顧氏文房

李豁落大丈夫矣故常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父閑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頷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驚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寄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刼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猶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趍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絶馳而去座未罷而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捉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後復
能之泣修表上聞浮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
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
韓翊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鎭夷門又
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
能知韓擧目爲惡詩韓翊翊殊不得意多辭
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
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
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
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
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
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爲
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
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
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
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
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
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



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鎭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
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
戚之中復懼李之讎一投長牋自首謝李深
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
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
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飮必極歡醉
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
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
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
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
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
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
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虞卿
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
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
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
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
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
之數四張不勝其忿回應之曰與君無間以

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京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髮鬌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



大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絶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絶詩曰三山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窻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秖應偏照兩人心 歎一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庄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示後絶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

先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





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為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睹其形容髣髴似

識開其前街即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
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
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偏問座隅山水則
襄如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
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
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逢依稀
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
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別一作船行酒思臨風
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怜古今情邐
迤七盤路陂陀數大城花疑襄女笑棧想武
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
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
蠻方豐艷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
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
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
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
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
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
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陽山顧氏文房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敕僧尼試
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
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
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
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
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
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
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
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
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
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
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
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
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
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
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
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陽山顧氏文房

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
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
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
城邊烏欲棲歸飛鴉鴉枝上啼機中織錦秦
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
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
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
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
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
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
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
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
譏其拘束也　玄宗聞之名入翰林以其才
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
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
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
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
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
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
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



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腋扶之
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
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
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
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
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
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
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
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
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
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
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
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
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
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
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
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
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一問津吏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吳武陵有文章才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為部內刺史贓罪狼籍勑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

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illegible]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illegible]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勑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道曾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瑰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

骨劉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昔則
人多不識這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漲彭亨坐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
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凄苦彌明詠
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嚳
之聲既巳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覩皆大驚
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
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
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
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
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
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
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
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
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
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



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
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
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講思逾
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
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
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佳句及來年曙卒唯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
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
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
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上築郊原
古青山唯四鄰扶疏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
旬日而殁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
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

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肯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兮邁音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殁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曾不為皇后邪

本事詩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諧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仍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騎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貫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朱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蓁蓁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而笑

本事詩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嘗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群臣皆歌廻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

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
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
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
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汙張
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
若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
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
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
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
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
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
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
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過李
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本事詩畢

# 詩品二十四則一卷

（唐）司空圖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詩品一卷 内府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即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眞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詩品二十四則

目錄


雄渾　冲淡
纖穠　沈著
高古　典雅
洗煉　勁健
綺麗　自然
含蓄　豪放
精神　縝密
疎野　清奇
委曲　實境
悲慨　形容
超詣　飄逸
曠達　流動


詩品目錄　終



詩品二十四則

唐司空圖表聖撰
明毛　晉子晉訂

雄渾

大用外腓眞體内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横絶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沈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脱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脱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絶愛緇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眞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山靑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强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沈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鼇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眞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于綠明月雪時

疏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磵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中令色絪縕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煙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峩峩

流動

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此表聖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蘇子瞻論黃子思之詩謂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湖南毛晉識

# 續詩話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續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題曰續詩話者，據卷首光自作小引，蓋續歐陽修六一詩話而作也。光傳家集中具載雜著，乃不錄此書。惟左圭百川學海收之。然傳家集中亦不錄切韻指掌圖。或二書成於編集之後耶。光德行功業冠絕一代，非斤斤於詞章之末者。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如林逋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魏野之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韓琦之花去曉叢蝴蝶亂，雨餘春圃桔槔閑。耿仙芝之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吹暖賣餳天。寇準之江南春詩，陳堯佐之吳江詩，暢當王之渙之鸛雀樓詩，及其父行色詩，相沿傳誦，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論魏野詩誤改藥字，及說杜甫國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詩話所及。惟梅堯臣病死一條，與詩無涉，乃載之此書，則不可解。考光別有涑水記聞一書，載當時雜事。豈二書並修，偶以欲筆於彼冊者，誤筆於此冊歟。

續詩話

宋陝州司馬光君實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堦下梧



桐影喚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何也秀才得無詆沙門烏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謂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動門賜立戟詩云凝峰畫旛轉交鎩

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眞本如此傳欽聖作延
風畫簾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
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
輕天心非不寤垂意枉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
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
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
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
爲場屋所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
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雁
詩云天寒稍緊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
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
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雁薛嘗暑月詣其
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
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
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
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
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陜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
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
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
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
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眞宗



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
太尉旦從車駕過陜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
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
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
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
却來平地作神僊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
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反
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

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喜栽花活童矜鬬草龍頭[illegible]倚野人[illegible]

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藥爐中無宿火[illegible]

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藥爐寒太甚故改藥為茶不惟壞此一字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鄉如飛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



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為詩在朱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韻其一聯云鶻翻勝便跟褪蛇繞四枝蹴來行數步跳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為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為人含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以為景采不合如樵

龐穎公籍嘗為詩辭臨邊典藩文案委積日不暇三



兩篇以此為適及疾亟余時為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嘗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下路半騎上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著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章獻太后上僊羣臣進挽歌數

百首唯晏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總萬機晏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



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遊山常獨挈飯一甖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

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暢當]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曬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莎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鄙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閒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效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燕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僊



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闇地貌眞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舉

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稍苦
遊人往來多徙居萬安山絕人事專以治經
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夫人情益遠舉世
笑之文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范景仁鎮善爲詩年六十三致仕　朝思鄉里遂
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
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
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兼歲
乃還京師枉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
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
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
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
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
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爲時人所
傳誦



大名進士耿僊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
地滑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
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
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宋裒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猶
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杜甫終於耒陽稾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
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
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
而故冢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
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
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
時方鎮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

文正公一生精力極于資治通鑑目錄詩

書古今詩話忽如列語掌异喜秋益秀不朽其
傳家集八十卷楷字並傳今所傳者不過集
略三十一卷詩集十餘卷予偶閱學海得續
詩話若干則每〻借詩文於蔡刺紀徑如他
家參字句正譌誤已也湖南毛晉識



續詩話終

# 許彦周詩話一卷

（宋）許顗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 彥周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許顗撰。顗襄邑人。彥周其字也。始末無可考。書中有宣和癸卯子遊嵩山之語。下距建炎元年僅三年。當已入南宋矣。觀書中載與惠洪面論冷齋夜話評李商隱之誤。惠洪即改正。又極推其題李愬畫像詩。稱在長沙相從彌年。惠洪冷齋夜話亦記顗述李元膺悼亡長短句。蓋亦宗元祐之學者。所引述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語。其宗旨可想見也。顗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其謂韓愈齋栗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語。不敢議。亦不敢從。又謂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俱卓然有識。惟譏杜牧赤壁詩爲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顗遽詆爲秀才不知好惡。殊失牧意。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隱錦瑟詩。亦穿鑿太甚。至漢武帝李夫人歌本以之時爲韻。乃讀立而望之偏爲句。則此歌竟不用韻。尤好奇而至於不可通。其他雜以神怪夢幻。更不免體近小說。然論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詩話之中。猶善本也。

# 許彥周詩話

襄邑許顗著　徐仁中校閱

詩話者辯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已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



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如人遠上溪橋東坡于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李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錄丹法全明窗塵丹訣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矣元禮首議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詩懷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箜篌狀如張箕探手摘菘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



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誚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辯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香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

能如狂狂王筆詩云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又如云智岐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李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絶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滲透金羅玉剪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席恩般宣進詩急意謂得美官翌日奏章論列作詩寄經者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小從丁寶臣以文字為歐陽文忠公王岐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遵帝制者既已大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



易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誅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以發智術相維持哀哉功名士汲汲尚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在熙寧間為荆公所見不委曲得貴達然亦為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于黃州東坡解衣賻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殘多綵縈風翻雪無數穠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尋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損詳者也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益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其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恐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艷明寒卓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壽卒後檢方書見丹法及此詩錄之

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閒為

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
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
眼明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義了字廓然本王族錦師氏事佛慈璣禪師爲作
者僕頃年迫見佛慈老人鄙戍由我在嵩山游甚久
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
明日看不獨喜其語益取其學道體耿擺落自在如
此
東坡作妙善詩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
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後說爲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
李太白詩[illegible]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增之
不特語益奇
[illegible]始中人[illegible]作詩然不甚過人[illegible]十人家
[illegible]偶[illegible]中子[illegible]作[illegible]賦頃刻
[illegible]風甚[illegible]何云簾捲滕王閣[illegible]也
[illegible]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illegible]淮陰北面



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illegible]不肯[illegible]便知元
濟在掌股此當與黥安並[illegible]相
從翁年其他詩亦甚[illegible]日
長廊轉[illegible]陰頗似文[illegible]千又善
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illegible]名世皆
不能及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棄此篇嚴詩編
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昌和數首又梅花詩云
憑仗幽人收艾蒳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蒳香名正松
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
頰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杜詩飯抄雲子白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illegible]子雲
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illegible]狀
如米粒同白雲子在也又杜詩云萬里名王子何年
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illegible]
竟不如露[illegible]雨打開拆新泥坡不晚[illegible]
張騫懶空到又本草不收定[illegible]也
齊梁間樂府詩云愛惜加窮[illegible]宮今日牛

羊上空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司空圖唐末竟以節死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若長吉之語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然後其中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黎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南詩荊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舡皆觀其影也其後[illegible]

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又一字至五字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發詩興不可不知也

伯父娶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與賓客飲酒舉一物隸僻事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蒞席

梅聖俞詩句句精練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寵變曹氏作一日曲為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云



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柳子玉祭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垂讀徂徠集詩又稱超然能破為古毀

寧食仁民詩忠厚之人可為也

作詩壓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故有之後一婦人詩云蜂人光遊覽屋角蛛盈尖又記人作七夕

□押江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行苦齡爲緣尼乃知前作不快多

為生之句取其形似故當多近弱追昌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㮚文縝丞相為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



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賦詩一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筆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人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令人可學後尤皆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薛大監文饒文放作鴻溝詩云謂羽均牢能喪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雲夢獄歸三尺衣冠閟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已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



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坡公作挽辭云被褐曾陳定危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殘落夜内深宮安咏前篇詩不獨語句精練且是着題

鄭閎卿僕鄉人也公默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有也後娶熊氏胥如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都縣進有與盜敗壘戰間然猶作雄朝美爲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嗟賞之

李衛公作步虛辭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輧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天風吹佩環嗚呼皆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云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在長迺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人也

韓退之詩云[illegible]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

阮步兵醉六十日雖似智矣然司馬昭之忌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得令阮籍常熟醉爲身謀此工部若有史官當有解此意者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藏有之今亡矣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然多殺物不得而見虐傳者當
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歲在洪州宿城北鄭
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水沒足其傍皆田苗丘隴
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
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岸見如畫嶺壁村落田麥
苗婦人求詩引僕至草堂有綾障一上有紙筆僕
題詩四句云鬬花亂草春春有秋鴻胝雁年年歸青
大霧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手城上有驚雞



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曬
簷瓦黃團掛門衙是說乾棗與瓜蔞讀之猶想見西
北村落間氣象晚秋聯句云爾神蹄磨旗陰焰颯犀
札翳祓疠之助而意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
句押水磨囊淵皆不可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荊公[illegible]公
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
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皆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
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
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illegible]又云澤畔騷人正憔
悴道傍山鬼謾瞅大抵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
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罹於禍哀哉
柘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簡兮賢者之
詩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能容



忍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聘驄此山阿欲着紅樓貯綺羅
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旁評直不
為荊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
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
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將士慘不驕又八哀
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真人天此篇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illegible]作冷齋夜話有
曰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頞無語渠再
三窮之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
因我[illegible]意[illegible]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
出矣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為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
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時年少數從杖屨
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細曲隱奧
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



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艷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
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
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勁不
得勁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
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
老[illegible]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
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
坡是戒禪師後身僕亦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illegible]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
誰人把盞慰深幽開門[illegible]更愁吾有清溪三百
曲不辭相送到[illegible]後花枝春事休榆錢可穿鄉
帶柔定自沈郎作詩愁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
直論詩之卓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攷　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
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
滿爐煨榾柮慢騰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



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
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石闕大字
[illegible]一字公見也第[illegible]叔
[illegible]則不因揭之於實地
耶[illegible]
林和靖[illegible]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大為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
花詩中此兩句危有[illegible]東坡和秦太虛梅詩云西湖處
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人東坡亦有微意也

林和靖詩對偶清切如贈蝦蟆秀才詩云鯤鵬撼擊
三千水龍虎鬭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
天下焉得不亂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鮑照曰謝五言如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此
明遠對面褒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
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
彥周詩話　十七
覺酬以衲東坡作詩謂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
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江南野史亦載齋事與此小異
錢易自以翰林侍從出爲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
之所撰專獨其詞至於題目蓋欲拋離本集或有事
蹤跡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
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唯說道功
名高後傳轉身嚴史未報皇恩裏勝賞時開處承
昔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見說七人輸平當日劍

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
見也亦遂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
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
密縣與馬譜論爲甚久知之最詳藉輔在其兄處猶
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穎昌見之傳
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婉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
詩一首古體有曰點竄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
彥周詩話　十八
詩豈立段碑所能辨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
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
也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謔不當嚴信至如曰
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
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稹作樂府鉛賤又夫差臣[illegible]李賀
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知其長後來杜
亦來賦詩記其前門句云共鐵[illegible]進酒非江頭蕭
散作閒人秋風有意吹蕭蕭貴落道無情下水渡嗟乎
古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
若以爲元稹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厭然而少
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彥周詩話　十九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詩曰余本長殷
周遭羅歷秦漢詩之於唐則三千餘歲矣顏魯公愛
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傳蓋指爲
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顏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
高[illegible]逸人指清遠而前指顏魯公也
其後[illegible]家輩皆和之[illegible]遠耶則不必問
然僕[illegible]詩中數句[illegible]之
背由[illegible]激光彩令[illegible]
[illegible]使非神仙[illegible]也

又[illegible]綠江覺[illegible]使人[illegible]作郁[illegible]秀寶云天棘
天門冬也當以秀寶之[illegible]爲正類天聲相近又[illegible]似
古紀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若蔓生如青
絲尤見是天門冬矣杜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
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一
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
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
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
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彥周詩話　二十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
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
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
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
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
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
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illegible]段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於官隸
軍籍于岐公丞相宜借刊之闕其識字使掾書一日

觀米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綏亦請賦公領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瑶琴篋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只救入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俾之命下之日暴卒嗟命如此哉

王君玉内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隋家曲當年亦九成衰音已亡國廢沼向誰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祗沸聲凄涼不可問落日背蕪城晏元憲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



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青門道邂逅春此一回忽憶揚州貴公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逵詩許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衣兮霞綬秉芳兮杖寄路渺兮雖征獨惆悵而孤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兮雖使

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蜀陝路間有溪曰韓溪蕭又終追淮陰處也劉涇巨濟題詩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



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

姑蘇 有所愛比于京師為岐公丞相罷罰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佇學知音今夜冷香蟾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微雨是蘇州此詩之巧可傳也

段成式與溫廷筠雲藍紙詩賦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能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云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除卻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王筠為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凝風詩模寫肥膩飄獨之態讀之亦是想見風彩漁陽參檛起於禰衡參字音七紺反徐鍇引古歌辭以證此字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楊炎狀云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為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旟作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右驂以為五馬然前輩揚劉李宋號知故事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之耶故俱存之不敢以為是以俟後之知者

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詩云鶯能子夜歌云晉有子夜者善歌非時數也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榜云題黃公功德院

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北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仍更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皆記李文饒少張元豐乎自房陵召還一日忽獨言曰清香館自後多不將世間事放懷中終日人莫敢問其所以

古詩云上山採交藤交藤何有焉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陸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眞有此意否



李文伯出[illegible]中夢[illegible]處見册環衣皆奇容可愛賦詩八句道處如[illegible]得先乎如席風月不相識借道使相[illegible]之役數日李叔文楚若先大父嫂弟蕭莊[illegible]獨不爲時學愛說梁春秋與郴椰州文作詩用事無一字蹈襲者其所著撰號陀奇集自字[illegible]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廢藏之以竅器則聲齊不[illegible]者二賊因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陀而後奇乎兵火間散落不可復得略記其序數句以見其措意如此

長安慈恩寺有婦女倩夜游題詩云黄子陂頭好月明强將萱草倒行[illegible]波山色[illegible]橫折得落花[illegible]恨生花爲白鶴飛去月夜又逢一首云湖水月圖夜如[illegible]樹紅花相撓映北[illegible]移[illegible]有似佳期常不定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園蒔花木一日有搞車麗女下飲於庭邀書生同席既去作詩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皆鬼仙詩婉約可愛



司馬公[illegible]陶[illegible]制[illegible]文正公之文也作行色詩[illegible]之文[illegible]作大[illegible]心人傳[illegible]公家[illegible]有一玲瓏盆爲官奴所碎落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illegible]雖聞於往迹彩雲易散過差宜恕于斯人文[illegible]自作詩用事歷歷皆超妙出人意表益其得[illegible]文章稱[illegible]如此

饒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名[illegible]如璧作詩有句法苦

學劇其才情不愧前輩范詔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雖於遣辭而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喑嗚叱吒化為佛聲三令五申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觀此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今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唐高宗御羣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聯璧友情若臭蘭人許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詩有賈謫長沙事益自況也人作神廟挽詩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雖翛然中實人情也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曉過絕水浮空一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錄之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曰磻溪重得



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

晁無咎在宗學聞文予承之長短句韻以予承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跡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世江湖永相忘還堪笑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喜態似離騷故特錄之

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最難能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楊[illegible]部友夔大伎十餘歲向同在竹林時盜發孫堅

韋楊作詩云閭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illegible]久
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illegible]部今古矣
他詩皆工必傳于世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
臂蹋之聲甚悽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
水半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圍看落日下
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
舊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
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



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此辭亦自奇
麗錄之以存古樂府廢題云

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世傳荊公改舞字作落字
其實頓工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
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會老堂曰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
竊謂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
章雖優辭亦精致如此

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
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流後之人亦[illegible]此而泣
者也

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illegible]天色離魂偏觸
病心情雖韓渥溫庭筠未[illegible]至此

王岐公父待制[illegible]公承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
其家我先伯父狀元實岐公客侯亦獲事待制公世
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審人鮮知者
如白髮哀天癸丹砂發地丁意脈貫串尚勝三甲六



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死活句也又作杜杖詩云老
境得爲[illegible]鄉遐[illegible]孫扶其風味雍容如[illegible]
天下有公[illegible]不敢私帝文丈背與僕言[illegible]
都賦[illegible]只足[illegible]若[illegible]皮北征[illegible]
公之使民分而強本分[illegible]此語不可及[illegible]
玩味之知前輩舊書自有見處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illegible]
之偏僕因曰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illegible]
也

陶彭澤歸去來[illegible]云既[illegible]惆悵而獨
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illegible]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illegible]河大江[illegible]卷沫
枯槎束薪[illegible]皆隨流矣[illegible]泉幽澗澄澤靈沼
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
此意求之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
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
輩稱贊人豈緣實也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益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
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

江從簡為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柄荷弱不勝[illegible]欲持
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而波及荷矣

春時穠豔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
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
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世俗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于宋玉何
也豈誤耶有說耶

梁武帝作白紵舞辭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
紵之歌帝辭云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
短歌西日未昔[illegible]自清警可麗矣吾今
當為第一也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illegible]問何從去之僕
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
去也客言老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
僕曰毛詩過之曰六轡固不可擬然亦未嘗子細說
馬相態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題語所



謂花[illegible]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題語所謂熟使[illegible]是
也思之便覺走過[illegible]頭坡知與神行電邁恍忽
為難騎耳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
詩者耶

宋休[illegible]題沙彌潭形勝地塔在[illegible]有窮
目與風無際時成華空月老[illegible]息竟誰知到此[illegible]
[illegible]功名自可遺詩格律止此然裘黃蘗其語不誇
不怨不怒也

孤村芳草[illegible]谷花[illegible]之
語
蜀道難[illegible]得一[illegible]贊曰[illegible]萬物
可大可久探乎造化之[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上
而臨下參文虎[illegible]而見受氣度[illegible]白英
聚而[illegible]酥凝而金醴鼎制不已[illegible]金液
玉液天年永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illegible]是
漢時陰真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于[illegible]不
得其門戶耶復存之

#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 紫微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本中歷官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故詩家稱曰呂紫微、而所作詩話亦以紫微爲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諸條、偶涉經義。秦觀黃樓賦諸條、頗及雜文。吳儔倒語諸條、亦閒雜諧謔。而大致以論詩爲主。其學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是始。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而是編稱述庭堅者惟范元實一條、從叔知止一條、晁叔用一條、潘邠老二條、晁無咎一條、皆因他人而及之。其專論庭堅詩者、惟歐陽季默一條而已。餘皆述其家世舊聞、及友朋新作。如橫渠張子伊川程子之類、亦備載之。實不專於一家。又極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一聯、及姮娥詩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不主於一格。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崑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觀於是書、知其初之不盡然也。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并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辨證、何也。今考南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則杲之但有食韭事、實不云薤。晉書庾亮傳載亮啖薤、因留白。陶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則惜薤實庾亮事、與杲之無關。此士禎偶然誤記、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證乎。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子高郵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顔覺霧收之句便覺子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當憶它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脣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叔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折穰侯齒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闇明等句精確可喜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文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某蓋識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存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
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
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飜飛鶺鴒各有
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
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
舊嘗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
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
又無限寒猶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
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渠
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
往在京師作詩云若猒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
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
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枉
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制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
鎮江別後叔祖寄絶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
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
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
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
側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
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
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
明却韔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
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
璧殆詩之讖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鄭店謁文
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直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
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賡盡文
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王獻公拜相啓云王璜釣瀨家傳渭水
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忭盡還
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
阮平生子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
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藏孫有後誠可
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
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瑑作守歐公
王荊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
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
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
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
試爲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

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詩以異事見矣
晁文以道言劉斯立 跂 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
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認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
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
意真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
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
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
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
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
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淸風
全掃地世間今復有廬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日
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眞州船場晁以道起
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風
老不作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
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疎人
閒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捲
卷長歎息弱不嚴廊敷卯軟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根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挨柂舊北客別去敢勤斷回
首望丹穴涕泣日連如

曾元嗣 纘 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蕭平仲 岐 闢止
叔 沼 饒德操 節 高秀實 茂華 韓子蒼 駒 及余諸人凡
十人也其稱子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
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往時三
呂共脩途擬上靑雲近玉除中道勒回蒼雷足今年
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來
與寶覺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與晁伯禹 載之 唐季實
之問 皆來訪公每晨與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
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 紹 壽臣 唐老 學
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 師錫 殿院也坐中有
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
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 克一 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
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
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掾嘗從公
出游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叢
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淸賞一擻呼歸亦可憐公

甚稱之
李方叔廌嘗作寒食詩千株蠟炬出嚴闈走馬天街
賤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爲
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表平生忠義之心名
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户却掃不交人物嘗有
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
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淡
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
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
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
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
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
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
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
厚孟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令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棲雞特酒
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者
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深穩
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
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
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
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
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
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絶海内傳祕府臺錢惜如玉君
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
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
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
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
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如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
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
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
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
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甚元豐
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詞
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嘉言其子益傳正安詩舍人

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子揔時仍蘇）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悳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比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婿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各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堆作郡公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于投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高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衘內不帶權字公為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晬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秘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來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煌煌之冊書（孫守治鄭仍宋）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家壐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荊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父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為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為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父矣摳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釜星晚雜出雨脚晨可數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齋堂一事無居官猶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張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表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 蒦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眞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倚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倚姓吳大覓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吃饅頭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殺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直哉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鬱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强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歎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寖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雖辭樞衡以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達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

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去
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班文積於
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
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
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猶以私養驅
禄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自叙
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字見寄數絶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
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絶云不知更
有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湫僕堆堆依[illegible]山僧
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
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文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文顯道它日顯道遂
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
文中立中立聞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文笑曰
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絶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
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
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寄各
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
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
髮辯博能文元符末　上皇践阼遠近稱頌新政守
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　仁皇世再見　仁
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　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
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雖驟旋招魂於異
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
舍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
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凉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户作凉
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
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
紹聖中　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
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
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
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　哲
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　上曰名家

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為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甲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科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看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訪榮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路蚊虻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蓋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王公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四六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銍撰。銍有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其書皆評論宋人表啟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上卷之末、載其父素爲滕甫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銍據素手迹、殆必不誣。今軾集仍載此文、蓋失於釐正。此亦足以資考訂焉。

#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
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
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鍾
每侍教誨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
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
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
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
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
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
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
弟始以雄才奥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
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宗廟其規模閎達深遠
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備具發露天地
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隱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
集大成者亦繇
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
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
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至是始
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
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者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
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
詩賦廢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鍾類然先子所謂詩
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聞於交
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
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
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爲之序欲自知爲文之難不
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
庚申日汝陰王銍序

王公四六話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　神宗讀表至此怜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懸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逐正依天宇之高華微雀雖傾尚邇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為筆說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用李德裕廚替記伐劉稹李石今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搜山作搜山）一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澀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奔孤遺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作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為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胥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荊公雖高妙亦

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内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盡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其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没謫官又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彦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鬬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皆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智略爲三公唐之韓愈詞采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嘗出監吏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荊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況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溺亮三出拔萃四方巋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

爲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覺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歟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甚契分久矣荆公既相　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洴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貲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羨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龢自陝西運使移知鄭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舒與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鄭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牆道迹江湖之外闕望塵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敗車之臨淖棲遲嵩

邑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部屋云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於可封之日無足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閤令洵仁喜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浙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睟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奬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對恩不報而適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復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長適逢初政饟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寘儒林未勉螢窗之塵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賊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堇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違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切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投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謫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卨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

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
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味之
熊伯通任金陵為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賁妃表
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
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
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
承用此一聯
滕元發光祿受知　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
荆公不合遂出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三
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
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
客是時在京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為公草之盡
載於此曰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
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
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
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
於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
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
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
其疎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臣之
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東

謂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逆謀之年
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於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
失察或誣臣以黨奸欲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
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
移節鎮昨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
已到任官為近侍理合朝參責欲致愚臣久蒙含垢
之恩謝陛下稍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唯祈一
望清光今者纔入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
君之日無期拜命傍偟不知所措尋觀誥音復領襄
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　天
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
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累重四方無歸臣
非敢別有僥覬妄求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
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　皇帝陛下憫餘生之無幾
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潁壽湖潤一郡稍便醫藥則
講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然後
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之
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
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
不可得者也表入　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
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
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
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

宮主謫僊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先子爲滕作陳情表手簡尚存今乃設卿在東坡市李文內

王公四六話上

王公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 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黄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殁也臨殁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顔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怳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賀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撼其自南遷歸丹陽聞趙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尉表云雁飛銀漢雖闕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

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
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 神
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遥龍藏乎九
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
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父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
瞻外補後為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
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
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
又劇口詆之號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
鱗鳳翼固絶望於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
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
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讁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
子跂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鬼於鬼域平
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
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竟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寄說於故人）

王荆公與吳沖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
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為三司使樞密使副
又薦代已為相已為相沖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
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
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
不和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沖卿力也公在金陵熟
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朴學士誤聖
知昔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語甚巧竊負解
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
實過言易開之時雖明昭晢於隱微解澤頻繁於
疏逖所謂過言易間乃謂沖卿也未幾沖卿薨於位
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識其鄉里本建州
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
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
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
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
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
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擽
鞍婁鑠須對攫攣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
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虫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
指汗顏斵者猶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
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
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
入為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為潁川甲族罷相後得
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
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异除館職
作啓與同舍裴煜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
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荅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

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薦焉起還岸啓曰盛文
奉還且告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濉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
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
眉之碧峰預遊西蜀追駸駬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
祿山殺戮黎獻膻腥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
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
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
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
祭城隍文云智并鵰翔老煠能攖皆文武雄健志氣
不衰真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玉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
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
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
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
旅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
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
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時輩義通以檢
校常侍代鎮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溆爲中書舍人草魴
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
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冬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
夜鳴冬雷雷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馹勞之
即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尚雄曾子宣謫守鄱陽手寫
一束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
日自當來復揚經臣維嘗愛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
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
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
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
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遥連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
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
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
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
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
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
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亞宰大熙衆

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
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
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
含譏切恐大不然
鄧右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
號稱職其立　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
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
係四海之望末云离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
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爲順昌軍節鎮時
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
表公覽之以筆　林夫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壽
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啟膺聖人之作按
圖緯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發命之慶基宜建中軍
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
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
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
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
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
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
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
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
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爵跡文

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
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
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
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
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
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
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向風
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
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
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降左僕射時學士鄧
溫伯行制其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
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
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
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　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
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
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
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　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
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
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
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
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
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

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　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嚋若臣哉莫如光者　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因為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措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藉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普西齋削槀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秖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為講筵芸叟為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溫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兩下墊巾衆為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　仁宗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為學士為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鼇客張建封始署為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濫遭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楀元楀方在幼年於臣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衞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户後連劉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楀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冈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使縣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為上介思喬木於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於王門兼掌記室

范淳父為其叔祖景仁草進樂書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
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
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郞至大拜四方賀客賀啓
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
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閥之基用其賢所以固
國忠民之望推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
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
捨而行藏自遂蓍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
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耆熙之功庶令
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
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
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敍致
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
封還使處厚旣赧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
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
半語虛飾故首敍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
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
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
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推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
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
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
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絓戀故啓稱
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

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
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
率耆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
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
當竢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
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
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卽位王介中父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
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
以爲非中父不從因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
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旣出試院御史以爲言
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
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
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穰是匪難
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
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
舊爲新語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
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云元厚之謝
表云塤箎萬民金玉百度彭咸之資上章子厚啓報國
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户
開蓋可傳誦諷味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　英宗卽位又而車駕方出
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迓駕時有爲直日以不得預也

乃潛出看舊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惟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黄昬初出莫不咸覩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嘗

王公四六話下

# 珊瑚鉤詩話三卷

（宋）張表臣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珊瑚鉤詩話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表臣撰。表臣字正民、里貫未詳。官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紹興中、終於司農丞。是編名曰珊瑚鉤者、取杜甫詩文采珊瑚鉤句也。其書雖以詩話爲名、而多及他文、間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又好自載其詩、務表所長、器量亦殊淺狹。其論杜甫遊龍門奉先寺詩、改天闕爲天閲、引據支離、已爲前人所駁。又如論杜牧擬把一麾江海去句、以爲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爲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據其所說、則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將乞郡、故有擬把一麾之語、未可云誤。表臣所論亦非也。然表臣生當北宋之末、猶及與陳師道遊、與晁說之尤相善、故其論詩往往得元祐諸人之餘緒。在宋人詩話之中、固與惠洪冷齋夜話在伯仲之間矣。

珊瑚鉤詩話卷第一

右承議郎權知潮州軍州事管學事賜緋魚袋張　表臣　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羲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群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効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鄭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並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嗜嚏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塵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號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吉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者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有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數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予無益於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寧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鳥跡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大篆是謂籀文
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
箸獄吏程邈捌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
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
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
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
糾纏之象有倒薤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
之陂植薤而食清風時至見葉文偃像爲此書以
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亦雀丹鳥之祥
以書旂旛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篆
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
有垂露者亦喜所捌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以
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於理鴻都門蔡
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用以題
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巨山
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
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
篆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
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孫莘老與李端
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
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

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刱今
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數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
獎借如墨芳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
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東聰之琴皆咨嗟歎美如恐
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
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
經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
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愛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
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
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
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壓三尺劍社稷一戎
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衮千官列
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餐
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

明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襃中自詠褒姐堂堂太宗
業樹立甚宏遠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廼
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蹄立更搔首
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
垂光抱瑤臺風帆倚翠蓋暮春祀東皇表乃神仙之
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
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
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
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
蘭舊爾兮草靡靡侯我家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
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
兮民壽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
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
心悲謂侯歆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
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
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
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
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宋子京唐史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

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敢謀興元嚴崔柳倒持李宗
覆復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
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騎
風舞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
詰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
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
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
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
生奫淪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噬人湯湯
此水勢方割陽侯鬱怒馮夷悍罷鄉鯨吐海岳驚
霧塞雲氣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毛骨奇滅沒隘
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銷人憂衆木有乃
孫鬱乃水道宋見之心欲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
怖龍愁岸忽視先生道眼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
津中流險絕仵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長甘作
淮海客身脫垂涎頭將白驚心未定畏湍湍欲不見
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固
它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覓杜珠以道覽之云
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
亦可如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
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瑕掩玉瑩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駁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胷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盡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爲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衒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爲其季父沇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樸然類騷黃宋皆以此許之銘曰月蝕耳賁藍田之璞以爲堤東家尚爾而況乃雄蕫虎炳不玩以遂没身雜蓀蕙以爲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以聞尚賞此後見子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見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詠惟謫仙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李杜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黃豫章爲傑㝡

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
令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
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濟烈南雷賈素掌
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宣容在傷時涕淚
零向來丹鳳闕猶帶大年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
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隋東百
戰孤城牲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
從自以為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
石頭當時號為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
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
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
[illegible]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白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為尚
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
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爐云曹公謂劉玄德曰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一時詩人
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潁上村號潁上丈人無仕宦意崇寧
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
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為作牙書催乃發鶴到
京華從今鄭壑堪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而叔易愈
過潁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此山去已遠南山去
已近駐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
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慎皆譏之也後請
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譏其
出焉

女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
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
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
手小駢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
自氤氳子亦和之云舊隱嵩高六六峯未乘雲氣
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
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
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妙體
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吳李宗侍
飲詩東坡為中書舍人數木皆不得來往謂執政
曰設公廳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
大抵近世為禁太密問人則踈晁以道書楊大年
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華傳鼓下直宋門對掩
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
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
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仗華若禁
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近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
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鶚一止三千秋開
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鉤詩話卷第一

# 珊瑚鉤詩話卷第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去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法御五馬或云古秉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邸之會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手擘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机將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釂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擒白波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整絕謂之掃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鏂曰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柏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持書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
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
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
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它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
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自秦之事肇於風
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粽
投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弈碁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廢驢者戎也生於黃
帝慶蹴戎旅之間爲戲耳庚元規曰廢戎者今之
廢驢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
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繡飾以珠玉和鑾
金勒星粲霧駭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
榻杜詩云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
方小兒分曹鬪雞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
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
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
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
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
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白城武東北道濟
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
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其命取鏡燭之非是遣
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因徒甚衆既而復出
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
者覩吾吏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愼微呼下
馬揖之渠已藏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
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
何事曰戶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
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它日當來作監河侯
乃相別上馬復過蒿里歸焉至城北墮一池厥然
悟汗出徧躰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
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
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
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
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
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
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
陌而游隋之民竄籍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
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鬪
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
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

髮病条軍旋糶黃梁置酒錢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
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
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
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遮禦予嘗料其知吾
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
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
秘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辭近古陳義甚高顧
梁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
祝頌之深敢忘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
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
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日出次於郊
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
將它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閑東道白首戴南冠
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
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
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今
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没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
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悚慨搠劍向西風題畢乃逝
味其言且莫從周王彥璋之徒與英雄之氣毅然
猶在也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内至切
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
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
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
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玆非立格之妙
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
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玆非命意之深
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
詩云花蕊上蜂鬚功在一上字玆非用字之精乎
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
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
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王詩
云雲移鳥滅没風露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
白鳥孤没作語何異玆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
說也

予嘗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
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
作思家惡緑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
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
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雖兒之貢爲少也晁元升作
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其連姻
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

阡陌藹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遂至此況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无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婭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婭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昆侖曰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竟有頷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爪拏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一日萬約來日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吒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悵恨句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蓋劍詩也世傳虎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年武庫火成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眞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時出漁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蹤散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子作劍詩曰蛟已盡定飛去雷霆欲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屢長之西戎犯邊每戰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帥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爲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圍著弩邊忽語警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成韓闊臨見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嫣以倿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飢寒逐彈丸荊山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畜寶劍水斷蛟龍它日截飯爲而食劍乃頑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嘗藏之予曾戲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刺豕斷蛇于越豈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淞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瞶悵然謂同

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日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設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習護軍以予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義東兵赴援也又曰述樸賦就夢何勲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齒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淬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子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許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厚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鈎詩話卷第二

# 珊瑚鈎詩話卷第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丈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白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予曰鐘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仙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瑤池也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譽高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譽志在隨人拘于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喈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喈讒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

外嫌猜同姓古所歎解曰昔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巢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歎

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仙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船船襟紉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卽事非今亦非古子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梢林莽子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子曰按先生進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窶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恥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淚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子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皐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

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道中有蘇書曾盡恐其學而不能世也

子巖考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敵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掠其家舉室盡逃惟所取傷五人殺一者一人將出巖手力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同輩舊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近在賊門還所物叩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復追遲逐遠莫及巖恚恨嚙臂指自恨無人寸其而受已盡歲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子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後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勇矣嗚呼巖僕隸也今之爲僕者或聚于指綫色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奮然適於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抹於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況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責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子讀元升書善巖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巖之忠勇終不聞王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

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臣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它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宫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鎭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潜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勉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譖構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實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宫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受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鴿于背語見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紅出

簺之曲然其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入紫槽朱鳶飛去咲青霄江邊簺上情何限瀛府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仙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蕭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劒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酒氣清冽名曰碧筩酒予詩曰醲憶青田核觴宜碧藕筩且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二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書為沉湎在詩為童羖在禮為豢豕在史為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為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頹然无思以天地大順為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為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全予也多矣獨以麴糵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為之詠以繼東皐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篘酒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為池而飲之者有象為龍而吐之者視盎甕間而卧者將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時未知麴糵杜康始造爰作酒醪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酗李白一斗為詩百篇自名酒仙酈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迷難宜城為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實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挂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為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解酲快飲痛醑則用之蓋觚角之出類者

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盃酒壺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予亦因斯而與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倫喻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塒捉詹卸呼田欵乃傀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予近作示客云剌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

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間伸宮閫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挿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一日謁内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清貴偶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兹人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答曰内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泂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擧近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珊瑚鉤詩話卷之三終

# 葉先生詩話三卷

（宋）葉夢得撰

元陳仁子刻本

石林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石林春秋傳，已著錄。是編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歐陽修詩，一則摘其評河豚詩之誤，一則摘其語有不倫，亦不復改，一則譏其疑夜半鐘聲之誤。於蘇軾詩，一則譏其繫懣割愁之句爲險諢，一則譏其捐三尺字及亂蛙兩部句爲歇後，一則譏其失李廌，一則譏其不能聽文同，一則譏其石建牏廁之誤。皆有所抑揚於其間。蓋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沖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

葉先生詩話卷上

石林葉 夢得 少蘊 述

古迂陳 仁子 同備校正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臨遣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曰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

晏元獻公留守南都王君玉時已為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之京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爾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

問答與之態爾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陶冶
縱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皆與衆致遠諸
人和頭字韻詩往復數四其末句有云名
譽子眞若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
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
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
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
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
也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
眠自謂不減杜句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
篇余頃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
集偏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
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
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
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
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
是為序予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
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
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
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
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
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
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
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
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
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
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
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
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
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
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
為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爾其西廣於東
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黃
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
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

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
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
十年來公府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
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
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瀰然眞有江湖之
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
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
傳往往但記前聯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
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不可屈而不爲
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
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
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驩甚
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
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陽
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
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當時
以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
中也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



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
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
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
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辭却不從
閤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爲侍郎進挽
詩有曰珠鞍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
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奉世以爲在樞府作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
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
至洛中嘗有詩詠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
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
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
好收功太平觴庾農桑滿獨得閑閑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
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
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
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
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齕殘芻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此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時相王珪也

閑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大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擧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畫圖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句好處正在添陰陰漠漠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

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
詠景爾人皆可到要之當如老杜無邊落
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
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乃爲超絶近世
王荊公新秋浦漵綿綿白薄晩林巒往往
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
欲摇春皆可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
殆未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黄昏後縹



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
有劒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初
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劒鋩之語大是險
諢亦何可屢打也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
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
述懷北征終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
此固古今絶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
作而世多尊稱之此乃揣骨聽聲爾其病
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元明詩中極多累

句余嘗痛刋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
此語不可與不知者言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
絶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
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
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
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
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絶句其一云濯錦江
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
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



味初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
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
自動柔艶著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
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
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
槩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
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迹
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
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

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東軒筆錄載梅聖俞作劉丞相挽詩秋逢庚子日歲異戊丁時

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强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盖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有手題兩聯云

卷上　十二

人言盧杞似奸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黄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邪或將以爲用邪然子瞻詩後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用以矣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腸爲乞治聾酒一缾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達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士人言亦多以社公自名聞者無不爲笑然直亮敢言後官亦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卷上　十三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棕枯柟四詩皆與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棕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无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諾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咄爲嗟非

也孫捷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
之語此亦豈是以諸爲嗟古今語言固有
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者殷浩所謂
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嗟聲咄嗟猶
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捷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
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
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



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
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
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曰藩宣秉
戎寄衡石崇勢位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
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
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積忌
滿龍生嫌養蒙恬勝智疏鍾皓月曉晚景
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自王
符筆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疏世
事時德輿已嘗爲此體矣乃知古今文章

之變殆無餘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
亦雅暢雖主意在別立體亦不自失爲佳
製

葉先生詩話卷上



士禮居藏

葉先生詩話卷中

石林葉　夢得　少蘊述

古汴陳　心子　同甫校正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祖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

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不知此題程筠先塋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也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譏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稍薄之終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六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情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

篤向人寫心肺四海知我霜鬢蒼蒼而此
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超
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
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
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
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
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切戒之子瞻不能
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
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
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真宗眷之
不衰間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秘監
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琅闈往年司制誥
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
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流恩高閣
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謠詢辨魯
魚祖宗愛惜人才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
公後卒與寇萊公力贊宮闈協定大策功
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可以無愧矣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為詳定官莘
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簽判在幕中相與
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為左丞子容
猶為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
始為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
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聞託下風敢謂
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盡記前事
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
識黑頭公之語當時以為盛事又三年莘
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
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
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
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羣牧判官
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
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
有定限然亦必視其幼壯雖此公方其未
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荊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

魯直自戎州歸荆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
賞之魯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
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
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
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
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上山谷詩云黙撿金
閨彦飄零玉筍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
關大爲谷所喜又子勉詩云沙軟綠頭相
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語麗之甚



杜牧之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
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
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
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賈穀夫滕達道薦
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
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
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量復知虔州謝
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
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趣筆快而誤者雖名輩有不
免蘇子瞻有云石建方欣洗牏按廁牏盡廢
不解嘆卹城援漢書牏廁本作廁牏盡中
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嘗套
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
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留一絶於驛亭云
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
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
舉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秘監旦素不爲公
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



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
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
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
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納山川之
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
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
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
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
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

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
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
可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諷誦之久，往往不覺
誤用為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
韋蘇州集中最警策句，而荊公詩乃有綠
陰生晝靜，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荊公閱
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
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
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
橫役使，不知彼我為我所用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詔析河北大名
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鎮
邊備。韓魏公自鄆州徙鎮武定，則大興方
略，事無不自親，嘗題閱古堂云：所期消
慮不妄勞精神。又曰：吏民遂解吾吾豈若
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飢，諸
者未嘗一游，僚屬在幕府常以詩請，公曰：
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
答之曰：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花時任送

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
為相

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踶齧不可近，一日
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啟時在
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悍
即起，捉其鬃，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
里而還。荊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贈天啟，所
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
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
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



盛傳荊公以將帥之才許天啟。紹聖初，章
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
遷為帥，會丁內艱，不果，是猶用荊公之遺
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
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
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
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二尊
略彷彿，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悵精求元厚之參政云仙驥靈雲穿杖下佛光吹雨市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



田以有謂文潞公在樞密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一篇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常秩居汝陰與王深甫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荊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修撰稍滅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公詩以自譏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後篇由
太白不能為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
子美亦不能為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
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嘗見棐問之
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
一詩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
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
極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
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



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
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
其為人已而聞為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詩
名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字
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惜不得多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
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再入為翰林學士
偶朔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
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元祐初舊
宰大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

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以公天璧
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
閧然觀為人喜傲謔然此句實迫於趁韻
未必有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
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數聯近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
自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者
矣中間雖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
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



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士大夫所
殘弃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
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
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
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
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
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
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
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

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
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
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
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
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
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
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
嘗留意爾自唐以後既變以律格固不能



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
志之間斵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此唐張
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
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
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
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
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
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
能道次道以爲然

張安道文定公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
已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
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
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
多無不推誦功德安道題高祖廟曰縱酒
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
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
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
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



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
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
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
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
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
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
侍郎文裕以詩慶幸執元參政厚之和云
黃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
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

末蔡寬夫能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抵初再入因不復還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遂援曾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旨判異矣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脩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渠流未



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晩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大笑黃魯直贈澹詩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前事也叢話云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欲爲僧此云祠部送酒家非也

# 葉先生詩話卷下

石林葉　夢得　少藴述

古迂陳　仁子　同俌校正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有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閧然以為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二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此為恨云

元厚之知荊南嘗夢至仙府與二人若聯書名傍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召入為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表列名

三人皆從絞絲始悟夢中見身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升沈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爭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皆指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皎然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私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道本姓關從支兼學故爲支道安安以佛學者皆本釋迦爲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



道安者亦其始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

於此不若劉禹錫贈晉公留守東都云天
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物會中州語遠而
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
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
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不多作爾退之
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註蟲
魚定非磊落人又有州將濟諸人捨得柴
孔顏意若識其徒為無益而勸之使不作
者翺見於遠遊聯句唯前之詿灼灼此去
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
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為
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
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
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
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
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
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
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
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
堦上桃李陰成四海閒之句時最為盛事
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
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
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
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
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
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
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
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
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
遂知名云
傳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浮
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
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
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
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
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
天下所共疾故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家

之而為隱瓶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
其續而錄之賓王集邪或本集固自為賓
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
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
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
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而
取之爾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
是也
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



此為然論陶潛乃以為出於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唯文選載其百一
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謹厥初者
與陶淵明詩了不相類五臣註引文章錄
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諷在
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
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
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
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
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

淺蓋嶸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
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
歸則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
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
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詞其弊亦然若
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
故未有譏之者爾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



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
說乃知康乃魏宗室婿審如此雖不忤鍾
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
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不臧否人而
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
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疾
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
附司馬氏未以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
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
不可為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蝨處乎

祖中籍要節於司馬氏祖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為嵇阮吾每為之大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豈是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亦是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

古人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是亦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爾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議論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為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但非[illegible]

若耳古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令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吟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雖工殆無以過之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為任御事不勤勞既作閱古堂嘗為八詠其疊石藥圃備具三章一章云主人未有餘功應日知荒嵬漸壯懷吾以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消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器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詩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枝前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給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厚也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為長洲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若成功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潩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州民所有文潞公為守買得之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堂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卻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歸京後

亦不復再至閣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高
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為池瀦水瑞光寺即此宅所
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
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
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者
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鬻易主今為
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
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



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
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
對遂為一時雄觀士地各有所歸也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
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
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
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
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
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
甫邃明諸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
公同日登揆今皆淪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
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
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
卿復題云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
更難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秖向畫圖看
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
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
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
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
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游而



未暇得歸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
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
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厭謫流竄有雖死不
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
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
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玉汝自樞密都承
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
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
批步軍司遣兵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

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翁三貢士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罪行不復顧家爲誰爲京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度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上已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數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伴麗人嘗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

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濟有徐衍滑稽全姓名師儒坐稷下衛益南荊費墳不爲屠狗墳知客卿又有續謔師厚善謔嘲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辱武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業先生詩話卷下終

#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二卷

（宋）朱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風月堂詩話二卷 內府藏本

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爲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爲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末有咸淳壬申月觀道人跋、稱得於永城人朱伯玉家。蓋北方所傳之本。意弁使金時遺其槀於燕京、度宗時始傳至江左、故晁陳二家皆不著錄。觀元好問中州集收錄弁詩、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其序但題甲子、不著紹興紀年。殆亦金人傳寫不用敵國之號、爲之刪去歟。

#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上

宋　朱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沈道明于陵　仝校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
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
魏晉已宋雅與清麗於流於江左齊梁已下不
足道矣唐初尚襲徐庾風氣逮陳子昂始變若



老杜則藻然欲方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
以詩名家尚多有江左體制至五季則掃地無
可言者唐人尚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尚不能
及風雅乎

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若思君如流
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
皆一時所見發於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
之云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顏謝推輪雖
衣冠問[illegible]太始化之後以咸俗當時所以有書
鈔之譏者蓋爲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
語無虛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迹
者不可以論自然之妙也詩中用疊音同義
[illegible]古人用之無嫌如民勞詩一章用二休字
[illegible]後人拘於科舉之習遂不敢用唐韓退
之赤藤杖詩用二庭字石鼓詩用二科字老杜
[illegible]府書懷詩用二旋字即其例也



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爲題而作
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賦詠興高皆傚詩
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
教[illegible]傳名序外成入用信中[illegible]足欲形
已具人間常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
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
其[illegible]下[illegible]比青錢色[illegible]玉筋頭黃柔云
[illegible]同金翦香[illegible]絲綠則於體物外又有影

物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已常
與老杜詠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
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
筆墨畦徑中來其所鎔裁殆別有造化也又緣
用故實爲哉

詩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
三言如麟之趾夜未央從夏南思無邪之類是
也五言如誰謂鼠無牙胡[illegible]林林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之類是也七言如維昔之富不如
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學有緝熙于光明之類是
也而世之論五言則指蘇李論七言則指柏梁
爲始是不卜其源也然世多作七言五言而三
言間[illegible]頗施於俗頌之中與間有用七言者獨
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前輩云按柏梁之體
句句用韻其數以合韓蘇亦皆如此然陳公作
[illegible]雨從[illegible]方與此說不同又未知如何也豈

[illegible]公[illegible]變前人法度欲自我作古予當更討論
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老杜詩云[illegible]公[illegible]此物色
[illegible]大監祭御史唐扶詩云雨何物色採
[illegible]開杜甫[illegible]以詩[illegible]天台時
[illegible]有用于世今觀甫所
[illegible]是宋之問猶有未道盡處
[illegible]不能出其右



[illegible]衡岳廟詩云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
[illegible]當中[illegible]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illegible]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
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
[illegible]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
[illegible]東坡作退之廟記云公之精誠[illegible]開衡
山之雲[illegible]取此詩也其誠[illegible]者皆昧或
[illegible]又此似傷於太易[illegible]篇詩中有滯

人女子自言志者仲尼不刪去以垂訓後世乃
獨疑坡之于退之乎況坡所關文字適聚無遺
者他人縱時有所採不過皆以為詩材耳必有
未作大碑版而能取之以為議論者此便是坡
不可及處君又何病哉

長安人一秋林木陰森水色渺然魚游水而不
怖人人莫敢取者林間葉落鳥輒銜去遠棄之
終年無一葉能墮波上者韓退之詩云魚蝦可



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
銜弄環飛投棄急哺鷇蓋實載其事自唐以來
已如此今人所傳非過論也魯直云鳥子生甫
者[illegible]

韓退之云餘事作詩人未可以為[illegible]論也東坡
以詞曲為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
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于詩而祖風已掃
地矣晁無咎晚年因評小晏并黃魯直秦少游
詞曲皆曰吾欲託興於此時作一首以自遣政
使流行亦復何害雖如鄭子中元無骨頭也

歐公評聖俞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
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
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詞非一體於他文章皆可
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又為
人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譏罵
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



子者也

歐公居潁上申公呂晦叔作太守聚星堂燕集
賦詩分韻公得松字申公得[illegible]字劉原父得風
字魏廣得[illegible]字焦千之得[illegible]字王回得酒字徐
無黨得[illegible]字[illegible]人賦室中物公得鸚鵡螺盃申公
得[illegible]原父得[illegible]魏廣得澄心堂紙焦
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無逸得月硯
[illegible]人賦席間果公得橄欖申公得紅蕉子劉

原父得旦恬然與得風使集于之得金精王回
[illegible]又與壁間畫像公持[illegible]
[illegible]又述劉原父得諸選之類[illegible]跡
[illegible]凡明王回得李[illegible]述
[illegible]鄴公[illegible]一[illegible]流行于世[illegible]乃能
[illegible]諸公皆以不與此會爲恨
[illegible]公王月梨花深絮白[illegible]等
[illegible]用杜祁公覽之嘆賞作詩與歐公云



嘗聞作者善評詩詠物言白[illegible]精思及觀古人
今人詩未能[illegible]比[illegible]楊[illegible]
把每[illegible]成分[illegible]門[illegible]取瑤[illegible]
毒[illegible]毫不能統深悼
無[illegible]是[illegible]云[illegible]從
物外來之[illegible]不泥題中意宜乎衆目詩之家使
今[illegible]根邦中人從此爲春不
[illegible]歐公爲文章宗師祁公禮

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
來無繼耳

蘇子美竹軒之集皆當時名士王勝之賦詩人
皆屬和子美詩其略云君與我同好數過我不
窮對之酌綠酒又爲鳴絲桐作詩寫此意韻如
霜間鐘清篇與翠餘歲久日流穢惜哉猶阮放
當世已不容吾儕有雅尚千載提高蹤後月餘
一網打盡之語既喧物論而梅聖俞爲賦覆巢
傷衆賓之詩以傷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遂成
詩讖亦可怪也



晁美叔每稱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
之識輒以家世文學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
所期此吾儕偶集古人句譬如逢章之士適有
重客至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
收拾飣餖盡心盡力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
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

是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也美叔深味其言歸告其子曰吾初為賦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予嘗閱唐史藝文志劉伶有文集三卷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但酒德頌幸而傳耳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乎

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謝詩云乍離華廐蹄



澀初到貧家眼尚驚王介甫曰觀詩意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駑馬耳我若作晉公見此詩當須大慚也或曰籍為晉公所厚以詩謝馬必不敢爾也古人用意不以此為工自是介甫所以期籍者淺也

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曹長寄詩言蘇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謂韋應物也

晁伯宇少與其弟沖之叔用俱從陳無已學無已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已再三詰之叔用云別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已首肯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沈遘嘗言湖陰有遺鞭驛蓋識晉明帝微行視



王敦營事也溫飛卿所賦湖陰辭刻石在驛中前後過客作詩甚多唯一篇最佳而不著姓名其詩云萬鎧犀甲下荊州烽日將軍擁碧油虎帳覺來驚日墮龍媒嘶去劇星流蕪萌問鼎身何在遺中責鞭事可羞幽艸野花埋石徑無人為作弔湯秋遘為祈鄭令以差事遭根爭不均力爭罷去已而朝廷知其愛民不屈俾還本任有識者稱其慈惠出於至誠以比古循吏遘字

道祭之西中入寨榜擢第官止於奉議郎良可惜也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嘯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

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



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

老杜劍閣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詩謂人曰此四句盖劍閣實錄也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作此詩時無已作正字尚無恙建中靖國間魯直異哉可謂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游程杳冥間相待久矣明日無已之訃至乃大驚作[illegible]具書問見直家書乃海上[illegible]仙居之地也仙翁庵宇以待白樂天之說[illegible]不信然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久為東坡所知其年到



省諸公[illegible]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illegible]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拆號十[illegible]不見方叔衆已失色甚寫畫榜無不歎[illegible]歸聯翩黃魯直以詩叙其事送之東坡[illegible]如平生漫設古戰場過眼眞迷日五色[illegible]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

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寮謂客曰

參寥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長老乞參寥詩立成有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遂為此人所先可惜也

坡在徐州日因會客以彩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牋已自奇謫仙重掃歲寒枝梢頭餘墨猶含潤



恰似梳風洗雨時

辯才大師說參寥精深戒行圓潔為二浙歸重嘗晴無語文章一日忽和參寥寄秦少游詩其末句云台閣山林本無異想應文墨未離禪東坡見之題其後云辯才生來未嘗作詩今年八十一歲矣其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我輩與參寥如巧人織繡耳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輩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人燒也

政和以後花石綱事起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所作



年未二十也東坡荅云此賦甚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章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今見傷奇太早可使[illegible]微令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人退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人物者也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

幸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韻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頗膾炙人口格非山東人元祐間作館職

參寥在詩僧中獨無蔬筍氣又善議論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也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草木之葉大者莫大于芭蕉見文元詠芭蕉詩云葉外更無葉非能狀芭蕉而對之曰心中別有心其體物亦無遺矣

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歐公獨愛玩之然歐公之論不及者蓋有深旨後有[illegible]作者當自知之耳

#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宋 朱 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沈叔先膚生 仝校

秦少游南遷寥寥居兩湖得果院交游無復曩時之盛者嘗作湖上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緑透迤颼颸輕帆涼岸過口蔣蕙兩無處採諸花[illegible]古今多此詩既出遂有及初之禍建中靖國間曾子宣為相其弟乃始還其故服

[illegible]山谷之賢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儒有一聯不但處賤貧知世態德錯還滿見家風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乎

王[illegible]至今前杞館閣將被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宅相



不□頗也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酬不能盡者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當官回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月以詩寄京師媚傳其落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只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政和戊戌三月宴照德者皆賦詩以晉書五行志為少大數類於落第獨見中之取用用工但[illegible]今此韵被摩詰畫雪中自今有寫[illegible]特其工深大患以使相字鄭目常有後聞[illegible]前一聯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illegible]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惜所對不相[illegible]鄉人汪信伯強為雨網蛛絲斷露葉亦[illegible]工時若往往多變之伯強畢榜及第力[illegible]不[illegible]任官所至皆有殼

韓師朴元符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閣然不能勝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去自西都留守從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題長句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悲智度有情亦要賢智因緣并也應笑我勞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持讀者莫不憐之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題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指備之年題云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而[illegible]未[illegible]也上蔡元學士與其孫宣義郎子[illegible]登嵩至中院作一絕句示宣義君[illegible]出京師夜宿嵩峰頂上頭笑對僧[illegible]當年七十四回游伯壽時既[illegible]卷玉[illegible]卷王有妾名豔艸芳艸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艸以新笛和之載為山谷出門不[illegible]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處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為地仙云

張天覺庚寅年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旌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朝化作甘雨來官家所[illegible]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宋也不惡我聞一公作相年人間十未三四饑蔡嶷見其詩惡之遂尹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仰今已自大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此作[illegible]新進所忌

[illegible]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四

韻其第三聯云再拜祈儀瞻帝聖一篇古訓監
門下謂是日尚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
稷[illegible]遂也然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
子而下北面[illegible]跪[illegible]退[illegible]如親弟子
[illegible]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邪不
[illegible]所之新儀成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
[illegible]與[illegible]從當時兩字之論也
李義山題馬嵬一聯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illegible]卷下
七夕笑牽牛溫庭筠題蘇武廟云回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嘗見前輩論詩云用事
屬對如此者罕有
李義山文[illegible]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
生問鬼神用事如此可謂有功矣本朝趙周翰
亦有詩云露臺枉惜千金費卻把銅山賜幸臣
可與義山並驅爭先矣
唐秦系和韋蘇州詩其銜云東海釣客試秘書
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潁川陽翟閒
號澗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為監司薦于朝起
[illegible]不去丈人之號是以前作詩
云[illegible]一生垂釣客不作校書郎丈
人風味今如此然對[illegible]其後以道謫
[illegible]入京師有[illegible]熟視之乃故
游嘗上赤腳也以道又作[illegible]絕云處士何人為
作牙盤[illegible]京華可憐[illegible]空惆悵六六
彥周詩話卷下
峰前少一家[illegible]石洪溫造二
處士詩序[illegible]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illegible]一聯云別後[illegible]
[illegible]云此[illegible]
[illegible]詩云姑蘇城外寒山
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永叔云[illegible]作其奈夜半
非打鐘時[illegible]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
[illegible]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偶忘之也

江浙閒至今有之

蘇黃門評參寥詩云酷似唐儲光羲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聞光羲名況其詩乎或曰公暗合孫吳有何不可

劉夢得嘉話云九日作詩欲用餻字顧昔無故實予觀隋五行志載武后時八月刈禾傷旱九月食餻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蓋夢得偶未見之耳



曹勛字公顯[illegible]光獻太皇太后之再世孫也[illegible]臣不為合[illegible]之[illegible]間所知張[illegible]嘗與其父作[illegible]使北歸後見其吏於[illegible]安[illegible]贈詩云[illegible]人有子早[illegible]孤[illegible]十選明短丈夫但取設[illegible]似[illegible]德不[illegible]當[illegible]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

太學生[illegible]以治經[illegible]義爲能其間甚有可與言[illegible]日同舍生誦介甫明妃曲至漢恩自淺

[illegible]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詠其[illegible]皆[illegible]然不[illegible]詩可以興可以怨雖以[illegible]主然不失其[illegible]者乃[illegible]此詩用意[illegible]偷生異域不[illegible]武[illegible]其家爲戮刑[illegible]當介甫賦詩時溫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爲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不取而讀之乎衆雖心服其論而莫敢有和之者



崇寧中[illegible]以[illegible]當[illegible]首項赴太學秋試將自[illegible]見兄[illegible]中木樨花遂索題詩其[illegible]絕句云[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不生角故[illegible]人見[illegible]人亦有道字於其側而[illegible]不見賦詩者姓名耳[illegible]與兄[illegible]小有能詩聲

[illegible]之九[illegible]落句云牛山何必淚

沾衣蓋用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而流涕事也
古今共盡登臨之際不必感慨非年月九日故
實也後人因此乃於詩或詞遂以牛山作九日
事用之亦猶牧之用顏延年一麾出守為旌麾
之麾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議論喜
賓客黃魯直晁无咎皆與之遊著歸叟詩話行於
世均父名倪饒財亦好客立之晚年中風以左
手作字均父寄詩云猶喜平生觀蔡子尚能半
幅寫行書以左見其詩遂與之往還立之名
直方[illegible]自稱其名然亦自有名者
朱[illegible]從東坡自海南歸[illegible]其[illegible]
和[illegible]坡遂得見開行中例應去人頗以
懷[illegible]從夢中得詩一首寄行中云舜
[illegible]貫頭插袞錢抱狂士抱璞號空
[illegible]其來章云何如鄭子産有禮國自開至今不



貪[illegible]然照屋衰紙色人庭云夢中得此詩自
不[illegible]其意今窮以本當[illegible]紙也
或[illegible]東坡絕筆於此而其變[illegible]欲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後行中果以此
[illegible]其卯吉哉
[illegible]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
亦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若樹[illegible]露下[illegible]自雲
深天[illegible]外人間重暖[illegible]中亦
[illegible]似老杜況涵汪洋筆力有餘也長
[illegible]成一家後人擬其餘波
號[illegible]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
此[illegible]大前[illegible]化渾成之地今
之[illegible]高一著也
鄙[illegible]何[illegible]有詩云衰遲自喜
[illegible]題以數聯見也然風格不高初
[illegible]名人[illegible]之鄭鄰為近世士人有贈

一□□□詩云賊令處士衛嬰鳴詩遣都官□□
□□□□多誦之而莫有能道其姓名者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
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玩味此句則董
秦□□納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
末□□屢立戰功雖亦頗知忠義代宗時
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
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污朱泚僞命而



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
何以有此句

東坡中秋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
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元□□作此詩□□其後序云余十八年前中秋
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
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
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但
懸知爲它日之喜也

□□□□字□名貴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
自詠海棠詩云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
清淑□何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有
□□□□□□□□□□□□□□□□□造化
之□□一日□退之□妙語□□□□□□落
架□□□□□□乳燕□□春深□□□□冬酒
□□□□之使□□拾之氣生十衣□而韶光美



景宛然在目動盪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
化乎

賈復爲□□□之游公出鎮長安日吾祖文元公
知□□□游公曲水閣留詩□云天□□李□芳辰
桑□閣林漫水□□□□□□不得□將佳景
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閣□與文元
曰可使作閣中主人也□□□恩文元五世孫
也

[illegible][illegible]文宗者衆多稱其詩者書而不及其詩杜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昔獻書圖問新詩亦俱往秦州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說俱一覽之絕自御題四方尤所稱則
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識亦略損似是[illegible]圖之[illegible]所能亦不
小[illegible]鍋於虔詩則其相推服之語不少許十四
篇[illegible]十五元道州華說其詩之工比其畫
不爲娩也邪不然甫於虔情分如彼論其詩不
應如此略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

僧惠崇善畫人多寶其畫而不知其能詩宋子
京以[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編其詩則實有可傳者
而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錄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歸圖錄所記梅聖俞賦河
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食河豚時且在二月而吾妻家
[illegible][illegible]人會[illegible]相聞置會賓客惟恐後時價雖高
[illegible]吝[illegible]社燕月過上元則不復貴重所食時
[illegible]與歐公稱梅聖俞絕不相同豈聖俞賦詩之
地與頭陵[illegible]邪風氣所產隨地有早晚亦未可
一槩論也故爲記之
有論詩者目老杜以稷契自許而有志於斯人
者故於茅屋爲秋風所拔歌其詞云安得廣廈
數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云嗚呼眼前
何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在
是也[illegible]日孟子論[illegible]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風月堂詩話卷下

天下又[illegible]得志[illegible]雖不兩在而窮能不忘兼善
不得志而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君子之用心
白樂天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illegible]被四
垠亦其例也然[illegible]、竹溪鄭群贈詩則曰側身
甘[illegible]自投無[illegible]人自長嘆其意與子美樂
天絕不相似[illegible]退之[illegible]是無貴於斯人者但於
拔[illegible][illegible]然偶輸之老一看門客大笑門退之文
字人[illegible]所歎前人其用意豈出於此邪抑爲人

不强於吟詠猶然況如歐梅所論也
客或謂予曰篇章以故實相夸起於何時予曰
江左自顏謝以來乃始有之可以表學問而非
詩之至也觀古今勝語皆自胸臆中流出初無
綴緝工夫故鍾嶸云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
駮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
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
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



所論爲有淵源矣客又曰僕見世之愛老杜者
輒謂人曰此老出語絕人無一字無來處審如
此言則何必有情事必援古所由來遠有不可
已者[illegible]不究其原而
謹[illegible]不如閼風雅頌祖述何人
此[illegible]妙處渾然天成如蠶作繭不待刻彫
自成文理其鼓鑄處始不用世間爐鞴近古以
還[illegible]其不能爲詩人之冠冕也如近體格俯同
[illegible]擬[illegible]損[illegible]
[illegible]以文[illegible]中之一[illegible]見其大
[illegible]有所[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杜者求之則得矣

右風月堂詩話二卷得之於永城人宋伯玉
家[illegible]北方所傳本也予嘗見北客
[illegible]山詞[illegible]劉几伯壽騎牛吹笛使二章和



[illegible]

# 庚溪詩話二卷

（宋）陳巖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庚溪詩話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陳巖肖撰。巖肖字子象，金華人。父德固，死靖康之難。紹興八年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此編記其於靖康間遊京師天淸寺事，猶及北宋之末。而書中稱高宗爲太上皇帝，孝宗爲今上皇帝，光宗爲當今皇太子，則當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已六十年，蓋其晚年之筆也。卷首先載宋累朝御製，附以漢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卽歷敍唐宋詩家，各爲評隲。而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相接，頗能得其緒餘，故所論皆具有矩矱。其中如趙與旹賓退錄所稱虞中琳送林季仲詩，殊嫌陳腐。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蔡肇睦州詩爲巧合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句，實爲杜牧之詩。亦閒舛誤。然大旨不詭於正。其論山谷詩派一條，深斥當時學者未得其妙，而但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以爲江西格，尤爲切中後來之病。至遺篇佚句，綴述見聞，亦閒有宋人詩集所未及者。宋末左圭嘗輯入百川學海中，但題西郊野叟述，而佚其名氏。明胡應麟筆叢據中閒論皇太子作詩一條，自題其名，始考定爲巖肖所作。然吳師道敬鄉錄已云巖肖著庚溪詩話，具有明文，不待應麟始知矣。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竊聞 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 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 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紬 藝祖[illegible]創業垂統[illegible]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奉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illegible]向鈞天侍玉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illegible]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 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illegible]曰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illegible]以進[illegible]將以[illegible]於[illegible]問也[illegible]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令近臣屬和故有御製[illegible]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illegible]書各二章讀後漢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讀隋書各二[illegible]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illegible]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嘗特[illegible]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illegible]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illegible]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頃嘗夾人有持錦[illegible]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詩桂香浮[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士詩也 聖製[illegible]而[illegible]化[illegible]三[illegible]亦知敬愛庭臣遂以千金易之[illegible]若莫不改容[illegible][illegible]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之[illegible]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欲侈 上之賜[illegible]堂山上名曰有美以陽脩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illegible]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illegible]尤以文德服遠至於[illegible]春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illegible]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illegible]序失次文[illegible]清遵 [illegible]仁宗朝故事[illegible]之[illegible] 郊[illegible]宗廟[illegible]共十有[illegible]大[illegible]一[illegible]則[illegible]十五[illegible]又[illegible]雅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林淡翠微[illegible]秋月已明[illegible]天[illegible]雲片段飛又曰[illegible]竹葉酒柳花[illegible]有[illegible]沙[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微[illegible]湛

虛明小笠輕蓑夫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
外靜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
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
自清和衡又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曉霧弄絃波載與
俱歸 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爾 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脩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屹然天立撫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往來臨須
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
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
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晴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illegible]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幸秘書省[illegible]詩曰稽
古右文[illegible]禮賢下士右前王欲致治觀熙洽
更聲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雅歌元首
明何得股肱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弼耳朕猶
天下聞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己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說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峰巒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參蔡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illegible]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所挽句[illegible]於春 觀盡天下之養
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夫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
農[illegible]其或空丹綠衆芳超遥兮
春風吹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瓦實珠英穠
豔豔花紫於春者冬必悴枏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
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
與絲澁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
東風之振槁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
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菲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
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眞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 皇太子以聰明岐嶷之資爲日就月將之道方
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illegible]每爲
詩篇辭語高妙[illegible]退則與同
僚詠歎敬服不已今[illegible]作深造灝
噩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illegible] 主上新秋
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與天地山河在萬物
昭回稽首臣言大哉[illegible]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illegible]而飄飄遠大蓋英主也至
武帝秋風辭言雖雄傑而終有感慨之音故其末年
幾至於殆又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
之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
無足言也
唐文皇除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
尤其所好如曰[illegible]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

周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益其詩語與功烈頗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透也兮相紀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寳此豈不賢於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曰汝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往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同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髮鬻市立易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虯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飭如此而史誤謬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迺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髮鬻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以從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在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僊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是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詩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游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得古本作天闚引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語既雄麗而今遂此寺中所見以彼天闚之爲闚則象緯以代雲臥之對則今作何語自然成何以復有較量碎失大體哉

浯江朱正民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不寐其所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節於中求夕無窮方可爲此自當因他時不可以此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吾先大夫大人於二淛通判元用膀發科其人開口而議論有首氣嘗爲廬陵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所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

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辛苦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



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　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　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　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　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糵浸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　上獨庇之得出止貶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　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　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　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　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　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　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　徽宗皇帝寶籙宮醮從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為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　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就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乙夜乃　上遂為軾御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侍從嗚呼昔楊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楊

于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洒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宁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父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庚溪詩話卷上

庚溪詩話卷下

西郊野叟述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郎中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illegible]余[illegible]閒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昔刻其詠浮萍詩曰小圃浮青水梢隱隱[illegible]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晴後萬點楊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舊鑑不教新月姤娥眉惟來別岸渡光渦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illegible]一聯曰後車[illegible]早前騎能罷夜氣通又曰暮天針去空成箏秦地箇來不寄書此皆佳句惜[illegible]不復可記無其人不偶而沒無詩文想有[illegible]亦不多見惜哉

[illegible]元夜[illegible]用後唐[illegible]食鶴鈕預翦春之宗殺[illegible]一夕夢鶴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鶴君[illegible]致辭曰[illegible]中采作君[illegible]命汝一笑數百[illegible]命猶未足何足論生死[illegible]轉[illegible]君宜勿食福禍相倚伏[illegible]不可爲[illegible]以損珍天物者之戒

王[illegible]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

謝之蕭灑無錫錢仲仲卿退居梁塘有園亭之勝一
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曾吉甫仲汪彥章孫仲益諸
人皆為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云亭詩曰白
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
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
洗泉中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數芳英
隨流水去却汙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清水偶
維初心期往處時自須未及盡鳥知諸公眼中何勝
也非徒夫公詩云從來過嶺忽聞雨今日蒲溪作定
花語五清澗境在潯江見叔祖朱少卿良臣書帙
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
知江上?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
叔作近聞曾端伯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
一首孰是然能狀其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政和初以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
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得相
後我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
聞召見而見蜻作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蜻此
詳逞之詩自也滁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
劉夢得集有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
陵樵客出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初聞長樂鐘
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浙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
見?紙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云有令可于雖
??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方歷

一　卷　二

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
豫哉後蔡嶷勝發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蔡攸既與王甫童貫與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
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
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
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
之命鄧珣索之京即錄以進呈　上讀之徐曰好改
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鋌不捷故有是語
魏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
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武陵薦福寺紅梅開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
俱嘗有詩其畧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
枝後追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根培
雪根向來歲寒枝走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
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皆唐彥謙
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
語皆歌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
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劍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
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
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
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
何為不可又曰丁騰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
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

一　卷　三

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爲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答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用爲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泛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曰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



判東西却嫌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於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膾炙久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鄉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父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任

章聖朝門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冦忠
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
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温公頗稱之
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鑿傷多其言有規
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爲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
言也世之貪進因媒蘖他人以售已而傷及善類者
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校詩云吉凶終在我
翻覆設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有新
鴈字不得故人書亦爲佳句
處子賊待制良貴以請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
所居弊屋數間略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
談禪之外亦甚爲詩巖肖之 先君光祿靖康間爲
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
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徇國及歸葬日公
爲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
獨死南門秘計與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
酒與招魂巖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爲挽詩者數
十人唯公詩覈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
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
喚蕙蘭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
其他不能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鄰
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跳足空夷猶又陶翰詩
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
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如
覊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
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
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
及其晚節信讒好佞盡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
適之用爲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讒罷適
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林甫益怒又讒貶宜春
太守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
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別無吏職
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無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
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
曰啄木觜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諉曰言有觖
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
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
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
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
故人疎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遂
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
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爲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

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罇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荅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鈞鰲豈在牛蹄涔以小物與大物對而語壯氣勁可喜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益奇矣

前人咏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庠景文公祁詩爲公元憲詩云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廻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佳矣而余襄公靖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舍兩省扈從車駕赴 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劒僊遊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韻[illegible]冥棲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貶其句云讀[illegible]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彼[illegible]首多[illegible]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魚常出於春暮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最美知詩者謂只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毗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毗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毗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詠蓋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眞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趠風[illegible]云海外舶[illegible]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illegible]而萬里初來船[illegible]

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
其畧曰度華夏而旣夷入窮閻而亦清無雌雄之或
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先六月之炎蒸乂
曰收蠻檣與海檝得乘時以僥倖至[illegible]
於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illegible]
意迅初其尋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
歲余罷尚書郎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一日此風作
凡七日而止按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
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
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
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
定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 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
作碑紀其事坡敘事旣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
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
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頗工余舉子
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作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
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
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
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
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
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
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澁
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
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
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
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illegible]亦不敢從[illegible]
年到末夏[illegible]收並蓄使物各得其用
則此詩[illegible]余[illegible]竹戲用其韻曰[illegible]解
新[illegible]蔽[illegible]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冗
除繁使物無所蔽翳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迺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 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
山東南第一州梅以 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
甚衆東坡倅杭日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
定詩之高下遂以賀收耘老詩爲冠其詩曰[illegible]宸
奎[illegible]神物[illegible]異趣不減千里[illegible]斗牛
常[illegible]一天寒[illegible]因[illegible]萬象搜來下筆難誰
信[illegible]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

從王荊公介甫相位退居金陵日游鍾山歸去世
故平生不以勢利爲[illegible]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
[illegible]中[illegible]我亦暮年專一
壑[illegible]車馬便[illegible]猜既以[illegible]存心則外物去來任
之可也何必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帶芥也如陶
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帶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常見於六經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詩皆取之矣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羝及羽毛飛鳴之間如[illegible]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illegible]鶴贊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晩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蕊黦顔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艶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illegible]知心遠林塘覺思孤[illegible]風清照水千尋迥[illegible]煙一點明此乃[illegible]也韓退之聯句云[illegible]佳句後見謝無逸云[illegible]隔水[illegible]眼明若數衍退之語然何[illegible]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illegible]嘗從王介甫[illegible]諸奇[illegible]介甫口人少有誦得者天啓[illegible]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illegible]數百棕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illegible]之筏[illegible]其數不差可謂機[illegible]中書舍人坐[illegible]與元祐諸公[illegible]嘗守[illegible]州到任謝表有曰城[illegible]島[illegible]二水合而成字後有詩曰[illegible]水[illegible]見二年花人[illegible]物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illegible]一小[illegible]有僧卧病久[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埋林下[illegible]風動[illegible]頭[illegible]有[illegible]使者[illegible]中見其題因[illegible]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境庵[illegible]治之其後[illegible]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illegible]病僧也

[illegible]常語時有一士人[illegible]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illegible]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illegible]孟軻[illegible]不知非[illegible]知何[illegible]盡方[illegible]士人又聞有餽李以酒者復[illegible]李讀畢[illegible]之曰前此[illegible]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矣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人自稱姚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小石爲金贈之曰助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有此所欲求詩爲贈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君眞愁士孝行動穹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往貞吏藥頑石助子爲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攻強風塵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首鼠紀青雲如返掌後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懶把所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爲之也

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氷炭腸惜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薄宦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粱珍惡食詩自好困圖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汩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illegible]自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壁間題曰地勢如彼掌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蕖靜秋香穲稏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燾無言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却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

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宣政間爲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詠殊有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牕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雷霆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爲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碧雲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蕚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群峯玉一圍遥想上人清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楊庭爲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繡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不見西歸故地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説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遥通閉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緑蔭向人濃籬落蕭疎雞犬静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緑盡長條柳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秖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羸得鬢毛新莫恠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游人以樂府臨江僊按之可歌也

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内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闋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緑低迷一庭紅撲簌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

吳興陸蒙老元光嘗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曰緑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蜋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紫芝蚤年嘗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思悠悠乍踈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illegible]金歸酒醆苦添風色上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淅瀝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作一絶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龍恐我羞歸去畧灑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録初以禮部郎兼攝祕書少監後即真在祕府書籍傳寫殆徧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讎至杜門絶交遷兵侍猶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爲副端言其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壽卿耆孫爲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秖因鑽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羸得載書歸

林懿成季仲嘗爲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爲詩嘗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顔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别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爲婺守題赤松山黄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過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澗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詩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詠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䖟莫浪飛言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倚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蓑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栢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勳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書劒憶游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閣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鴈煙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爲流子被之可歌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詩亦可喜見張林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迺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癡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一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

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黠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倡泣涕懇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